**目** **录**

[**屏风后** 欧阳予倩(1)](#bookmark1)

[**终身大事** 胡适(17)](#bookmark2)

[**五奎桥** 洪深(28)](#bookmark3)

[狗眼 洪深(80)](#bookmark4)

[回家 余上沅(94)](#bookmark5)

[兵变 余上沅(109)](#bookmark6)

[暗嫩 向培良(133)](#bookmark7)

[获虎之夜 田汉(153)](#bookmark8)

[古潭的声音 田汉(181)](#bookmark9)

[南归 田汉(193)](#bookmark10)

[一只马蜂 丁西林(212)](#bookmark11)

[压迫 丁西林(231)](#bookmark12)

**屏** **风** **后** **(一幕喜剧)**

欧阳予倩



**登场人名**

道德维持会会长〔康扶持(原名康正名)〕

**其** **子** **(** **康** **无** **垢** **)**

道德维持会职员(赵、钱、孙、李、周) 女 伶 ( 忆 情 )

其女〔明玉(忆情之女)〕

吴 某 仆 人

布 景

一间旅馆房间，中间有门，可通内室，下手一个屏风， 外面一张圆桌，几把椅子。上手一张沙发。沙发旁 边是门通外边，几个人在打扑克开幕……

赵 扑克牌真是好东西。

钱 外国人作的东西当然是好。

赵 你看用力丢都没一点儿响声。

李 我们在这里打牌，人家还当我们是在这儿办公事呢! 周 中国的纸牌何处不是一样!

无 垢 那到底是时代之落伍者。

钱 物质文明当然比不上外国。

李 精神的文明当然让中国独步。

周 所以外国的牌，中国人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 结晶。

〔大家同笑。

无 垢 不是结晶是结婚。(大家又笑)老赵你看不看?

赵 拿这种精神就可以使外国的科学和中国的道德结起 婚来。

无 垢 别瞎扯了。问你看不看呢!

赵 看牌有什么意思，不如让她来让我们多看几眼。 周 胡闹，耽误功夫。

**无** **垢** **真是!**

赵 我的牌，论理是没有看的资格，可是我要想孝敬我们

少会长几块钱。

无 垢 老赵就欢喜胡闹。

赵 会长的少爷当然是少会长，我们应当表示敬意。两 块钱看一看吧。

无 垢 我两对，King two pair,刚刚是一对 King, 一 对Queen。 赵 恭喜恭喜真好兆头。

钱 皇帝跟皇后见面，才能可以结婚呢。

赵 好好好，我们来劝进，就请少会长荣登九五作皇帝，

回头明玉来了，就请她作皇后。 大 家 是的是的，我们来劝进。

无 垢 胡说八道，败坏人家的名誉，真不道德。

赵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夫妇人之大伦也，有什么 不道德?

李 道德本从结婚起。

周 不道德也从结婚起。

钱 逢场作戏又待何妨，明玉可真好。 周 她的妈忆情也不错。

赵 正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无 垢 不对，要说有其女必有其母。

赵 不错，不错，女字应当注重。 大 家 不错，不错。

无 垢 因为她们好才值得我们逢场作戏。 孙 逢场作戏本来无关于风化。

赵 那可不然，在内地就不行，到了上海租界上谁认识我 们 。

李 这叫到一时说一时。

无 垢 所以说孔子圣之时者也! 大 家 ( 笑 )

无 垢 明玉怎么还不来!

周 她若是不来似石沉大海。 赵 她若肯来便成双成对。

李 你们也别太高兴了，恐怕会长一回来就没命了。

赵 决不会回来的，他去利见大人去了，他说三天才回 来，今天还没到两天呢。

无 垢 我们老人家，他真是说几时回，一定几时回，从来不 变 的 。

李 会长不在，我们就这样胡闹，总怕有点儿说不过去。 我们都是道德维持会的会员，万一人家知道了，登我

们一段小报，那可糟了。

孙 目下的小报可真该死，专门打听人家的阴私。

无 垢 只要你们不乱说，谁会知道，这不过是偶然的事。

周 我们这也是调查社会情形。

无 垢 对呀，情形不熟，怎么能够维持风化呢? 赵 对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大家笑。忆情和明玉同来，大家放下牌。 赵 阿弥陀佛，你们可来了!

〔明玉脱下披风挂在屏风上。

忆 明玉要到外码头去，刚在那儿谈着。 无 垢 到那儿去?

**忆** 大约是到汉口。本来想到山东去，山东的包银还多 些，听说那边有个什么会长老爱和女戏子作对，我想 免得去讨麻烦。

**无** **垢** **山东那里?**

忆 济南。

〔大家相视会意而笑。

赵 济南那个地方没有汉口好，你还是到汉口去。 无 垢 济南比汉口好。

赵 是的不错，济南比汉口好。你到济南去也很有个意 思。

忆 你们不是从山东来的吗?知道济南有个反对髦儿班 的会长没有?

赵 有……可是…… 无 垢 没有。

忆 没有?听说是什么维持会。 赵 那一定是谣言。

忆 只怕你们不知道，那边的领班说的，他还想用钱疏通 那会长呢。

周 别管他，我们还是打牌玩儿罢。 忆 我先要喝点儿酒。

赵 我刚才开了一瓶白兰地，你喝罢。

〔在沙发后取酒斟与忆情，又斟与明玉。 忆 谢谢。

赵 明玉姑娘，你也来一杯，预祝你跟个好姑爷。 明 呸 。

忆 她不会喝酒，我也从来不让她喝。

赵 你自己就喝得，却不让女儿喝，真是只许州官放火。 忆 我是不同，我怎么忍心教她和我一样!

无 垢 忆情，你来替我。 忆 好，输了可别怪我。

赵 康爷不在乎的，我是老上海，他们都是客帮，我介绍 你认识这几位先生，就是要叫你替他们输几千银子 给我，我是讲道德的人，决不说假话。

周 老赵少说废话，还是赶快输几文过来。(这时无垢一

手拉着明玉到里面屋里去，大家假咳嗽) 赵 (故意把帘子去放了)

忆 (一面喝酒)真会捣乱，我回头和你算账。

赵 包你没错，女儿大了，你应当教给她些轧饼头的道理 才是。

忆 我几时轧过拼头?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周 骂得好，骂得好，老赵真是坏种……

忆 进不进。(喝酒)

赵 进进进，不进你又骂我怯战了。

忆 你要死了。

李 老赵真不道德。

赵 论文章不及诸公，论道德却未敢多让，可是老赵的道

德跟人家的不同。 李 怎么不同?

赵 人家的道德，是要维持名誉，我的道德是要骗骗女人

就够了。忆情是不是? **大** **家** 该死该死。

〔这时候听见明玉细声的唱，大家叫好，不宜大声，有

一个人在门口张一张。 门外声 会长回来了。

〔大家一惊，无垢急跑出来，有一个人从门口走进来。 无 垢 老吴，原来是你啊!吓我们一大跳。

赵 我听声音，就知道是他。

吴 拿赌拿赌，你们都是道德…… 无 垢 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不许胡说!

赵 加入加入。(大家和之)

吴 好好好，你们知法犯法，我等会长回来告诉他!

周 我们这也是学时髦。

吴 原来知法犯法是时髦?

无 垢 不然，犯法要犯得漂亮才时髦。

周 是了，犯法要不让人知道就是漂亮。

李 不然，犯法要让人好象知道，好象不知道才算漂亮。

钱 不然，犯法要犯得简直让人知道，可是抓不着证据， 才算漂亮。

孙 不然，犯法要犯得人家抓着证据，却把你无可如何， 那才叫漂亮。

赵 不然，犯罪要人家都当你犯得好，犯得有道理，犯得

有趣，那才叫漂亮。 〔大家笑。

吴 (对忆情)明玉呢? 忆 没有来。

周 漂亮漂亮，说假话分明是犯妄言的罪，可是“没有来” 这三个字说得又清又脆又娇又媚，真好，真有道理， 真漂亮，老赵的话是不错的。

赵 这还不算，无垢兄才真漂亮呢! 无 垢 怎么又弄到我头上来了?

赵 偷偷摸摸的偷人家的女儿偷不着，就明火执杖的抢， 抢到后头房里去，把帘子放下来，不让大家看见，可 见我们觉得这一抢真好，真有道理，真有趣，就证明 我们的无垢先生是漂亮，还有一个人更漂亮——(周 赵上前把帘子打起，明玉走出来，大家放下牌)

赵 你们看，漂亮不漂亮。 〔大家笑都说漂亮。

吴 (上前拉着明玉的手)这可了不得了，原来有这许多 花样。

赵 将来红蜡烛一点，进了房上了床，花样还要多呢! 忆 红蜡烛一点就甚么花样都没有了。(喝一口酒) 赵 女人家是上了床才有花样的。

忆 几千年男子的下流无耻，都被你代表完了! 周 骂得好。

无 垢 这句话好象革命党说的话。

忆 在青天白日旗底下，连句革命话都不会说，那不完了 吗?可是我真想革命。

赵 我也想革命。 忆 你配?

赵 我想革女人的命，女人一来就把我们的牌局扰了，回 头还要扰得我不能睡觉。

吴 忆情，你想革什么命?你想挂皮带穿军装吗? 忆 我不说了。

明 妈妈，不要说罢，说了让他们学了乖去。 赵 这样一来，我们倒非要听听不可。

周 我们大家来请愿。 大 家 好，大家请愿。

无 垢 我来领衔。(他与赵周一同蹲到明玉的面前)

赵 请大总统俯念群情，加以训示，不胜感戴之至。 无 垢 别扰。

明 (笑不可抑) 无 垢 你说你说。

明 我们母亲是要革男人的命。

赵 几千年来男人被女人害死的不知道多少呢?我正要 报仇。

忆 女人被男人害死的，不知道几百几千倍。那是不在 你们那篇账里头，有账你们也不算的。

赵 算女人的账那才是傻子呢。可是我的话是有证据 的 。

忆 我的话更有证据。 赵 我自己就是证据。

忆 我也自己就是证据，先说你的。

无 垢 老赵你不要说，你总没有好话，还是让忆情说。 忆 让赵爷说，我要听听他的。

周 他一定没好话。

赵 我说出来让你们也好学学乖! 钱 要说就快说。

赵 唉，我上女人的当可真不浅! 周 你也出会上当吗?

赵 我一生就上女人的当。

钱 那个女人美不美?(站起来吸烟) 赵 不美怎么会上当?

李 那也就值得。

赵 值得?我为她倾家败产还不说，几乎连裤子都当了。

周 那就变了赤裸裸的爱情。

赵 我要怎么讨好，就怎么讨好，谁知她完全没把我放在 眼里。

周 啊!简直没放到她眼里?

赵 她气我，骗我，取笑我，拿我开玩笑。我恼她恨她始 终还是爱她。我觉得她变了心，我简直要到黄浦江

去投水。

钱 投了没有?

赵 当然没有投。(吸烟) 周 她怎么样?

赵 她以后跟着一个留学生跑了，还写封信骂我一顿，说 我拿金钱压迫她，她要完成她的什么神圣之爱。(大 家笑)我为了她一年没有回家，我第三个妾还赶来和 我拼命，我把她赶了回去，我以为可以表示我爱情的 坚决，谁知她还是看上留学生。所以我最恨的是留 学生，他们什么都不会，就会什么爱呀情呀的吊膀 子，专和我们老头子作对，所以我感觉到中国旧道

德，真有提倡之必要，那些青年男女，真要给他们一

点范围才好，我若不为吃饭，决不让我的儿子出洋。 忆 完了吗?

赵 这不过是大致，情节曲折得很呢，我有一篇忏情记， 几时给你看罢。

周 够了。还是忆情说。

无 垢 你来说，我来替你作篇忆情记。 忆 我说起来可话长。

赵 那怕你说到天亮都是好的，大家洗耳静听，禁止喧 哗 。

忆 我从前在学堂里念书的时候—— 钱 看不出你还念过书。

赵 女人就坏在这念书上头。 周 嗤 !

忆 我家里本有几个钱，那时候我才十五岁，我每天从学 堂里回去，总有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学生——其实已 经快三十岁了——跟着我，我坐车他也坐车，我走路 他也走路，我起初讨厌他，以后看他丝毫没有不正当 的表示，我也就放了心，可不知不觉彼此就说过两句 话，以后彼此就成了朋友。我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 女孩子，有什么主意?有一天他约我到吴淞去看飞 机，肚子饿了，他就约我去吃饭，天忽然下起大雨来， 我急于要赶火车回上海，他匆匆忙忙同我到车站，不 知道他是敌意还是凑巧，他说他的表很准的，可是慢

了十五分，末班车已经开走了。 赵 危险危险!可了不得!

忆 我没有法子，只好听他的话，在刚才吃饭的那个酒店

里住下。

赵 可惜那个男人不是我。 周 嗤……以后怎么样?

忆 担惊受怕的一晚，也就是我生平最甜蜜的一天。 赵 妙哉!

忆 第二天回来父亲打了一顿，从此以后不许上学，可是 我已经受有孕了。被父亲知道赶了出来，母亲可怜 我，暗地下给我一千块钱。我就租了一个房子和那 个人同住起来。不久就养了一个男孩子，一千块钱 也用得差不多了。刚巧他毕了业，就说要到北京去 谋事，他走的时候，我已经又有孕，以后养的就是这 个女孩子。

周 如今你的那个人那里去了?

忆 别忙，听我说，他到了北平，起先还常常有信，以后就 音讯渺无，有人说他在北京和一个陆军将官的小姐 结了婚。

无 垢 始乱终弃，真不是个东西。

忆 还有呢!我在上海跟人家洗衣服作手工什么都干， 好容易没把两个小孩子冻死饿死。

赵 有志气!

忆 谁想到愁苦的人，又生起病来，病得正厉害的时候， 听说母亲死了，临死的时候还叫老妈子送两百块钱 给我，我连送终都没有能去!我扶着病回家，看见挂 着丧幡白布，父亲还是很严厉的不让我进门，(哭，其 女也哭，大家欷嘘)母亲的恩是再也不能报的了!我 就拿了母亲给我的钱还了些柴米账，剩下的钱作盘 费去到北京找他去。

赵 这真是一出赵五娘寻夫。

忆 可不是吗?前几天我还看了一出赵五娘寻夫，我哭 得几乎晕过去，没看完我就走了。

**无** **垢** 你到北京一定没有找着他。

忆 我一到北京，冤家路窄，就在路上遇见他了。 无 垢 他怎么样?

忆 他和一个女子坐了一辆很漂亮的汽车走过去，汽车 旁边还站着两个背枪的兵，我拼命地跟着后头叫，那

里叫得应? **无** **垢** 可恶!

**忆** 以后好容易打听到他的地方，他也知道我到了北京， 可巧那时候正拿革命党，他就诬赖我是女革命，要驱 逐我出京，我想见他见不着，想告他干不过他，以后 他托出人来给了我一些钱，又弄几个很凶的流氓迫 我出京，我无论怎么不肯走，听说他要暗害我的儿

女，我只得忍着眼泪被押解似的上了火车。 **无** **垢** 混帐!

忆 到了天津上船的时候，忽然又把我的儿子抢了去，留 下一封不署名的信说：儿子是他家的骨肉，不能归

我；女儿呢，总是人家人，随我处置。 无 垢 天底下居然有这样丧尽天良的人!

忆 我气得几乎要死。哭也没有眼泪，我爱护我这个女 儿，我思念着我那个儿子，以为天地虽大总有相见的 机会，以后听说袁世凯失败，他也就没了消息，我含

悲忍痛，风尘漂泊的到了如今。 周 可怜可怜。

忆 十几年我看透了，得过且过，可是我深知道女孩子不

要关在家里，应当给她多有些阅历。我这个女儿，我 从小就让她和许多男孩子在一处，我又时时刻刻指 点她，告诉她，让她预防男人的危险，我想她再不会 象我一样上当的了。

无 垢 你可以把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么?

忆 为什么?

无 垢 让我也知道知道，如果这人还在，我们可以想法子使 他伏罪，或者叫你那儿子来和你母子相见。

忆 不，男人家决不肯在女子面前大公无私的认错，二来 那儿子受了他父亲的教育，我也不想要了，我还是过 我的流浪生活吧!

无 垢 你把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也免得他再来造孽，他既 是这种人，一定也能害别人的，我一定要帮助你的 忙 。

赵 帮丈母娘的忙是应当的!

忆 这个人跟你同姓，他叫康正名。

无 垢 康正名?这个名字我见过……呵是了，我在旧书里 看见过一张名片，问我们老人家，他说是一个远房的 叔父，已经死了。

赵 真死了倒也罢了!我不信你和正名有这么一段故 事 。

忆 赵爷你说还是男人狠还是女人狠? 无 垢 赵先生知道我那远房的叔父吗?

赵 人我是知道，这件事我今天才听见她说，可是我以为 她的话靠不住。

忆 我也不和你说，只是我认定男人处处害女人就完了。 〔仆人提着皮包进来。

仆 快些快些!老爷回来了!(回身走了出去)

〔大家慌张把扑克收起，忆情母女想走，已经听见外 头有说话的声音。

声 少爷没出去吗? 赵 屏风后，屏风后!

〔忆情母女急藏屏风后。康扶持进门，慢慢的放下司 迭克，四面一望，室中人站一排从身后将牌递过屏风 后 。

赵 会长回来了。

康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怎么这样的慌张?

赵 我们在这里研究上海的风化问题——会长怎么就回 来了?

康 我有要紧的事回来的。(低头一看)地下那是什么? (大家齐看)不是一张外国牌吗?怎么会有这个东 西?无垢，一定是你不长进，偷着在这里打牌，还不 实说!

赵 没有的，我可以拿一生的名誉作保证没有的。会长 在与不在，他们各位都是奉公守法，丝毫不苟的。我 才来他们 ……

康 屏风上是谁的衣服?(大家推周) 周 这……这是我内人的。

康 你夫人我是见过的，她从来不穿这样华丽的衣裳。

周 是的是的……就是上海这个地方不好， 一来就染了

这个奢侈的习气。

康 请你太太出来见……

周 我因为气不过，剥了她这件衣服，把她一顿骂回去 了，真是惭愧。

**康** 不见得不见得，你们一定不妥!我平常怎么对你们 说，要维持社会的道德，应当先维持自己的道德，要 维持社会的风化，应当先敦自己的品行，你们应当身 体力行才是，怎么会趋于下流?今天我要是不彻底 的追究一下，我还作什么道德维持会的会长?无垢

你这不孝的东西，到底是根基不好吗? **大** **家** …… (无垢耸立不动)

康 屏风后头是谁?来，替我把屏风拿开!

赵 老先生请别生气，老实说这屏风去不得。 康 为什么?

赵 从前以为去得，今天晚上才发现了这屏风万万去不 得。

康 胡闹!不成话!

赵 不要看这个屏风小，几千年的道德，全靠这个屏风， 会长，你要去这屏风就是破坏道德；你要想维持道 德，你就应当先维持这屏风。

康 你这个话简直是疯了。来，快快拿了屏风!这还了 得!

,

〔话犹未了，忆情已经移开屏风，走了出来。

忆 老三，想不到始终要相见!各位要知道害我的就是

他!(大家愕然) 康 我不认识你!

无 垢 我全明白了!(对忆情)妈!我是你的儿子!(回头 对明玉)妹妹!我实在对不起你!(明玉痛哭)我除 了自杀没有第二条路!(推开母妹往外就跑，忆情母 女急追，钱李同追出。静默。康取手杖戴帽低着头 也想往外走，周拉住他)会长，保重些，我们对外不发

表，总还是要维持我们这个会。 康 女人真是道德的魔障!

赵 我说这屏风去不得! 〔康倒在沙发上。

**终身大事** **(游戏的喜剧)**

胡 适

**戏中人物**

田太太

田先生

田亚梅女士

算命先生(瞎子) 田宅的女仆李妈

布 景 田宅的会客室。右边有门，通大门。左边有门，通饭 厅。背面有一张沙发榻。两旁有两张靠椅。中央一 张小圆桌子，桌上有花瓶。桌边有两张座椅。左边 靠壁有一张小写字台。

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夹着两块西洋荷兰派的 风景画。这种中西合璧的陈设，很可表示这家人半 新半旧的风气。

〔开幕时，幕慢慢地上去，台下的人还可听见台上算 命先生弹的弦子将完的声音。田太太坐在一张靠椅 上。算命先生坐在桌边椅子上。

**田太太** 你说的话我不大听得懂。你看这门亲事可对得吗? **算命先生** 田太太，我是据命直言的。我们算命的都是据命

直言的。你知道—— **田太太** 据命直言是怎样呢?

**算命先生** 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要是你家这位姑娘嫁了这

男人，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 **田太太** 为什么呢?

算命先生 你知道，我不过是据命直言。这男命是寅年亥日 生的，女命是已年申时生的。正合着命书上说的“蛇 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这是合婚最忌的八 字。属蛇的和属虎的已是相克的了。再加上亥日申 时，猪猴相克，这是两重大忌的命。这两口儿要是成 了夫妇，一定不能团圆到老。仔细看起来，男命强得 多，是一个夫克妻之命，应该女人早年短命。田太 太，我不过是据命直言，你不要见怪。

**田太太** 不怪，不怪。我是最喜欢人直说的。你这话一定不 会错。昨天观音娘娘也是这样说。

**算命先生** 哦!观音菩萨也这样说吗?

**田太太** 是的，观音娘娘签诗上说——让我寻出来念给你听。 (走到写字台边，翻开抽屉，拿出一张黄纸，念道)这 是七十八签，下下。签诗说：“夫妻前生定，因缘莫强 求。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

算命先生 “婚姻不到头!”这句诗和我刚才说的一个字都不 错 。

**田太太** 观音娘娘的话自然不会错的。不过这件事是我家姑娘 的终身大事，我们做爷娘的总得二十四小心的办去。所

以我昨日求了签诗，总还有点不放心。今天请你先生来 看看这两个八字里可有什么合得拢的地方。

**算命先生** 没有。没有。

田太太 娘娘的签诗只有几句话，不容易懂得。如今你算起 命来，又合签诗一样。这个自然不用再说了。(取钱 付算命先生)难为你。这是你对八字的钱。

**算命先生** (伸手接钱)不用得，不用得。多谢，多谢。想不到 观音娘娘的签诗居然和我的话一样!(立起身来)

**田太太** (喊道)李妈!(李妈从左边门进来)你领他出去。 (李妈领算命先生从左边门出去)

田太太 (把桌上的红纸庚帖收起，折好了，放在写字台的抽 屉里。又把黄纸签诗也放进去，口里说道)可惜!可 惜这两口儿竟配不成!

田 女 (从右边门进来。她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子，穿着 出门的大衣，脸上现出有心事的神气。进门后，一面 脱下大衣， 一面说道)妈，你怎么又算起命来了?我 在门口碰着一个算命的走出去。你忘了爸爸不准算 命的进门吗?

**田太太** 我的孩子，就只这一次，我下次再不干了。 **田** **女** 但是你答应了爸爸以后不再算命了。

**田太太**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一回我不能不请教算命的。

我叫他来把你和那陈先生的八字排排看。 **田** **女** 哦 ! 哦 !

**田太太** 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终身大事，我又只生了你一个女 儿，我不能胡里胡涂的让你嫁一个合不来的人。

**田** **女** 谁说我们合不来?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一定很合得 来 。

**田太太** 一定合不来。算命的说你们合不来。 **田** **女** 他懂得什么?

**田太太** 不单是算命的这样说，观音菩萨也这样说。

**田** **女** 什么?你还去问过观音菩萨吗?爸爸知道了更要说 话 了 。

田太太 我知道你爸爸一定同我反对，无论我做什么事，他总 同我反对。但是你想，我们老年人怎么敢决断你们 的婚姻大事。我们无论怎样小心，保不住没有错。 但是菩萨总不会骗人。况且菩萨说的话，和算命的 说的，竟是一样，这就更可相信了。(立起来，走到写

字台边，翻开抽屉)你自己看菩萨的签诗。 **田** **女**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田太太 (不得已把抽屉盖了)我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固执。 那位陈先生我是很喜欢他的。我看他是一个很可靠 的人。你在东洋认得他好几年了，你说你很知道他 的为人。但是，你年纪还轻，又没有阅历，你的眼力 也许会错的。就是我们活了五六十岁的人，也还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力。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所以我 去问菩萨又去问算命的。菩萨说对不得，算命的也 说对不得，这还会错吗?算命的说，你们的八字正是 命书最忌的八字，叫做什么“猪配猴，不到头，”正因 为你是巳年申时生的，他是 —

田 女 你不要说了，妈，我不要听这些话。(双手遮着脸，带 着哭声)我不爱听这些话!我知道爸爸不会同你一 样主意。他一定不会。

**田太太** 我不管他打什么主意。我的女儿嫁人，总得我肯。 (走到她女儿身边，用手巾替她揩眼泪)不要掉眼泪。

我走开去，让你仔细想想。我们总是替你打算，总想 你好。我去看午饭好了没有。你爸爸就要回来了。 不要哭了，好孩子。

〔田太太从饭厅的门进去了。

田 女 (揩着眼泪，抬起头来，看见李妈从外边进来，她用手 招呼她走近些，低声说)李妈，我要你帮我的忙。我 妈不准我嫁陈先生——

李 妈 可惜，可惜!陈先生是一个很懂礼的君子人。今儿

早晨，我在路上碰着他，他还点头招呼我咧。

田 女 是的，他看见你带了算命先生来家，他怕我们的事有 什么变卦，所以他立刻打电话到学堂去告诉我。我 回来时，他在他的汽车里远远的跟在后面。这时候 恐怕他还在这条街的口子上等候我的信息。你去告 诉他，说我妈不许我们结婚。但是爸爸就回来了，他 自然会帮我们。你叫他把汽车停到后面街上去等我 的回信。你就去罢。(李妈转身将出去)回来!(李 妈回转身来)你告诉他——你叫他——你叫他不要 着急!(李妈微笑出去)

田 女 (走到写字台边，翻开抽屉，偷看抽屉里的东西。伸

出手表看道)爸爸应该回来了，快十二点了。

〔田先生约摸五十岁的样子，从外面进来。

田 女 (忙把抽屉盖了。站起来接她父亲)爸爸，你回来了! 妈说， ……妈有要紧话同你商量， ——有很要紧的 话 。

田先生 什么要紧话?你先告诉我。

田 女 妈会告诉你的。(走到饭厅边，喊道)妈，妈，爸爸回 来了。

田先生 不知道你们又弄什么鬼了。(坐在一张靠椅上。田 太太从饭厅那边过来)亚梅说你有要紧话， ——很要 紧的话要同我商量。

**田太太** 是的，很要紧的话。(坐在左边椅子上)我说的是陈 家的这门亲事。

**田先生** 不错，我这几天心里也在盘算这件事。

**田太太** 很好，我们都该盘算这件事了。这是亚梅的终身大

事，我一想起这事如何重大，我就发愁，连饭都吃不下 了，觉也睡不着了。那位陈先生我们虽然见过好几 次，我心里总有点不放心。从前人家看女婿总不过偷 看一面就完了。现在我们见面越多了，我们的责任更 不容易担了。他家是很有钱的，但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总是坏的多，好的少。他是一个外国留学生，但是许 多留学生回来不久就把他们的原配的妻子休了。

**田先生** 你讲了这一大篇，究竟是什么主意?

**田太太** 我的主意是，我们替女儿办这件大事，不能相信自己 的主意。我就不敢相信我自己。所以我昨儿到观音 庵去问菩萨。

**田先生** 什么?你不是答应我不再去烧香拜佛了吗? **田太太** 我是为了女儿的事去的。

**田先生** 哼!哼!算了罢。你说罢。

**田太太** 我去庵里求了一签。签诗上说，这门亲事是做不得

的。我把签诗给你看。 〔要去开抽屉。

田先生 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你说这是 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己，难道那泥塑木雕 的菩萨就可相信吗?

田 女 (高兴起来)我说爸爸是不信这些事的。(走近她父 亲身边)谢谢你。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主意，可不是 吗?

**田太太** 不单是菩萨这样说。

**田先生** 哦!还有谁呢?

**田太太** 我求了签诗，心里还不很放心，总还有点疑惑。所以 我叫人去请城里顶有名的算命先生张瞎子来排八 字。

**田先生** 哼!哼!你又忘记你答应我的话了。

**田太太** 我也知道。但是我为了女儿的大事，心里疑惑不定， 没有主张，不得不去找他来决断决断。

**田先生** 谁叫你先去找菩萨惹起这点疑惑呢?你先就不该去 问菩萨，——你该先来问我。

**田太太** 罪过，罪过，阿弥陀佛——那算命的说的话同菩萨说 的一个样儿。这不是一桩奇事吗?

田先生 算了罢!算了罢!不要再胡说乱道了。你有眼睛， 自己不肯用，反去请教那没有眼睛的瞎子，这不是笑 话吗?

田 女 爸爸，你这话一点也不错。我早就知道你是帮助我 们 的 。

田太太 (怒向她女儿)亏你说得出，“帮助我们的”,谁是“你 们"?“你们”是谁?你也不害羞!(用手巾蒙面哭 了)你们一齐通同起来反对我；我女儿的终身大事， 我做娘的管不得吗?

田先生 正因为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该 格外小心，格外慎重。什么泥菩萨哪，什么算命合婚 哪，都是骗人的，都不可相信。亚梅你说是不是?

田 女 正是，正是。我早知道你决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田先生 现在不许再讲那些迷信的话了。泥菩萨，瞎算命， 一 齐丢去!我们要正正经经的讨论这件事，(对田太 太)不要哭了。(对田女士)你也坐下。(田女士在沙 发榻上坐下)

**田先生** 亚梅，我不愿意你同那姓陈的结婚。

田 女 (惊慌)爸爸你是同我开玩笑，还是当真?

**田先生** 当真。这门亲事一定做不得的。我说这话，心里很 难过，但是我不能不说。

**田** **女** 你莫非看出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田先生** 没有。我很喜欢他。拣女婿拣中了他，再好也没有 了。因此我心里更不好过。

田 女 (摸不着头脑)你又不相信菩萨和算命? **田先生** 决不，决不。

**田太太与田女** (同时问)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

**田先生** 好孩子，你出洋长久了，竟把中国的风俗规矩全都忘

了。你连祖宗定下的祠规都不记得了。 **田** **女** 我同陈家结婚，犯了那一条祠规?

**田先生** 我拿给你看。(站起来从饭厅边进去)

**田太太** 我意想不出什么。阿弥陀佛，这样也好，只要他不肯 许就是了。

田 女 (低头细想，忽然抬起头显出决心的神气)我知道怎 么办了。

田先生 (捧着一大部族谱进来)你瞧，这是我们的族谱。(翻 开书页，乱堆在桌上)你瞧，我们田家两千五百年的

祖宗，可有一个姓田的和姓陈的结亲? 田 女 为什么姓田的不能和姓陈的结婚呢?

**田先生** 因为中国的风俗不准同姓的结婚。

**田** **女** 我们并不同姓。他家姓陈我家姓田。

**田先生** 我们是同姓的。中国古时的人把陈字和田字读成一 样的音。我们的姓有时写作田字，有时写作陈字，其

实是一样的。你小时候读过《论语》吗? 田 女 读过的，不大记得了。

田先生《论语》上有个陈成子，旁的书上都写作田成子，便是 这个道理。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只是一家。 后来年代久了，那写作田字的便认定姓田，写作陈字 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来好象是两姓，其实是一 家。所以两姓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 **女** 难道两千五百年前同姓的男女也不能通婚吗? **田先生** 不能。

**田** **女** 爸爸，你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不认这种没有道理的 祠规 。

田先生 我不认它也无用。社会承认它。那班老先生们承认 它。你叫我怎么样呢?还不单是姓田的和姓陈的 呢?我们衙门里有一位高先生告诉我说，他们那边 姓高的祖上本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陈友谅的子孙， 后来改姓高。他们因为六百年前姓陈所以不同姓陈 的结亲；又因为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本又姓田，所以 又不同姓田的结亲。

**田** **女** 这更没有道理了!

**田先生** 管他有理无理，这是祠堂里的规矩，我们犯了祠规就 要革出祠堂。前几十年有一家姓田的在南边做生 意，就把女儿嫁给姓陈的。后来那女的死了，陈家祠 堂里的族长不准她进祠堂。她家花了多少钱，捐到

祠堂里做罚款，还把“田”字当中那一直拉长了，上下 都出了头，改成了“申”字，才许她进祠堂。

田 女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情愿把我的姓当中一直也拉长 了改作“申”宇。

**田先生** 说得好容易!你情愿，我不情愿咧!我不肯为了你

的事连累我受那班老先生们的笑骂。 **田** **女** (气得哭了)但是我们并不同姓!

**田先生** 我们族谱上说是同姓，那班老先生们也都说是同姓。我 已经问过许多老先生了，他们都是这样说，你要知道，我 们做爹娘的，办儿女的终身大事，虽然不该听泥菩萨瞎 算命的话，但是那班老先生的话是不能不听的。

**田** **女** (作哀告的样子)爸爸!—-

田先生 你听我说完了。还有一层难处。要是你这位姓陈的 朋友是没有钱的，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 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我贪图 他家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 女 (绝望了)爸爸!你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风俗，到底还 打不破迷信的祠规!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田先生** 你恼我吗?这也难怪。你心里自然总有点不快活。 你这种气头上的话，我决不怪你，——决不怪你。

**李** **妈** (从左边门出来)午饭摆好了。

**田先生** 来，来，来。我们吃了饭再谈罢。我肚里饿得很了。 (先走进饭厅去)

**田太太** (走近她女儿)不要哭了。你要自己明白，我们都是

想你好。忍住。我们吃饭去。 **田** **女** 我不要吃饭。

**田太太** 不要这样固执。我先去，你定一定心就来。我们等

你咧。(也进饭厅去了。李妈把门随手关上，自己站 着不动)

田 女 (抬起头来，看见李妈)陈先生还在汽车里等着吗?

李 妈 是的。这是他给你的信，用铅笔写的。(摸出一张

纸，递与田女)

田女(读信)“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 决断”(重念末句)“你该自己决断!”是的，我该自己 决断!(对李妈说)你进去告诉我爸爸和妈，叫他们 先吃饭不用等我。我要停一会再吃。(李妈点头自 进去。田女士站起来，穿上大衣，在写字台上匆匆写 了一张字条，压在桌上花瓶底下。她回头一望，匆匆 从右边门出去了。略停了一会)

**田太太** (戏台里的声音)亚梅你快来吃饭，菜要冰冷了；(门 里出来)你那里去了?亚梅!

**田先生** (戏台里)随她罢?她生了气了，让她平平气就会好 了。(门里出来)她出去了?

**田太太** 她穿了大衣出去了。怕是回学堂里去了。 **田先生** (看见花瓶底下的字条。)这是什么?

(取字条念道)“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 孩儿该自己 决断 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 暂时告辞

了”

〔田太太听了，身子往后一仰，坐倒在靠椅上。田先 生冲向右边的门，到了门边，又回头一望，眼睁睁的 显出迟疑不决的神气。幕下来。

**(完)**

**五** **奎** **桥**



洪 深

**登场人物**

长工甲 长工乙

李全生(农民)

珠 凤

道士若干人 大 保

陈金福(珠凤之父) 谢先生(大保之父) 桂升(农民)

徐元发(农民) 老少农民若干人 周家长工若干人 周乡绅

王老爷(地方法院承发吏) 周家仆人两人

轿夫五人 法 警

这是很热的一个夏天的晚上。夜已经很深：满 天星斗，此刻虽还灿烂地闪耀着，但东方已在放射熹 微的曙光，不久便要发白了。有时轻风一阵吹过，也 吹散些那不肯消散的白昼的蒸炎。风过时，还带来 些远处的狗吠人嚣的声音；嘈杂得厉害，象是那邻近 的乡村里，许多人正忙着什么事情，整晚不曾安宁似 的。

这里是乡下，是江南某县城外某乡，居住着二十 多家人家，一个小村庄的近边。江南真是好地方，那 一望无际的平平的田原，偏又有那无数大小的河港 汉湾，纵横曲折的贯穿通过；大地上象是展布着一层 水网。有田有溉，真应是“富庶之乡”。在这七月底 八月初的时候，一片都是青翠，极目都是生长着的田 禾。

横亘在当前的，乃是一座石桥。桥上现坐着两 个人。每人的身边，靠着一个燃点了的白纸灯笼。 那灯笼放出来只是微弱的光，勉强照明了桥面。如 果周围更加光亮，或是在白天的话，你能容易看出， 这座桥是连接着好几条要道的。过了桥，靠左一条 大道，直通着那距此六里的县城；靠右沿河小路，先 引到一座古墓前头，一条有石人石马的墓道；转过古 塚,再到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桥的这一面，向右首 走，不到三五百步，便是那二十多家农民聚居的小村 庄；向左首走，一里半路，差不多灯火相连，都是别的 邻居村庄。不过此刻在星光下，这些都是模糊的，四 周的路，四周的田，都看不十分清楚；只有那座桥，在 浅灰色中，更显得是黑压压的一大块。

这是怎样的一座桥呢?在平常的时候，你或者 坐着船在桥底下行过——不，你不会的。因为这座 桥的桥洞，太狭小了；稍为大一点可以乘得两个人的 船，便行不过去；虽然桥的东面还有一段河，船只却 从来不能够摇过桥的。

或者你在桥的上面走过——那倒也看不出这顶 桥和乡下别的桥有什么不同，并不十分高，上下不过 四五层石级，当中不是石级而是窄窄的石条，预备推 行那乡下的单轮手把车的。

即使你刻意地观察一番，也许会见得，这座桥比 别的，似乎构造得精致一点，修理得起劲一点，装饰 得美观一点；桥旁石栏的里面外面，都写着红色的字 “五奎桥”;如此而已。

但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候，这座五奎桥不仅仅是 一座桥，而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了。“五奎”,一般乡下 人迷信是司理命运的天上的星宿；桥名五奎，或者还 许是对于科举时代那读书人的功名际遇的一种颂 祷。事实上这座桥的来历，果然是因为前清某某年 间，本城一家姓周的，一门两代，出了一位状元、四个 举人，于是衣锦还乡，除了重新在祖茔上树起石人石 马，又把那祖茔前河流上原有的一顶小桥，修理了改 名五奎，一以记念盛事，二以保全风水，作为周家的 私桥。后来，周氏子孙又添买了许多田，并且在祖茔 后面盖造了一所祠堂，冬天下乡来收租米；时时便也 修理此桥。直到现在，这座桥还是周乡绅家对于乡 下人的一种夸耀。迷信、愚昧、顽旧的制度，封建势 力、地主的特殊利益，乡绅大户欺压平民的威权!似

乎五奎桥存在一日，这些一切，也是安如磐石，稳定 地存在着的。

这半个月来，五奎桥早已成了一个剧烈斗争的 对象了，站在一面的，是那固执的不讲情理的自私自 利的感情用事的周乡绅，和他的雇工、仆役、爪牙。 站在另一面的是种田的农民，虽然他们一向是驯良 的，无拳无勇的，此刻不得不硬挺一下；因为除非拆 去五奎桥，机器打水的洋龙船，撑不进桥东面去；里 面的四百多亩田，为了天旱水低，人力车水赶不及而 干得要死的，真都得活活的枯死；乡下人一夏的辛 劳，以及来年一年的生计，都没望了。乡下人要拆 桥，周乡绅不许拆。在周乡绅何尝不明白，拆桥不只 是拆去一顶桥而已，同时关系着乡绅们的尊严和权 威。为了自身的地位，将来的生命，不得不出全力相 持。而在这许多农民呢，当然更是一个生和死的问 题，愈加直接，愈加明显，愈加迫切些!

所以天天晚上，周乡绅特派两个长工，掌着灯 笼，坐在五奎桥上看夜。

〔长工甲，二十多岁，靠着桥栏坐地；夜深了，有些瞌 睡 ；

手里蒲扇，时而停住不摇了。

〔长工乙，五十以外，有须；也背靠石栏坐着，仰望满 天的星斗，默默有思。

**长工甲** (伸一个懒腰，又打哈欠)呵……呵。 **长工乙** (也不自禁地)呵……呵。

**长工甲** 此刻倒风凉了!

**长工乙**(点头)每夜都是如此。只有五更快天亮的时候，稍 微有点风。过一会太阳出来了，又是大热了。

**长工甲** 今年的夏天不知是怎么的，一连四十多天了，火毒的 太阳，总不见转头。

**长工乙** 往年也热，可是往年总多少有点雨水，不象今年一个 劲儿又热又干，清早到晚上，夜晚到天明，教人喘不 过气来。不要说田里的稻受不住，人也快干死了。

〔偶然有阵风吹过，灯笼里的烛光微微摇闪，河边垂 杨的枝条，居然还摆动了两下。

**长工甲** 好风好风。这时候舒舒服服睡一觉多么好。(敞开 衣怀)

**长工乙** 睡一觉!那可是睡不得的。

**长工甲** (记起了他们是睡不得的，心里未免有点怨恨)喝。

**长工乙** (笑着解劝)这叫做“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吃了周 家饭，做了周家的长工，替他家看看夜，本分应该的。

长工甲 (愤愤)看夜!看夜，本来是用不着的。(一个起劲， 不困了，精神抖擞地)乡下人哪一个不晓得，这座五 奎桥是周乡绅家的桥，干系着周乡绅家祖坟上的风 水的。自从在上辈状元公手里造好了，直到现在，周 家老是兴兴旺旺；每年冬天下乡来收租米，总要从城 里带几个泥水匠来修理修理。周家把这座桥，是看

得和祖坟一样重的。

**长工乙** (同意)是看得贵重的。

**长工甲** 周乡绅本人做过七任知县，现在上了年纪，在家里享 福了，可是儿子侄子在外面还都做着大官。乡下人 哪一个不怕周乡绅，敢来动他一根毫毛么?

**长工乙** (承认)周家势力大，个个晓得的。

**长工甲** 乡下人嘴里闹闹罢了，哪敢真拆桥。这都是那住在

乡下替周家看祠堂的谢先生，在那里大惊小怪。他 想在周乡绅面前讨好，所以教我们轮流看夜，守桥， 给我们苦吃。

长工乙 (摇头)谢先生是 一 片树叶落下来当做城砖的人，胆

子小，再也不肯多事的。这自然是周乡绅自己的主 见 。

**长工甲** 哼!依你说，反而是周乡绅怕了乡下人么?

**长工乙** 今年不比往常，倒是不好讲。(沉思着， 一半对自己

说)拆桥，乡下人一定要拆，这不是什么闹着玩的事。 **长工甲** (不服)怎么呢?

**长工乙** 你也是乡下人，岂会不晓得。(慢慢地装了一袋旱 烟，就在灯笼火上吸着了)种田第一要紧就是水。夏 天三伏，毒毒的太阳晒着，青苗飞也似的往上长，那 田里养着苗秧的水，更是缺不得。倘或天时美，风调 雨顺，天落水不多不少，那是再好没有；可是象今年 的雨水，实在是太少了。

**长工甲** 象今年这样天干河低，自然乡下人得要车水的。

**长工乙** 你我种着周家那桥西面的田是沿着河，容易够到水， 尚且我们整整的车了一夏天的水，不得歇。你看桥 东面，只有短短的一段河，到周家坟前一个小塘就为 止了。可是桥东四五百亩高田，全都要吃这小河塘 里的水。他们种田人，用了三排水车，一层一层往上 车水；合村男女，天不亮就起来，车了一天，车得个个 人腰酸背折，身上焦得蜕皮。田里还是直干下去，乡 下人怎么会不发急呢?

**长工甲** 天时干，这种高田总是要吃亏的。到了雨水多的年 头，高田就占便宜了。

长工乙 南乡差不多不也全是高田么?他们几个村子聚在 一 起，凑了千把块钱，从上海买了一条洋水龙回来；烧 起洋油，机器就会打水，又多又快又省力。(大有美 意)种田人又用不着车水，太适意了。

**长工甲** (似有同感)那洋龙打起水来，倒是快的。

**长工乙** 我们西村呢，高田本也不少。可是东三西四，不在一 处；这笔买洋龙的钱，老是聚不拢来。后来还是那住 在杨家村当图董的陆先生，拿出两千多块钱，买了一 条洋龙，置了一只大船，就把那洋龙机器，安装在船 上，摇东摇西做生意；两块钱一亩，包打一季水；雨水 多，少打；雨水少，多打。今年春三月间，不是陆先生 还到过这边村里，兜揽过生意么?

**长工甲** (点头)是听见说过的。

长工乙 当时村里人舍不得钱，不肯要他包。都说宁可吃点 苦，自己来车水。一个春天，算是硬挣了过来。但是 今年的六月，实在干得厉害，车水真真来不及。乡下 人没了法，才再去和陆先生商量。(吸了口烟，冷笑 一声)陆先生仍旧要收一季的钱，口里还推三阻四的 推托，说是今年天旱，各处打水打得勤，洋龙没有空。 乡下人急了，照付了一季的钱，又去向别村包季的户 头恳情，请了一桌酒，再三求他们让出几天，救一个 急难。这才算卖了一个大情面，把洋龙船摇了来。 (很严肃地)谁知道摇到这里五奎桥下，桥洞太小船 太大，摇不进去。大家打算了一回；说是皮带太短 了，一时借不到买不着；即使有了皮带，还恐怕机器

力量小，打水打不到这样远。想来想去，只有拆桥的 一 法 。

**长工甲** 那只洋龙船异乎寻常的大，摇不过桥，也是真的。

长工乙 乡下人正在商量着拆桥，谢先生得了信息，连忙亲自 赶来，说了许多好话，劝住了众人；一面送信到城里， 报告了周乡绅。这还是半个月以前的事。那只洋龙 船，在这里停了半日又摇回去的。(想着便摇头)唉， 这半个月来，田里更干，稻真要枯死了。乡下人又去 摇了那洋龙船来。(郑重地一字一字说)这是乡下人 性命交关的事!你还在糊里糊涂，看成这样平常呢。

**长工甲** (半晌开口不得)我——我- -我也是东听两句，西 听两句，又从来没有人从头至尾讲给我听过。我起 先当作拆桥的事，是李全生一个人瞎起劲的。

长工乙 乡下人大家要拆桥，周乡绅一定不许的。就在这两 天，会弄出事情来的。

长工甲 (又呆了半晌)说来说去，总是今年运道不好，天时太 干 了 。

长工乙 真干!(只好付之一笑)干得连蚊子都没有了。 〔远远似乎有脚步声。

**长工甲** (举起灯笼照望，但看不大清楚)好象有人来了。

**长工乙**(张望了一 下)是一个人来了。 **长工甲** (仔细看)恐怕正是李全生。

**长工乙** 许是李全生回来了。(善意劝告)只让他别拆桥就是 了，——你这毛头小伙，动不动火星直冒。

**长工甲** 上一次是他先开口骂我，什么“啃骨头，做周家的看

家狗”。— **长工乙** 来了，来了。

〔脚步愈走愈近。两个人都不做声，等候着。

〔李全生有二十五六岁，是一个典型式的青年种田 人。他蹒跚行来，十分疲倦；上桥时，腿都似乎抬不 起 。

〔长工甲直着两眼，十分注意地瞪视着他。

〔李全生一看见长工甲，顿时立定了；也不由是满面 怒容，满腔敌意；挺硬身体，象要发作似的；半晌，才

算忍住了，转过身去。 李全生 (招呼长工乙)大叔。

长工乙 唯，唯。(站起来，走在长工甲和李全生中间)全生，

你回来了。洋龙上的皮带，借到了没有? **李全生** 不要说起。

〔恰又是一阵微风吹过。

李全生 (迎风立着；拉起衣襟，揩抹了头上的汗)好风好风， 还是这桥上凉快。(摸抚两腿，叹口气)哎哟。(一下

便跌坐在桥栏上) **长工乙** 你累乏了。

李全生 在南乡一连跑了七八个村子，向他们商量借皮带，他 们你推我让的都不愿意领头作主。反正是不肯借就 是 了 。

**长工乙** 这也难怪他们。这不正赶上紧要的时候，处处田里 都要水吗?

**李全生** 是呀，我也明知是件为难的事情。可是他们南乡，打

水打得好久了；借用一两天，也还不妨事呀!

长工乙 种田人的一年生计，一家老小，就指仗这个夏季的稻 子。(笑着摇头)归根结底，谁能不为着自己呢!(探 讨口气)现在怎么办?

李全生 我歇一会，再上东面齐家村去一趟。他们今年也置 了一条洋龙，可就是齐大先生，恨我们没有包租他们 的小洋龙，去包租了杨图董的大的，对我们不高兴。

(微憾)所以一向我们也不愿意去开口。 **长工乙** 哦 。

李全生 现在事急求人，即使听上两句不受听的话，也没有法 子了。(自寻思)我们村里人，跟齐家村的人，好几个 沾着亲戚，倒许肯把皮带借给我们，用这么一天半天 也说不定的。(自发愁)要是再借不到，我真不知道 是怎么好了。

**长工乙** 你--—你太傻了。

**李全生** 太傻了么?

**长工乙** 为了找洋龙打水，赶来赶去，你赶了有半个夏天了； 受了许多辛苦，挨了多少骂!

**李全生** 事情总得有人去做的。

长工乙 譬如今天吧，白天你做了一整天的活；晚上，看你跑 得浑身是汗，路都走不动。别人为什么不去跑?你 何必把自己摆弄得这么苦呢?

**李全生** 别人也干着别人的正经。

**长工乙** 哼，这几晚，他们比我们还舒服；不都是捧着茶碗，看 着道士打醮么?

**李全生** (默然有顷)也为的是求雨呀!

**长工乙** 你不要专替人家扛抬湿木梢。你家只有一位娘， 一 年能吃多少米。你凡事能些微退后一步，少出头；有 人会照应你，不会使得你受苦的，——周乡绅已经亲 口——喝，——说过了。

〔李全生勃然变色，几乎发作；捺住性子，抱着头深深

的思虑。

〔同时长工甲忽地立起来；他看着长工乙对李全生这 样客气，早已满肚子不快活；这时候真受不住了，一 个人走下桥去。

李全生 (仍是低头和气地)大叔，我也晓得你是好意；你这是 照应我。可是——(怨极了，苦笑)大叔，这里是我的 一块田，这里就是一条河，河里有的是水；只要这个 水，到了我的田里，我就有了生路了。干什么要人家 来可怜我，行善积福的养活我!

**长工乙** 你不要这样说话呀。(坐在李全生对面)

**李全生** 再说，村里还有好些别的种田人呢，周乡绅也想都养 活他们么?

长工乙 (被问住了，废然不悦)你一定要跟周乡绅作对，他也 能难为你的。他跟知县衙门里的人都相熟，他的儿 子在外面做兵官呢，你斗不过他的。

李全生 周乡绅专是玩这一套，来刻薄乡下人的。(说着便 气)吓唬你们行了，我是不怕的。我宁愿做周乡绅的 冤家对头，嘿，我来啃他吃剩下的骨头，做他的狗么? 〔长工乙闭口无言。

**长工甲** (听见李全生又在骂狗，不禁大怒，奔上桥来寻事。 恶狠狠地对着李全生)你在干什么?

**李全生** (晓得他要寻事，存心和他嬉皮笑脸)你没有看见么,

我在这里坐着。

**长工甲** 这地方不是你坐的。

**李全生** 怎么,这不是大路上的一座桥，人人可以走得，人人 可以坐得的么?

**长工甲** 人人可以坐得，就是你不能坐。

**李全生** 这才怪呢。

**长工甲** 周乡绅吩咐的，别人都不碍，就是你老闹着要拆桥， 所以不许你靠近这座桥。

**李全生** 周乡绅说的话，人家准得依从么? **长工甲** 这座五奎桥是他们家造的。

**李全生** 可惜了!这座桥造在大路口，来往的人多，他就做不 了主啦。你瞧，他说不让我坐在桥上，我现今坐着 呢，就算你能把我赶走，我也已经坐过了。喂，干什 么不劝劝周乡绅，把这座桥搬回家里去，锁在柜子 里，那我真坐不成了。哈哈哈!

长工甲 ( 怒不可遏)你不用耍奸。这么些乡下人，就是你最 恶最坏，说话最刁，坏主意最多，最爱闹事情。你等 着吧，周乡绅早就认识你了。他早知道这一次事情， 尽是你在里头捣乱，是你挑动乡下人，是你领着他们 起哄的。他早就要对付你了!总有一天， ——总有 一天，——看你后悔不后悔——有得够你受的。

李全生 (满腔悲愤)好吧!有什么,来吧!看周乡绅这只吃 人的老虎把我怎么样!我们归根是刁了奸了周乡绅 什么啦，不过是要拆一座桥，我们已经答应他将来还 替他造好的。他娘的!这是我们不对么,想法子弄 点水灌灌这几百亩快要干死的田，自己救活自己的 性命，这是错的么?(霍地立起来)你去对周乡绅说， 就说是我说的：别睡昏了头，别还以为我一个人就能 挑动这些乡下人了!这是乡下人害怕，怕着那眼看 快要来到的旱灾、荒年、贫穷、困苦、饿死——逼得大 家拚命的。对付我?对付我一个人就中用了!桥东 四百多亩田不是我一个人种的。把我对付了，田里

就会长出稻来啦，还是天就会下雨啦?我是不怕的。 周乡绅有势力能把我处死，我在没有死以前总得找 我自己的活路的。老实告诉你吧，我拚了；我不象你 似的，贪吃那个周乡绅嘴里吐出来掷在桌子底下的 肉皮肉骨头，做狗还得意呢，乱咬吕洞宾!

**长工甲**(大怒)你又骂了。(上前一把将李全生揪住，动手就 打 )

**长工乙**(忙上前解劝)做什么,做什么?

〔李全生一晚奔走，到底是疲乏了；和长工甲揪扭了 一会，着实挨了好几拳，又一跤被推跌在桥下。他爬 起身，正要上桥来再打。

长工乙 (赶来用力将李全生抱住)全生，全生

长工甲 (站在桥当中作势等着)你来，你来。你还骂人不骂

*人?*

〔李全生想要挣脱。

长工乙 (抱住不放，回头骂长工甲)你这小子 — — 瞎打什 么?——你气力大——乡下人会放过你么?——急 了打起锣来，几百个都会来的——你不要命了。(推 过李全生)全生，你也算了；你还得去向齐大先生借 皮带呢。

**李全生** (忍耐住)便宜你，今晚我累了没有气力，而且还有事 呢 。

**长工乙** (放了手)对呀，犯不着耽误了正经事。

〔李全生喘息了一会，不坐了；整一整衣服，抹了一把 脸，预备往齐家村去。

〔忽然听得有人喊道：“全生，全生，慢慢再走，你上哪 里去?”是一个少女的声音，从桥东村里一路喊着一

路跑来。

〔全生听见喊，立定了转身等她。

〔珠凤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青夏布衫黑布裤，

完全乡下打扮；不过已是剪了头发。

珠 凤 (喘吼着奔来)全生，你现在还到哪里去? 李全生 我么?

珠 凤 (一把拖住)你到底是往哪里去? 李全生 咦!

珠 凤 不许去，不许去!

李全生 做什么,你还没有做我的老婆呢，倒管起我来了，哈

哈哈!

〔长工甲也熬不住笑了。

珠 凤(生气)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夹忙中还要寻开心。 (摔开李全生)你的娘，教我来的；有话对你说，是正 经事。(瞪一眼两个倾听的长工)哪个有工夫来和你 嘻嘻哈哈。你倒问问这二位大叔，我到这桥上候了 你几次，我提心吊胆的有大半夜了。(赌气走过一 边)

**李全生** (见她这样认真，不再寻笑；跟过来，很正经地问她)

真是我的娘教你来的么?

珠 凤 (仍旧别转着头)自然是真的。

李全生 (很粗鲁地扳她转身)我的娘要你来对我说什么? 珠 凤 教你不要到城里去。

李全生 不到城里去?

珠 凤 教你不要自己去寻周乡绅。 李全生 哦。

珠 凤 你的娘夜里大咳起来了，实在爬不动，睡倒在床上，

所以教我来告诉你，周乡绅是最奸刁不过的，他是笑 面虎。(郑重地慢慢地)他已经做好了圈套，专为给 你钻，特为引得你跳闹，凑你的冷不防，抓到你一点 点错处，说你犯了法，就可以送你到衙门里办你了。

乡下人跟周乡绅作对，总是斗不过他的。 **李全生** (似乎不信)这是我的娘教你说的么?

**珠** **凤** 她叮嘱我务必对你说到。她恐怕你上当，吃了周乡 绅的亏。

**李全生** 我的娘怎么会晓得这么许多的呢? **珠** **凤** 想必是有人告诉她的。

李全生 (不由的动怒)又不知是哪一个狗东西想出来的狗主 意。看见我说不听劝不听强头强脑的，拿我没有法 子想啦，所以就去寻到我的娘，吓唬我的娘，骗我的 娘来劝我。我的娘是病在床上的人了!(愤极，握拳 恨不得自击)喝!嗯!

**珠** **凤** (凝视着他)全生。(以下李全生说话的时候，她十分 用心听着)

李全生 (激昂)什么周乡绅势大!什么乡下人斗不过他!这 些屁话，有人相信么?还不是周乡绅一面的人，自己 说说，自己骗骗自己罢了。(高声，让所有的人都听 见)乡下人怕什么?眼看着田里的稻枯死，眼看着一 家老小饿死，这是真怕的。其余还怕什么?我告诉 了你们吧，我肚子里早就明白啦。(得意洋洋地宣布 出来)今年乡绅们是不中用了，今年周乡绅天大的势 力也镇压不住乡下人的了。要是乡绅们的势力排场 还可以威吓得乡下人不敢动，周乡绅也用不着教人 成天成夜地坐在桥上看守着了。他口里尽管凶，要

捉这个，要办那个，可是乡下人不领他的教，一定要 拆他的桥，他心里也相信的了。老实说，现在不是乡 下人怕周乡绅，要算是周乡绅怕了乡下人了。

**珠** **凤** (字字领悟地)是的。

〔连两个长工都听得呆了。

李全生 你们乡绅们有什么本事，一齐都施展出来好了。骂、 打、坐监牢，还有什么?我是生成贱骨头，尽管来对 付我好了。你们会去吓唬我病在床上的娘么?(转 身要走)我偏到城里去寻周乡绅，看他弄出什么圈 套，看看到底是谁怕谁!

**珠** **凤** (拉住他)做什么去? **李全生** 去和周乡绅对拚。

**珠** **凤** 用不着你去充好汉。 **李全生** 怎么充好汉?

**珠** **凤** 你要一个人进城去逞英雄么?这不是你一个人的

事 。

**李全生** 我们乡下人是拚得过周乡绅的。

**珠** **凤** 单靠你一个人同他拚，是拚不过他的——你忙什么。 (推他到桥左一条石凳上坐落)坐下歇歇，你再想想。

**李全生** (想了想，觉得她的话也不错；耐住了口闷气)嘿!

**珠** **凤** (就在他身旁坐下，见他衣服上有灰土)你背上哪里 来这许多灰土(轻轻替他掸去)

**李全生** (正想心事，无意中说)我刚才和人家打——(改口) 不要紧的。(也随便掸了几下)

〔珠凤忽然紧握着李全生的手，注视着他。李全生也 回转头望着珠凤。四目相视，彼此都象有许多说不 出的意思似的。

〔远处一阵鼓乐的声音，笙笛中夹着锣钹，甚为热闹。 **珠** **凤** (被乐声惊醒了，放开手，又看看东方)天快亮，道士

们打醮怕要完功，现在只怕是念着最后一卷经了。

**李全生** (瞿然兴起)我不能再和你讲话，我要赶快到齐家村

借皮带去了。(急急地过桥向东行去了)

〔珠凤呆呆地走上桥，立在桥顶上望他远去。

〔乐器的声音，愈近愈响，乃是道士们行香转圈子来 了。夹在道士中间的，是几个乡下的孩童，掌着那烧 得旺旺的火把，照着道士们走路。为头一个老道士， 穿着一件绣着八卦和太极图的大红法师衣，双手高 举如意。后随八个道士，都穿着青布道袍； 一面行 着，一面演奏乐器；有的按笛，有的吹笙，有的敲铙 钹，有的还拉胡琴；口里却是不念不哼。九位法师由 东向西，在桥前行过去了。跟在道士后头，又有许多 看热闹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孩子居多；也有 几个立到桥上去看的。

〔这时候道士们又行回来了；到桥面前，索性行过桥 去。那老道士在桥上向东一躬向西一躬又向北一 躬，做了些怪景致，道士们便行回醮坛，自去化纸送 神。热闹已过，看的人也陆续走了。

〔桥面上除了原来的两个长工外，只有珠凤和一个跟 了道士看热闹来的男孩子大保。

**长工乙**(喊大保)喂，大保。 大 保 唯，大叔。

〔大保虽是乡下人的儿子， 一向是在城内县立第三高 小读书的。披件白短衫，穿件白制裤，脚上一双黄皮 鞋。年纪已有十六岁了，看上去也只有十三四；充满

着青年人的热忱。

长工乙 (笑问)法师们打醮行香，好看么?

大 保 好看是好看的，再还有吹有唱，象做戏一样，真好玩，

不过——

**长工乙** 不过什么呢?

大 保 醮只管打，雨是不会落下来的。

长工乙 (抬头一望，数点残星，东方微白，天上不见一片云， 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不由的叹了口气)咳!

大 保 乡下人为什么这样相信天?什么“雨水多，天保佑； 河底干，降灾难。”天不落雨，干脆的想法子弄水到田 里去好了；偏是放下正经事不做，去请了九个道士来 打醮；点香烛、拜神道、念皇经、烧纸宝，说是可以感 动苍天，会落下雨来的。那末，到底灵不灵呢?这个 真叫做是迷信。

长工甲 (正容庄颜)你们在城里洋学堂念书的，自然不会相 信。可是乡下人种田，全靠一年四季风调雨顺，谷子 才会变成秧，青苗才会结成稻。乡下人是靠天吃饭 的，天都可以不相信的么?

大 保 田却是要你自己种的。全靠一年四季吃辛吃苦，真 是“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你不种，田里就会长出白 米来了么?乡下人还是靠了自己的气力吃饭的。

**长工甲** 话是不错，不过雨露风云，总是天上的东西。

**大** **保** 你当做雨露风云的背后，都有个神道在那里作主 么? — — 迷信!

长工乙 乡下人也不全靠天，也不不靠天。神道的事，我们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求求天，拜拜地，天总不 会降点灾祸给我的。

**大** **保** 你们不迷信，天也不会象强盗似的，夺了你们的田去

的 。

**长工甲** 我们说不过你。

**大** **保** 那末就应该相信我的话，不要再迷信。(只有象他这 样年纪很轻，在学校里读着书，与社会接触得很少的 青年，才会有这样一片热烈的愚诚，不惮辞费地向人 解释，和人争辩。这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但在他却 觉得好象是他自己的事；于他有切身的关系，不能含 糊的)我告诉你们说，乡下迷信的事太多了，吃素念

经是迷信，拜忏打醮是迷信，坟地风水也是迷信。 长工乙 (大为诧异)风水还是迷信么?

大 保 是的。譬如这座五奎桥吧，我倒请问你，当初在这个

地方，是不是天生有这座桥的? 〔长工甲、长工乙呆住了。

珠 凤 (在一边听了半天了，这时候插口)这顶桥原来是没 有的。

大 保 (向珠凤点头)对呀，原来没有这座桥的。(转身再对 长工)桥原本还是人造的，还说什么天嘛!还说什么

有了桥风水好，天会保佑得大家有福利嘛。 **珠** **凤** (暗自点头，低声说)是。

长工乙 不过风水的道理，还不是这样的。我从前听见看风

水的黄先生说过：风水的事，也是一半靠天一半靠 人；天地间有好风水，还是要人去寻取，去布置。就 说我们这座五奎桥吧，当初没有这顶桥的时候，风水 未必是十分好；造了这座桥，风水便完全好了。可是 这顶桥要有一定的造法的，大不得小不得，高不得低 不得，方向更是一点点错误不得的。

**大** **保** 哦哦。(想了 一想，有了主意)依你说，此地的风水，

本来并不佳妙，是造了这座五奎桥才改好的。 **长工乙** 是的，造了桥，风水才算全美的。

大 保 好，我再请问你，这座桥是什么人造的? 长工乙 是周家的祖先状元公造的。

大 保 好，我再请问你，是什么时候造的?是先造桥后中状

元的呢，还是先中了状元后造桥的? **长工乙** 是中了状元再造桥的。

大 保 好，那末可见得中状元不是靠风水了。 〔长工乙开口不得。

大 保 好，我再请问你，造桥是为什么的?是不是为人方便

的?

**长工乙** 是 的 。

大 保 好，现在桥底下有一只水龙船，不拆桥摇不过去，拆 桥也是为了便利人；我再请问你，为什么不好拆桥 呢?

〔长工甲、乙都笑了。

**长工甲** 大保，你不要说了，为了防乡下人拆桥，你的老子，教 我们在这里看夜呢!

**大** **保** 我也真不懂，为什么我的老子见了周乡绅，象老鼠见 了猫似的这样怕他。

〔大家都笑，连珠凤也笑了。

**长工甲** 周乡绅凶得很；旧年有几个乡下孩子， 一个不小心， 把牛放到周家祖坟上，啃了些坟上的草，不是捉到城 里，送在司法衙门里吃官司的么?象你的老子和我

们都是吃他的饭的，更要怕他了。 大 保 (不甘)唔，吃他的饭的!

长工乙，我们只在他家做长工，田是他的。

大 保 不错，田固然是他的，不过还得你们自己种了才得 吃，还是吃你们自己的。我倒请问你，周乡绅会比你 们怕的神道还要凶么?你们得罪了他，他也会和神 道一样，不把雨水落在你们的田里么?你们怕周乡

绅也是迷信! 〔长工们又笑。

长工乙 这真是小孩子的见识。

〔这时候天色更加明亮。 一个乡下人，提了一个桶， 从村里来。

珠 凤 (最先看见)爹爹来了。(走下桥来)

〔来的人是陈金福，约摸有五十多岁，须发已经灰白 了。桶里乃是新泡的热茶，他倾倒在桥右境茶亭内 大茶缸里。

**长工乙** 金福阿哥，新泡得一缸热茶来么?

**陈金福** 是的，又过了一天了。天气热，喝茶的人多，所以我 早点泡了来。

〔珠凤帮着她爹爹整好了茶，把那掉在地上的两个瓢 也洗了。

陈金福 (留了一点茶在桶里，拿了一个瓢，转身想上桥去；一 眼看见大保坐在桥上，回头叮嘱珠凤)你不要走开， 等着我，我有话对你说呢。(走上桥将茶送到长工面 前)二位辛苦，看了一夜的桥，喝口热茶润润嘴。

大 保 (立起来)我也渴了，让我喝一口。(从陈金福手里接 过瓢)

**陈金福** (笑着)茶有什么好吃，那边还有四五个西瓜，预备法 事完了，破给道士们吃的。回头我替你留半个就是

了 。

**大** **保** ( 喝两口茶解渴，再说)现在道士们在那里做什么了? **陈金福** 经咒早已念完，这时候正在烧化纸马，拜送神道呢。 **大** **保** ( 连忙放下瓢)那我是要去看的。(带跳带跑地去了) **长工乙** (喝着茶)七天醮算打完了。

**陈金福** (摇头)醮是打完了，是求雨的醮，可是连一点点雨影 子也没有。

**长工乙** (摸一把胡子，不禁慨叹)现在的道士，大不如从前 了 。

**陈金福** (一面答应)是的。(一面将茶给长工甲吃)

**长工乙** 从前的全真道士，总多少还有点道德；至多不过是背 着人偷偷地煨点肉吃罢了。现在的道士，我看这几 天来的，其中有三两个，头发是香喷喷的，恐怕脸上 还搽着雪花膏呢!(其实是风凉话)教这种道士去求 雨，雨会落下来么?

**陈金福** 那末，种着桥东四百亩田的人家，怎么得了呢? **长工乙** (也不得不承认)为难的，确是为难的。

陈金福 为了求雨，乡下人可以做得的事情，差不多是都做 了。吃素、断屠、烧香、许愿、求神、拜忏，特特为为从 城里请了九个法师来打了七天醮。人也忙死，钱也 用了不少。可是天上的雨，总是不肯落下来!教我 们还有什么法子呢?而且今年并不是真正的旱荒， 不过雨水略少点，河里低浅点就是了。你看别人家 的田，只是桥西面的，哪一处不是长得绿油油满满 的；眼看着我们自己种的，桥东面的田，一天天直枯 下去——咳，真教人气不过，心里头有一百二十个不 甘!

〔长工甲、乙都不便说什么。

**陈金福** (烦恼了半晌，又宽慰自己)不过在我呢，还好得有一 件：我也总算是吃周乡绅的饭的。我虽然和二位不 同，不做着他家的长工，可是我种的田却是他家的坟 田，二位也晓得的；就是顶顶坏的三块，在桥东面的， 合起来也有九亩多。如果今年真是旱荒了的话，只 好租米慢点交，或者竟是不交了。如果我们弄得真 正不得了的话，我还巴望到年脚下，向周乡绅借些谷 子过年。我想我和周乡绅多少年宾东的交情，这一 点点总应该可以商量得通，不至于全不帮我的忙吧。

**长工乙** (想了想只好这样回答)周乡绅脾气是大的；你到时 候，得好好地对他说。

**陈金福** 自然得好好地恳求他的。(提了空桶下桥来，把瓢放

在茶亭里缸的盖上，转身回村里去) 〔珠凤跟了去。

陈金福 (忽然想起，把珠凤拉在一边，低低和她说，好象是怕 两个长工听见似的)珠凤，你不要老是不理大保。为 什么他要和你说话，你总是不声不响跑开了呢?

珠 凤 (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话，很是莫明其妙，半晌，方始猜 到了她爹爹的用意)爹爹，你这句话奇怪极了。前年 周乡绅这只老甲鱼，下乡来收租，偶然看见我，倒说 是我长得好看，转起歪念头来，要想讨我做姨太太， 竟托替他家看祠堂的谢先生来说媒。你，爹爹是心 里摇摇动，几乎要答应了；是我婶娘一定不肯，把谢 先生大骂一顿；害得我旧年一年中听到周乡绅下乡 便躲藏起，不敢给他看见。今年谢生生自己的儿子， 从学校里放了暑假回来，想必是谢先生又对你说了

什么了，你，爹爹心里又在摇摇动，只怕又想把我配 给大保，拍拍谢先生的马屁了。爹爹，你只生了我一 个女儿，只有我这样一个宝货，何必这样忙着东也献 宝，西也献宝呢?

**陈金福** 胡说，我献什么宝!我晓得你自己看中李全生， 一心 一意的想嫁他。不过此地究竟还是乡下，你要完全

自己作主，什么自由结婚，你还做不到呢! **珠** **凤** 那末爹爹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陈金福** 不怎么样，我种着周家的田，谢先生是周家请的先 生；大家都吃周乡绅的饭，总算是同事，谢先生还是 我的上司。你对大保只顾不理不睬的，恐怕谢先生 会动气，当作我们是看不起他。以后大保和你说话， 你便答应两声也不妨，不要老象从前，不睬人家。

**珠** **凤** (大声)晓得了。(抢了她爹爹手里的空桶，拔腿就 跑)

**陈金福** (摇摇头)不要乱跑，当心跌了筋斗。(也走了)

〔这时候，天色比先前又亮了好些；五奎桥四周的景

物，可以看得见的，更加多了。 〔长工们吹熄了灯笼。

〔六七个农民匆遽地过桥去。 **长工乙** 早呀。

**农民甲** 早呀。你们是通夜没有睡吧? **长工甲** 是的。你们是田里车水去么? **农民甲** 是的，我们已经是迟了。

**农妇乙** 今天田里再是不够水——

〔他们急急地都过桥向东去了。

〔李全生慢吞吞地拖着脚步，空手回来。

〔远处听见时大时小若断若续“轧轧”的声音。

**李全生** (到桥上，瞪了长工甲一眼，又坐下)大叔，皮带借不 到，他们自己要用。

长工乙 我早料到齐家村的人不会肯借的；这两天，洋龙正在 发俏呢!

〔太阳出来了，东半边天，都是红的。桥周围的路和 田，田里的水和稻，这时候是清清楚楚了。

〔大保又奔了回来，在桥上东张西望。 长工乙 你看什么?

大 保 我听“轧轧”的机器声音，我以为是停在这里的洋龙， 开动打水了。还不是的，还是别村的洋龙打水。(颠 来脚望远处，太阳耀眼睛)啊呀，倒是满天好太阳!

李全生 (猛地立起来；抬头望天，晓得雨是没有的了)太阳! (替他的田里的稻发急)又是大太阳!(其声凄厉)满 天都是太阳!(转身再看桥那边的田，桥东桥西，看 了又看；桥西的稻是生长的、青秀的；桥东的稻是萎 倒的、枯焦的；一死一活，此刻在太阳照耀之下，显比 得明明白白。全生愈看愈难过，愈看愈不能忍，大声 嚷起来；一半对自己，象是疯狂了似的)你不看见么? 西边的田，田里有水，稻是活的!东边的田，田里没 有水，稻是死的!人家种的田，稻是活的；我们种的 田，稻是死的!为什么我们种的稻，应该死的?为什 么我们种的稻，会得死的?都因为这座桥，这座五奎 桥!我们还不快点拆桥；还在这里呆等、痴等、空等， 等到我们田里的稻，枯完死光，我们自己再饿死么? 拆桥呀!今天就拆，马上就拆!乡下人齐了心，大家 来拆呀!我喊人去了。(飞也似的奔去了)

〔大保甚为得神。

长工乙 (对长工甲)不好，这神气不大好!他真喊人去了。 万一真来拆桥——你快去寻谢先生——我们拦不住 的。(走了)

长工甲 (真发愁，在桥上乱转，自言自语地)我——我——我 也到田里去，多喊几个长工来!我就来的。(也很匆 忙地走了)

大 保 (剩了他一个人，索性在桥当中最高的一层步级上坐 定)我是不走的。

〔珠凤捧着半个西瓜走来。

珠 凤 (将瓦匙插在西瓜上，送到大保面前)我爹爹教我送 来给你吃的。

大 保 (高兴地接了)还有西瓜吃，多谢多谢! 〔珠凤低下头，转身待走。

大 保 珠凤姊，不要走，等一等，这半个西瓜，我吃不完，还 要请你带回去的。

〔珠凤不响，可是立定了。

大 保 珠凤姊，我说的话，不是都证明了么?迷信求雨，是 不中用的。你看，打了七天醮，求着些什么!求得满 天的太阳!

1

〔珠凤笑了。

大 保 何不坐下来歇歇。(用手掸去身旁石头步级上的泥 土)这里!

〔珠凤略一迟疑，便也坐下了。 大 保 (将西瓜递给她)你吃西瓜么? 珠 凤 不 吃 。

大 保 (自己吃着)你晓得天上怎么会落雨的?

珠 凤 有了云才会落雨的。

大 保 你晓得云是从哪里来的? 珠 凤 是地面上的水汽。

大 保 咦!你倒都晓得，好象是念过书的。乡下人不都相 信云从龙嘴里吐出来的么?什么海里有海龙王，河

里有河龙王，塘里还有塘龙王呢! 〔珠凤笑了。

大 保 是的，地面上的水，受太阳晒了，化成水蒸气，遇到了 冷，或是变成露水-—象你现在脚上的一双鞋子，全

都被田里的露水潮湿了! 〔珠凤把两只脚缩过一边。

大 保 或是变成冬天叶上的霜；或是变成迷雾；或是升在空 中结成云，再受了冷，方才变成雨呀、雪呀、冰雹呀的 落下来。这是用不着龙王的!(再把瓜递给珠凤)

〔珠凤还是不肯吃。

大 保 (还是自己吃着)可是一年四季，为什么有几个月雨 水多，有几个月雨水少，这个你晓得么?

珠 凤 这是风。在春天、夏天，东南风起，会落雨；到了秋 天、冬天，西北风起，也要落雨落雪了。

大 保 是的。风有些是暖的，有些是冷的，空中水气，就起 变化了。(将瓜递给珠凤)

〔珠凤只好接过来，稍微地吃一点。 大 保 为什么今年雨水特别少，你晓得么? 珠 凤 不 晓 得 。

大 保 这是地面的高低、空气的流通，和电磁的作用，三方 面的关系。我们学校里的先生说的，现在科学还不 算发达，再经过多少年的研究，将来我们可以用人的

力量，造云造雨的。

珠 凤 是么?(将西瓜还了他)现在田里干，有法子么?

大 保 现在还只好是用洋龙打水。机器打水，不是和车水 一样的么?还要快些。种田人为什么不明白 —

珠 凤 哪里会不明白，不过是怕——我爹爹就是头一个明 白 。

〔长工乙领了六七个长工从北面来，在桥下立定了。 长工乙 (上桥来)但愿没有事就好了。(看见大保和珠凤坐

着)大保，你还不快点回家么? 大 保 做什么?

长工乙 全生领了人要来拆桥呢!

大 保 我早已晓得了，我等在这里看呢!

〔珠凤听得是李全生的事，也不肯走了。

〔一个香火担担了一大担打醮的法器，从村里来；后 面跟着五六个道士，都穿着短衫裤，一只手臂上，搭 了刚从身上脱下来的道袍，一只手摇着扇子，步过桥 去 。

**长工丙** (立在桥那边新来的一个)法师们进城去了? **道士甲** 我们回去了。

**长工丙** 趁早凉好走，等一会更热了。 **道士乙** 是的。

〔一位老者从周家祠堂那边慢慢地走过来。 **道士甲** 谢先生，我们隔日再会。

**谢先生** (连忙点头客气)呕——呕，隔日会，隔日再会。 〔道士们去了。

〔谢先生年近六旬；如果头上不是剃得光光的， 一定 是白发多黑发少；现在嘴上几根稀稀的胡子，却全是

雪白的了；穿一身糙米色的夏布裤，戴一副白铜边的 小眼镜，眼镜袋就系在裤带上；手里提着短短一只旱 烟袋；他是一个胆小谦和的好好先生。

大 保 (叫他)爹爹。

谢先生 喔——喔，你原来一夜不曾困么?(上桥来，对长工 乙)但愿不闹出什么事情来就好了!乡下人要拆桥， 靠我一个老头子，哪里就能禁阻得住!我已经打发 长工进城去，报告周乡绅了。我叫他赶紧去的。最 好请周乡绅亲自下乡来一趟。咳——咳。天呢，又 总是不肯落雨!一阵雨下来，什么大事也没有了。 (怨苦)七天醮打过了，太阳还是这样大!

〔又是几个道士从村里来，过桥进城去。 **老道士** (立定了)谢先生。

**谢先生** (回转身连忙弯腰)潘法师，不敢当，不敢当。 **老道士** 你看，七天醮打过了，一滴雨都不曾落下来! **谢先生** 不错，不错。

**老道士** 只打了七天醮，哪里就会落雨呢? 〔众人愕然。

**老道士** 四百多亩呢，起码得打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醮!七七 四十九天功德圆满，那时自然是甘霖广降大雨倾盆 了!

**谢先生** 是的是的。

〔老道士身上的蓝纺绸道袍，倒不曾因为天热脱下； 撒开大袖，飘然有仙鹤之姿；所以他说的话，乡下人 有点相信。

大 保 再来四十九天，不要说田里的稻，连你老法师，也好 晒干了!

〔老道士没有听见——一定是没有听见，很安闲地踱 下桥去了。

〔农民陆陆续续地来了，拿着锄头、钉钯、木杆、铁铲、 簸箕、竹筐、绳子、扁担等等东西，预备来拆桥的。

李全生 (将手里东西放下，走上桥来)这 一 回我们真拆了。 (一眼看见珠凤立在大保旁边，转身问)桂升，金福你

寻到了没有?

桂 升 金福他不在家里。

李全生 (向珠凤)你的老子呢?我们寻了他半天寻不见他 人!大家都是齐了心的，你老子种了周家的坟田，就

好不来么?快去寻他来。 珠 凤 他刚才还在收拾醮坛的。

桂 升 快去喊他来。他种的田也在桥东面，应该有分的。 〔珠凤飞跑地去了。

**李全生** 徐元发呢?

**徐元发** (身上背着两个大竹筐)这里这里。

**李全生** 竹筐拿上桥来，我们先拆桥栏杆，把砖头盛在筐子 里，搬下去倒在田里。

**徐元发** 来了。

**谢先生** (上前)慢慢，诸位慢慢。 **李全生** 你倒望望我们的田里看。

**桂** **升** 全生阿哥，不要和他多说。他吃周乡绅的饭，自然是 帮周乡绅同我们作对的。

谢先生 天地良心，我这样一个老头子，怎么敢同你们作对。 我一向住在乡下，和你们相处多年，你们的苦处我难 道会不晓得?田里缺水是真的；你们弄了条洋龙来， 也是应该的；甚而至于要拆这座桥，说穿了，也是不

错的!就是在周乡绅自己，这些情形，他也未尝不晓 得。在先你们如果好好地对周乡绅说，他也未始不 能答应你们拆桥的。

**一个老年农民** 我们不知求了他多少次数了!还道不曾好好 和他说么?

谢先生 周乡绅是做乡绅的人，脾气不免是大点；你们的性 子，也不免是急点；一下子两面闹僵了。现在，在他 看来，你们这样非拆不可，是存心使他难堪，使他坍 台。他要答应也不能答应的了。

〔众人不响。陈金福这时来了，立在人背后听。

**一个中年农民** 他不许我们拆桥，不是说是为了他家祖坟上 的风水么?

**谢先生** 是为风水，为风水!不过做乡绅的人，颜面也是要 的!

**几个农民** (嗤之以鼻)哼，颜面!

谢先生 五奎桥的事，闹得四乡皆知了。他现在再让你们拆 去，岂不就象是给你们打了招牌，烧了大门!他让你 们占了上风，还成为什么乡绅!他还能立到乡下人 面前，摆出乡绅的面孔么?连几个乡下人都斗不过， 说穿了，以后的乡绅还好做得么?所以他一定不肯 放过你们的!他也是拚了老命了!你们何犯着呢?

**一个青年农民** 我们怕他么!我们人多!

**谢先生** 他到底是有势力的!地方法院的老爷们，差不多天 天到周府上吃茶谈天的。

**李全生** (听他这样唠叨不绝，为他是老年人，勉强忍住了不 发作)依你便怎么样呢?

**谢先生** 从长计议。

**李全生** 怎么从长计议?

**谢先生** 暂时不要动手，再细细的商量!

**李全生** (对众人)呵呵，说来说去，还是要我们不拆桥! **谢先生** (忙道)不是的不是的。

**李全生** (对谢先生)谢老先生，谢老伯伯，你惯会说软话!上 一回听了你的话不动手，一耽搁又是半个多月了!

**谢先生** 我不过是从中劝劝 —

李全生 (一把用力地拖住谢先生，推他到桥边看田)你看看， 请你自己看看，再看看桥西的田，再看看桥东的田 ——(相形这下，一是有生命的，一是快死的，不由得 不愤怒)晓得么?等不及了!我们的稻，今天再不得 水，今天就不得活，我们等不及了!

**谢先生** 再不然再不然——

李全生 今天不要说是周乡绅，就是你们请出天王老子来，也 不中用了。什么?周乡绅发脾气，我们种着桥东四 百多亩田的几十家人家，就活该倒楣么?周乡绅要 颜面，乡下人就不要性命么?田里的稻，等不及了， 我们快点动手!

**桂** **升** 来，来，我们大家来!

**谢先生** ( 他也发急了，拉住李先生)要不然——我和你们 ——哪几位——见见周乡绅—

**李全生** (看他一眼，冷笑一声)呵呵!

**谢先生** 你们当面——亲自和他说说，就脱了我的干系了。

**李全生** 田里的稻，等不及了。

**谢先生** 你们这样硬来硬拆，要拆出祸来的!

**李全生** 什么祸?还会比田里的稻枯死了我们没有饭吃的祸 再大么?

**谢先生** (对大众)你们不好拆的。 **桂** **升** 用不着你多管。

**谢先生** 桥原本不是我的，我不过替周家看看祠堂，我又不姓 周。

〔这句话乡下人倒听得进的。

**谢先生** 可是桥是周乡绅的，是他家的财产。你们现在聚众 拆毁了人家的东西，是不是都犯了法了?

**李全生** 就算这顶桥是周乡绅家的东西，至多我们赔还他 一 顶就是了。

**谢先生** 不——不是这样说法!

**李全生** (转身对乡下人)众位，都听了。现在我们拆掉了他 们的五奎桥，将来我们赔还他一顶好么?

**一个老农民** 好的。

李全生 我们桥东面有四百六十几亩田，一亩田出一块钱，拿 出四百六十几块钱，将来造一座新桥!比现在这座 五奎桥，还要高，还要大，还要好!桥底下洋龙船年 年可以走得过，永远用不着拆桥!好么?

一个胖胖的中年农民 (一直在背后不声不响地听)我种了三 十来亩田，要养活一家十几口老小呢。只要田里的 稻救得活，一亩田拿出两块钱，我也情愿的!

**李全生** (对谢先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拆了你的桥，赔还 你一座新桥!

**谢先生** 不是这——这——这样——说——说法—— **李全生** (对众人)你们把铁铲和杠子先拿上来!

**众** **人** 来了来了。

〔这群乡下人，各人拿了各人的东西，有的锄铲，有的 绳杠，先先后后上桥来。

〔大保走到桥前面，立在茶亭旁边看。

**谢先生** 不好——不——不——不好!(大约怕人打他，连忙 避下桥那边去)

〔桥那边此刻也聚集了十几个周家的长工。

**谢先生** (对长工)乡下人要拆桥了，你们快去劝劝去。 **长工们** 是了。(也上桥来)

**谢先生** (高声)第一你们要劝住全生。

**长工乙** (应道)晓得。(便去抱住李全生) **李全生** 做什么?

**长工乙** 全生，不要瞎闹!

〔又过来两个长工，帮着长工乙把李全生包围住。

〔其余的长工便去劝阻别的乡下人。他们并不推人 打人，只去揿住乡下人手里拿的锄、钯、铲、杠等家 伙，不让他们动手拆桥。

**桂** **升** (上前夺取李全生)快放开手，你们拉住全生做什么!

**一个中年农民** (也上前)不关你们事。(帮着桂升推开众人)

**徐元发** (对一个长工说)抢我的筐子去做什么?笑话了，抢

了我的筐子，我们就不拆桥了么?(争持着)

〔一片喧嚷，只听见有人说： 〔“不要你们管!”

〔“不许你们拆桥!”

〔“乡下人不帮乡下人，倒去帮周乡绅。” 〔“不许你们拆桥!”

〔“周家的饭，就这样好吃!” 〔“不许你们闹!”

〔“你们哪里是做长工，你们是周乡绅家养的一群恶 狗!"

〔“不许你们闹!”

〔“做长工不要做昏了头，连你们这群恶狗一起打!” 〔“哪个说打人!”

〔“连你们这群恶狗一起打!” 〔“告诉周乡绅!”

〔“你靠着周乡绅的牌头么?” 〔“捉到祠堂里去!”

〔“周乡绅有什么凶?连祠堂都烧掉他的!” 〔你一句我一句，也听不出哪句是哪个说的。

〔正在争着夺着，骂着吵着，不可开交的时候，只见长 工甲气急败坏地奔来。

**长工甲** ( 大声叫)你们不要闹，不要闹。周乡绅来了，周乡绅 自己来了!

〔长工们听见周乡绅来，便住了手。 〔乡下人也慢慢地静了下来。

长工甲 本来谢先生差我进城去请周乡绅的。哪里知道周乡 绅早已得到信息，自己坐轿子下乡来了，我在城门口 碰见的。

**谢先生** (才如释去重负，叹口气)喝!

**长工甲** 一共是两肩轿子；还同了一位官来，地方法院的什么 承发吏，王老爷!

**几个长工** (好象是件了不得的事)唔!

**长** **工** **甲** (回头指点)现在都在那边下了轿子了。

**谢** **先** **生** (低低地，象是对自己说)周乡绅自己来了，也罢，再 用不着我们为难了。(高声，对乡下人)你们当面自 己讲吧。

**一个老年农民** 既然周乡绅自己来了，我们且等他来，听他自

己是怎样的说法。 〔众人便鹄候着。

〔未看见人，先听见周乡绅假咳嗽的声音。

〔周乡绅颜下的长须，教人看了觉得他是“年高德 劭”,不止是他实际所过的五十三岁了。颀长身材， 瘦狭脸庞，一双清秀中含着锐利的眼睛；而且吐属文 雅，气度大方，不愧是一个世代仕宦，自己又是读过 书、做过官、办过事，退老在家享福的乡绅!他的手 腕、他的机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人家 平常决不觉得他会有奸诈，除非——除非他是动了 肝火暴躁的时候，他的面目便还免不了要露出些狰 狞的真相。你看他今天穿着一件宽大的生丝长衫， 戴一副金丝边蓝眼镜， 一只手携一根犀角装头镶洋 金的直手杖，一只手摇一把绿玉柄的全白羽毛扇；斯 斯文文，踱上桥来，真是一团和气。

〔王老爷肥头大脑，一双小眼睛，真是起码官，满脸讨

厌相。他极想装出些官的威武，但无论他心里怎样 狠恶，做出的事，说出的话，总带着几分笨气。如果 他不笨，他也不会相信周乡绅的话，陪同他下乡来 了 。

〔周乡绅带来两个仆人，王老爷带来一个司法警，还 有几个轿夫，此刻都紧跟着主人走上来立在桥那面 侍候着。

**谢先生** (垂下两手)周先生。

**周乡绅** (点头)很好。你教他们搬两张椅子来。(对王老爷) 我们就在这里说话也好。

〔谢先生指点一个长工去了。

周乡绅 (对着众乡下人笑颜点头)今天桥上人倒不少，大约 村里人都在这里了。其中一大半我都不认得。(仔 细巡视)

**陈金福** (周乡绅眼睛看到他的时候，恭敬叫一声)周大老爷。 **周乡绅** (稍微点点头)唔。(从人丛中寻出 一个头发花白的 农民)你不是黄二官么?半年多不见，人又老劲了。

身体还象从前一样健壮么?

**黄二官** (不知不觉地客气起来了)托周先生的福，我还算是 老健；饭也吃得落，田也种得动!

**周乡绅** (点点头，又转身对一个老年农民说)家里老小都好 么?老伴怎么没有来?

**一个老年农民** 她在家里抱小孙子，没有来!托福，都好。 **周乡绅** 你又添了孙子了，好福气。

〔一个老年农民笑了。

**周乡绅** (对一个胖胖的中年农民)你的大儿子到了上海去， 新近回来过没有?

**一个中年农民** 没有，可是有信来过：他在上海学机器匠呢， 明年要满师了。

**周乡绅** 哦。(转身对王老爷)他的大儿子本来在大街上卖 鱼，前年到上海去的。(又回转身，轻描淡写地对众 人说)谢先生差人告诉我，你们醮打过又要闹拆桥 了，是这么一回事么?

〔众人立刻肃静了；没有一个人肯领头回答。 **周乡绅** 何不同我说说呢?

**李全生** 是的。田里干得快，车水实在来不及，所以我们要拆 桥，撑只洋龙船过桥去打水。

**周乡绅** ( 好象没听见)田里缺水，田里缺水么?

**李全生** 是的。

周乡绅 (正眼不去看他，自对乡下人说)田里缺水，想必是天 不落雨的缘故。我们就应当斋戒求雨。从前大禹的 时代，也是大旱，“三年不雨，乃作桑林之舞。”这个叫 做“挽天意”!

〔周乡绅说得这样神秘，众人莫名其妙，面面相觑。

周乡绅 如果求了雨，天还不落雨，你们乡下有的是水车，有

的是人手，有的是黄牛、水牛，应该多车水。起早，磨 晚，勤谨一点，辛苦一点。这又是一个办法，叫做“尽 人事!"

〔几个老农民，听了有点头的。

**周乡绅** 至于说到田里没有水要拆桥，我虚度五十三岁，从来 没有经历过、听见过。我读遍四书、五经、二十四史， 书中从没有说起过。天不落雨，从来没有拆桥的办 法的。

**李全生** (忍不住了)周先生，你要晓得-  **周乡绅** (正色厉声)等我说完。

**一个中年农民** 等周先生说完。 〔李全生只得不响。

周乡绅 你们说，拆桥是为了摇一只洋龙船进去打水。我们 中国人种田素来是用水车的，这是圣人定了下来的 制度；我中华以农立国，几千年来，所靠的就是这部 水车!乡下人从来不曾说过不好不便，不妨问问村

里的老辈看!现在何以忽然要用起洋龙来了! 〔几个老年农民，觉得他愈说愈有理了。

**周乡绅** 洋龙是洋人做出来的洋东西。难道洋人不来，中国 的田都得干死了么?何以洋人洋东西没有到中国来

的过去五千年，中国人照样可以种田，而且不年年闹 旱闹荒呢?

〔简单的老农民，有几个居然点头称是了。

周乡绅 我辞官居家近十年来，看见你们乡下，凡是用洋龙打 水的地方，一夏天用不着车水，一群年轻小伙子，都 聚在茶馆里赌钱碰麻将，(做出愤世嫉俗的样子，将 他手里拿的洋人做出来的洋手杖，用力敲地)这就是

洋人造出来的洋东西的好处了!

〔老年农民，同情于周乡绅的更多了。

周乡绅 (又和缓地)至于这座五奎桥，是我周家祖上状元公 修造的；因为三代五进士，所以叫做五奎桥。自从这 桥造了之后，我们周家固然是世代书香，辈辈仕宦； 就是你们乡下人，住在五奎桥左近的，也都是年年丰 登，岁岁平安。虽说乡下地方，一年之中，免不了总 有点水火盗贼；但是大年多，荒年少；顺境多，逆境 少；这就是风水的好处了。这座五奎桥，岂但关系我 们周家祖坟上的风水，也关系你们全乡全村的风水。 这样好风水，保桥还来不及呢!岂可青口白舌，轻易 说拆去么?你们当中，还有几位有了年岁有点见识 的老辈，请仔细想想，不要轻易听信了一般年轻小伙 子的胡说。

〔好一番巧妙的歪曲，乡下人被他说糊涂了；至于那 年纪老的一半，现在是不要拆桥的了。

〔长工们早已搬了两张椅子来，周乡绅回身邀王老爷 坐了，很得意的两人咬着耳朵。

**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民** (对同伴)我们走吧。

**一个中年农民** 正是，半个早晨已经过去了，我们要紧赶回田

里去车水呢。

**一个中年农妇** 车也没有用，咳。

**另一个老年农民** 总比不车好，还是回去车车吧。

〔零零落落地走了十来个农民，不走的除了陈金福之 外都是年轻人了。

〔李全生见了暗自发急。 〔这时珠凤忽从村里来。

**大** **保** (先看见，低声喊)珠凤，你刚才在哪里的?为什么此 刻才来!

**珠** **凤** 我在陪伴全生的病娘，煮粥给她吃，现在怎么样，桥

还拆不拆呢?

大 保 现在可说不定了。

周乡绅 (一眼看见珠凤)来，这位小姑娘上前来。

〔珠凤不愿意，但也有人推她上前，她不得已上桥去。

**周乡绅** 你来，我们好象是见过的，是了是了，你是金福的女

儿，是不是，名字叫珠凤? 〔珠凤不响。

**周乡绅** 我还是前年看见的； 一年多不见，长得这样大了。

(掉头喊)金福。 **陈金福** 是 。

**周乡绅** 你只有这一个女儿吧?(正经之至)相貌倒端正， 一 副聪明样子，一点不象乡下人。几时领她到城里来， 给我做(冠冕之至的)干女儿。

**陈金福** 是了。

**珠** **凤** (看见李全生)全生，你娘教我来寻你的。她又大咳 起来了，教你回去。

**李全生** (正在想心事)晓得了。我有事呢，不回去。

**珠** **凤** 我先去了。你娘还等着我拿粥给她吃呢。(径去了) 〔周乡绅似乎有些爽然若失的样子，举起羽扇障着太

阳，仍和王老爷咬耳朵。 〔乡下人又有几个走了。

〔这时候最急的是李全生。太阳直高起来，时光象快 马般过去。五奎桥不曾动得一块砖头，那拆桥的人 反而被周乡绅的花言巧语，说得三心两意，走散一半 了!他看破了周乡绅的阴谋诡计，胸中有说不出的 悲愤，恨不得三拳两脚一顿把他打死；但是救稻事 大，出气事小，压住了心头火，严重地镇静地和周乡

绅讲理，他的忍耐，正似纸包火。 **李全生** 周先生。

〔周乡绅似乎未听见。

**李全生** (厉声)周先生! **周乡绅** (震惊)唔!

**李全生** 你不能用这种下作法子来对付我们!

**周乡绅** (恢复常态，随随便便地)什么对付你们?

**李全生** 你周先生上桥的时候，这里桥上桥下都是我们村里 人；你周先生难道会不晓得他们个个是来拆桥的么? 你周先生偏装做不明白，故意找出几个老年人，跟他 们说家常，拉交情，(斥骂)献你的假殷勤!

**周乡绅** “君子不忘旧”,我们多年的乡邻， 一向认得的，问问 家常有什么不应该，笑话了!

**李全生** 你当做我们看不透你的心事么?乡下人都是老实 的，直心直肚肠；你以为同他们客套几句，说两声好 听话恭维他们几句，他们就会当你是好人，掉转头向 着你，帮着你；至少也要顾到点情面，不好意思拉破

脸皮和你闹拆桥?—好的好的，你算成功了，村里 人果然好几个回去了!(咬牙)好恶毒的计策!

**周乡绅** 咦，笑话了!(不慌不忙)我是本地的乡绅!乡绅们

说的话，乡下人素来是听从的。我要他们怎样，他们 就是怎样。何消得什么计策!笑话了!

李全生 让我告诉你，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尽管欺他们骗他 们，欺骗得他们回去车水了!不过等到他们又车了 一天的水，车到(沉痛)个个皮焦骨痛，可是田里的水 仍旧不见多出来，田里的稻仍旧还是枯下去的时候， 他们(吆喝)他们就会明白是上了你的当；他们不但 拆你的桥，还要寻着你，不饶赦你的!

**周乡绅** (看见风色不大好，立起身对王老爷)这里太阳晒，热 不过，我们祠堂里去坐吧。

李全生 (再取和缓态度)就是你，也有几亩田在桥东边，是你 周家的护坟田。田虽然不是你自己种，种你田的人， 总不会瞒你的。你何不问问你们自己家里的佃户， 你的坟田里是不是也缺水，田里的稻是不是也要干 死。你不要因为你家在桥西的田多，今年不怕收成 不好，你就全不顾桥东的种田人了!

**周乡绅** (立定了)我的田我自己会料理，何劳你烦心，笑话 了。

**李全生** 我们求过你不知有多少次数了，今天再求你一次，请 你立刻让我们拆桥，我们总会记得你的好处，说不定 也有回答你的一 日的。而且我们已经商量了，我们 自己聚钱，将来造一座更大更好的桥还你。即使拆 了桥，有人会说，“乡下人要拆桥，就把周乡绅家的五 奎桥拆了，”好象是乡下人占了上风似的。可是你周

**桂** **升** **徐元发**

周乡绅

李全生

**周乡绅** **李全生**

周乡绅

**桂** **升** **周乡绅**

先生就让乡下人占一次上风有什么不好?你到底是 帮助救活了桥东几十家的男女老小呢!让我们拆桥 吧 !

(附和)让我们拆桥吧，辰光不早了!

(似乎活动了；一看，他的长工仆役轿夫等比乡下人 多到两三倍；当着他们面前，是不可示弱的)不能，这 座桥是有关风水的!

风水的话，哪里靠得住!如果五奎桥真正是十全十 美的好风水，今年的雨水不会这样少，桥东四百亩田 也不会这样干了!五奎桥的风水，也许对于姓周的 一家还是好的，因为你周先生的田在桥西面的多，对 于我们桥东几十家的种田人，五奎桥的风水是坏透 的 了 。

桥是我们周家的，我姓周的一定不许拆。

一定不许拆的话，那末，(瞪着周乡绅，有用意的一字 一字慢慢说)恐怕这座五奎桥，连到对于你周家的风 水也是不好的了!

(渐渐地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觉大怒)混账，乡下人敢 这样放肆么?乡下人的事，乡绅们倒不能做主，反而 让乡下人作了主去么?天下真要反了!

(也怒)你只有一顶桥，我们有四百多亩田呢!

我早料到的，现在乡下人不安分的多。七天醮打完， 天不落雨，又该要闹一闹，所以我今天特为请了地方 法院的王老爷，跟我一同下乡来。(对王老爷)请他 看看我这座修理得齐齐整整的桥，请他再看看近来 乡下人嚣张跋扈的样子!(对李全生)桥是我周家的

祖产，哪个敢动一动，动一动就是犯法，现有司法警 察在这里，捉到衙门里去重办。

王老爷 (忠人之事)哼!母!(立起来，对众人)我在旁边看 了半天了。你们有你们的苦处，我也知道了。不过

我是地方法院的官，我只能代表法律说话。 〔李全生等众人不得不听他。

**王老爷** 法律是大公无私的!嘿!喝!什么叫大公无私的

呢?就是，犯了哪一种罪，一定有哪一种刑罚；一点 没有通融，一点没有客气的，你犯罪是如此，他犯罪 也是如此!居心不良而犯罪是如此!为了不得已， 象你们这样，怕田里的稻枯死，发急要拆桥，因而犯 罪，也是如此。法律是大公无私的!

〔众人闻所未闻。

王老爷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犯罪的。你 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法律，(从口袋内取出一本袖 珍六法全书，内中几页早用白纸条夹开)第一，你们 不应该聚集了许多人到桥上来!刑法第一百五十六 条，“公然聚众，意图为强暴胁迫……在场助势之人， 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首谋者，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你们聚众，就是犯法的!第二，刑法第一 百九十九条，“损坏或壅塞陆路水路桥梁，或其他公 众往来之设备，致生往来之危险者，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还有，第三百八十一条，“损坏他人建筑 物……致令不堪用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几

个字，他念得格外清朗) 〔众人心里不平。

**王老爷** 你们不但不应该拆桥，连嘴里说说也是犯法的。刑

法第三百一十九条，“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 之事，恐吓他人，致生危害于安全者，处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这是中华民国的刑法，印在书上；不是我想 出来的。(藏起书)

〔李全生冷笑一声。

王老爷 (摆出架子)我是一个法官，不能不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既然来了，凡是我眼睛所看见一切犯法的事，我就 不能不管。哪一个犯法，我就拘办哪一个。嘿!呀! 我再清清楚楚对你们说一遍。你们在桥上扳一块 砖，动一块土就是犯法的，你们拿拆桥的话恐吓周先 生也是犯法的。我静坐在这里看着!不要你们桥没 有拆成，先去坐了三五年的监牢；而吃了官司，桥还 是没有拆成!你们胡闹，是没有用的。

〔众青年农民听他这样说，果然有点迟疑起来。 **周乡绅** (得意)你们哪个敢动 一 动!

**李全生** (上前拉住周乡绅)我不同你转圈子讲法律，我只问 你一句话。

〔周乡绅愕然看着他。

**李全生** 如果今年真的旱荒了，怎么办? **周乡绅** 什么旱荒!

**李全生** 如果今年真的旱荒了，你养活我们村里几十家人口 么?

**周乡绅** 旱荒，你看田里满满的稻，今年会旱荒么?

**李全生** 桥西的年成是好的。可是如果桥东的稻都枯死了，

你让我们到你的祠堂里，吃你周家的米么?

**周乡绅** 放屁，这是什么野人，敢说这种野话!他是什么人， 他姓什么?

〔李全生瞪着他。

周乡绅 (问谢先生)他姓什么,叫什么? **谢先生** 他就是李全生。

**周乡绅** 李全生，哦，李全生。(忽然触动灵机)原来你就是李

全生，我和你说了半天话，还不晓得，失敬了! **李全生** 我是李全生。

**周乡绅** (面孔一板)你是什么东西!(做出愤慨的样子)你配

来同我说话么? 〔李全生呆住了。

周乡绅 我来告诉你们。(一路想一路说)他曾经有一次寻了 我家一个长工，要他领了去见谢先生；说是这回拆桥 的事，是由他领头，他可以作得主的。意思之间，想 点好处——

**李全生** 好处，什么话!

**周乡绅** 你怕我将你的底细都揭露出来么?

〔李全生上前想去揪他。 周乡绅 (避开)拉他下去。

〔仆人轿夫都上桥来。

**李全生** 你的好处，放你妈的狗屁。

**桂** **升**

(拉住李全生)你让他说。(推李全生到 一边，遥对周

**徐元发**

乡绅)你说你说!

**周乡绅** 想问我要好处!他说拆桥的事情，都在他掌握之中； 他能教乡下人拆，也能教乡下人不拆，意思之间，如 果我能允许他点好处，他就教乡下人不拆。他对谢 先生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娘，一年能吃多少米，希望 我照应照应他。他还要谢先生领他进城来见我—

(看谢先生)

〔谢先生咳嗽。

周乡绅 谢先生为了这件事，居然特为进城来见我。我道这 是不妥当的。如果乡下人真是为了洋龙打水而要拆 桥的，那还情有可原。现今这样说法，竟是乡下人上 了李全生的当，专为了李全生一个人发财了。我是 堂堂正正的乡绅，何犯着去买通勾结一个乡下人。 我难道自己说不服乡下人，来受他的竹杠么?我吩 咐谢先生一口回绝了他。当时他就恨恨地说，“周乡 绅这样小气，不要后悔!”他要去撺掇乡下人去闹事 了。(看着谢先生)

〔谢先生怕做难人，局促不安。

**周乡绅** 他今天果然领着你们来拆桥了，这是他好处没有到 手的原故。

〔桂升等抱住李全生，不让他上桥。

**周乡绅** 谢先生现在就在这里，你们可以问问他，到底有没有 过这样一件事。这种话说过没有：“他家里只有一个 娘，一年能吃多少米。要周乡绅照应他!”(看谢先 生 )

〔谢先生还不说。

**周乡绅** (怒目逼视)谢先生，是不是? 〔众人屏息而听。

**谢先生** (模棱)有的——他——他——他家—— **周乡绅** (得意)如何?

**谢先生** 他家里只有 一 个娘， 一年吃不了多少米，这是实在 的 。

**大** **保** (真气不过了)呵———呵!

**周** **乡** **绅** (大怒)什么人!

〔众人视大保，大保不响。

**周** **乡** **绅** 哪里来的野孩子!乡绅们在这里说话，你敢来打搅

么 ?

〔众人都不作声。

**周** **乡** **绅** 哪里来的野种，赶他开去! 〔众人看着谢先生。

**周乡绅** (问谢先生)他是哪一个的儿子? **谢先生** (不得已)我的儿子。

**周乡绅** (没有法子发作)哼!

〔有人悄悄教大保避开。

**一个青年农民** (怀疑)全生，真有这件事么?

李 全 生 哪里会有。不过他家有 一 个长工，有 一 次倒来劝过 我；教我不要领头闹，周乡绅肯照应我。我没有答应 他 。

**一个青年农民** 是么?

**桂** **升** 这是周乡绅存心冤枉人，全生阿哥决不会做这种事 的 。

〔青年农民还是疑疑惑惑有点不放心。

周乡绅 你们还当李全生是好人，他完全是利用你们，向我敲 竹杠。这样一个假公济私刁诈奸恶的东西，你们还 好相信他的话么?

陈 金 福 (踌躇了半天了)周老爷。(枝枝节节，有点不敢说) 我是老实人，只会说老实话 — — 我们并不是要听李 全生的话，没有饭吃是真的。 — — 我种的田在桥东， 就是你老人家的坟田，也是没有水。 — — 我呢，到了 真荒的时候，不愁你老人家不周济我些 — — 别人呢，

难说了。——全生不过种七亩多田，别人却是几十 家人口呢!—乡下人不读书，没有城里人才情好， 这是真的；不过也未见得十分容易骗，会上了全生的 当。——周老爷要明白，这是大家的事，不是全生一

个人的事，——不是全生一个人弄出来的!—一 **周乡绅** (勃然)依你说，是不是应该拆桥呢?

**陈金福** 眼看着桥西是大丰年，自己一粒收不着，是有点难过

的 。

桂 升 (嚷起来)你听听，你们自己的种田人，都是这样说 了 。

**周乡绅** (这一下真动了肝火了)你吃我的饭，种我的田，竟敢

这样胡说!(举起手杖劈头劈脑地打去) 〔可怜陈金福只能招架，不敢还手。

周乡绅 (对长工等)拖他到祠堂里去，捆起来!(对谢先生) 查查帐簿看，他前两年还欠多少租米，带他到城里， 送他到地方法院重办去!(对轿夫)把轿子搭到祠堂 里来，我就要进城了。

〔他看着几个长工掀住陈金福，由谢先生押到祠堂里 去；他自己正待动脚。

李全生 (跳上桥去)你不要拣忠厚人欺。我们和你客气商量 着拆桥，你偏要逼得我们不得不翻脸。桥是拆定了， 你答应也是拆，你不答应也是拆，官司我吃好了!现 在的法律，不帮乡绅们，难道还会帮我们乡下人么!

(上前便把桥栏杆的砖扳了一块下来) **周乡绅** 呕!(提起手杖又是没头没脑地打)

**李全生** (夺过手杖来掷在河里)我不同你相打，我只拆了桥， 救我田里的稻。

〔此时长工、轿夫、仆人等，满布桥上，农民不得上前。 〔周乡绅急了，将手里羽毛扇在李全生头上乱敲，也 被李全生夺过去，撕得粉碎。

**周乡绅** ( 狂喊)捉强盗，捉土匪!

**王老爷** (俨然出现)你们来，捉住他!他损坏人家的财产，有 罪的!

〔司法警和几个仆人好容易把李全生捉住。 **周乡绅** ( 吩咐)也捆到祠堂里去。

〔李全生挣不脱，被仆人们拖去。农民气极，奔上桥 来抢他；人少力量薄，被长工们拦住。

周乡绅 还了得，还了得，乡下人真反了!(对王老爷)我先到 祠堂里去，桥上的事，拜托你了。(由一个长工搀扶 着去了)

〔众农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愤慨，但是慑于积威， 还是有点敢怒而不敢言。

桂 升 (对徐元发)你去多喊几个乡下人来。 〔徐元发奔向村里去了。

〔这时候珠凤听见喧闹的声音寻了来。

大 保 珠凤，不好了! 珠 凤 什么事?

大 保 (不平)你的爹爹被周乡绅大打了一顿。 珠 凤 (失声)打了一顿!

大 保 被周乡绅拿他手里的棍子打了一顿，(甚为不甘)现 在捆到祠堂里去了，还要打呢!

珠 凤 (变色，半晌)我去看看去。

大 保 (胆量也来了)好，我陪你去。

〔珠凤冷笑一声，两个人也奔向祠堂去了。

〔那些长工轿夫们，虽说是吃周乡绅的饭，看见这种 事，也有点不服气；有几个甚而是怒形于色；现在都 不起劲，退回桥那边去了。

**桂** **升** (愈想愈气)这是什么理，我倒问问他看。(奔上桥 来)请问王老爷，为什么捉李全生?

**王老爷** 他毁坏人家财产，他扳了桥上的砖，又撕了周乡绅的 羽毛扇。

**桂** **升** 请问王老爷，为什么捉陈金福?

**王老爷** 他——他——他说话说得不好。

**桂** **升** (看他这样不讲理，愤怒极了，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 什么法院什么老爷全都不管了，握起拳头在王老爷 的面上晃，就要打他的样子)请问王老爷，打人— 动手打人——是不是犯法的?

**王老爷** (见他的拳头有点怕)打人是犯法的，犯法的。 **桂** **升** 周乡绅动手打人，你为什么不捉周乡绅!

**王老爷** 我——我——嘿咽!

〔这时候农民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看着桂升羞辱王 老爷。

**桂** **升** 你做的是什么官?你还是做中华民国的官呢，还是

做周乡绅家的官? 〔王老爷闭口无言。

桂 升 姓周的养一只狗，也不会象你这样听话的。

〔这时候忽然听见祠堂那面珠凤惊叫的声音。 〔众人又渐渐地静下来，倾听着。

〔又听见珠凤哭喊：“爹爹，他们打得你这样厉害么?” 〔桥上的人听了，毛骨悚然；四五十个人一点声息也 没有；忽然不约而同的象暴雷似的，众人大喊一声；

连长工轿夫一起在内。

**王老爷** (面如土色，想溜)我去——我去看看去--—教他们 不要再打。(转身就走)

**桂** **升** (拿着几块砖石，追上来掷他)不要逃，不要逃，你敢 不把捆着的两个人放出来!

**王老爷** (急急地走着)放——放。(人不见了)

**桂** **升** (转身大喊)我们还等什么?拆呀!拆呀! **众农民** (齐应)拆呀!(各人拿着家伙动起手来)

〔只听见村里头一片锣响，渐渐自远而近。徐元发打 着锣领着不少的男女老少农民来了，看见拆桥，大家 动 手 。

〔桂升一面拾着砖，一面指挥着大众。

〔徐元发敲着锣领着几个人又奔向祠堂那面去。 〔桥上砖石横飞。

**李全生** (奔回来，看见有人拆桥了)好，我去把洋龙船撑过 来。(向西去了)

〔祠堂那边锣声震天价响。

〔周家的长工也有来帮着扛砖头的。

〔大保、珠凤扶着陈金福回来。陈金福也忙着拾砖。 〔大保和珠凤走过桥来立在一边看着。

大 保 (看着那五奎桥一点一点没有了)啊啊，这一下周乡 绅算是完全的完结了!这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好好和他商量，再也霸住了不肯的。 一定要弄到这

样，他现在也服服帖帖不声不响了! **珠** **凤** 现在乡下人有了活路了!

〔锣声又响起来，徐元发又领了更多的人来拆桥了。

**狗** **眼**

洪 深

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很悠 久了。古代罗马有斗兽竞技场；中古的西班牙有斗 牛场，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有扑击场，比拳场，足球 场，回力球场，跑马场等等。总而言之，这里是一部 分人筋疲力尽，骨断血流，拼命赌赛胜负，供其他一 部分在旁闲观的人的娱乐的。

此刻，我们亲爱的观众所看见的，却是一个跑狗 场。这个跑狗场或许是在上海，其实不妨在世界上 任何地方。时间是在某次大赛之前。

在我们亲爱观众的眼前，清清楚楚的是六只走 狗，都穿着颜色不同的衣服，不断地自右至左，再自 左至右游行着。计开：

第一号狗，着红衣；

第二号狗，着蓝衣；

第三号狗，着白衣；(她是女性，似乎还穿了高跟 皮鞋)

第四号狗，着黑衣；

第五号狗，着黄衣；

第六号狗，着绿衣。

他们在低下的 一 层来回地走着，这是狗世界。

在高的一层上，另有不少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很小的小孩子，东洋人西洋人，黄种人白种人，也都 穿着红的蓝的白的黑的黄的绿的花的及说不出颜色 的衣服，也是自左至右，自右至左，匆忙地奔走着，不 过行走的秩序有些混乱，不及狗的整齐就是了，这是 人世界。

远远地听见电铃零零落落的响着，这是催那些 看的人赌的人，赶紧去购票的。最先开口说话的就 是这些人。

**看客甲** (问旁边的同伴)这一次赛，你看那一条狗最好?最 有希望跑第一?

**看客乙** 我看四号的样子倒不错。

**看客甲** 四号是只大雄狗，气力是一定有的；不过看上去有些

笨头笨脑；转起弯来，恐怕是不会灵活的。

**看客乙** 两号狗最俏皮；前几次出来，跑得也是很好。

**看客甲** 你看三号狗怎么样?人家说她出笼虽慢，但是脚头

快，后窜好，而且也肯追。

**看客乙** 不行，不行，她是靠不住的!

**看客甲** 为什么靠不住。 **看客乙** 因为她是女性。

**看客甲** 这话就奇怪了，她是只狗，不是人。

**看客乙** 女性的靠不住，是受了她们生理变化的影响。女狗， 每个月也有一次要起生理变化的。

**看客丙** 那末只好赌一条最老实最肯跑的男狗，当然是五号

了 。

**看客乙** 他倒是一向努力的，可惜资质太差，不是头等角色；

赌他的话，位子是可以稳的，独赢就难了。 **看客甲** 我今天输了不少钱了，我很想翻本。

**看客乙** 为什么不去“掘冷门?” **看客甲** 那一个是冷门?

**看客乙** 比如一号狗，从前跑得很好，时间的记录也不坏，常 常跑头一名的；这几月来，似乎不大行，但是，狗的事 难说得很，他作兴今天又跑一个第一呢。如果赢出 来，“分头”一定不小，五块钱一张票子，至少可分得 七八十块钱!

看客丙 讲起冷门，六号何尝不是条好狗；这许多狗当中算他 最有知识，最能应付环境了。不知为什么,近来不肯 跑，常是半途而废；有时他索性回头跑!

**看客乙** 三号五号六号一定不会跑出的。 **看客甲** 我真不知买那一条狗才好!

看客丙 何必这样为难呢!反正是赌钱!你研究他们的历 史，考查他们的成绩，自以为十分有把握了。可是一 件想不到的事偏会发生，几只狗或许打起来，打出冷 门，你的心思还不都是白费了么?

**看客乙** (对甲)我劝你还是买热门。你既然不愿意听我的 话，为什么每次又要问我 我是懂得狗的。

**看客甲** 是的，我买四号和两号去。(走开了)

〔这时候狗也说起人话来了。

**黑衣狗**(对白衣狗说)今晚西北风很大的，恐怕要下雪。 **白衣狗** 这样的天气，我真不高兴出来。可是没有法子。 **黑衣狗** 你何不把头别转一点，风就吹不到脸上了。

**白衣狗** 这也好得有限。咳，不论是刮风，下雨，下雪，下冰

雹，那怕是下铁，我们总得要出来赛跑的。

**黑衣狗** 待我走在你旁边，替你遮挡着些。(抢上前，走在她 的身边)

**白衣狗** (感激)阿呀，阿呀。

**黑衣狗** 你看你的衣服没有扣好，被风吹得翻起来了。(伸一

爪代她盖好)这样好些! **白衣狗** (看着他)你对我太好了。

**黑衣狗** 你难道不晓得么?你难道不了解我的心么?我爱 你!

**白衣狗** 哪!哪!哪!你的老脾气又发作了!为什么见了面 总是这一套!快不要这样!

**黑衣狗** 真的，实在的，丝毫没有欺骗的!我爱你!我完全的

爱你，我一百二十分的爱你；我拿我的心来爱你；我 拿我的灵魂来爱你；我拿我的生命，身体，四条腿，一 个尾巴来爱你；我拿一切凡是狗眼里看出来最最尊 贵的东西来爱你!

**白衣狗**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黑衣狗** (十分热烈地喊着)如果没有你，我就不能生活了；没 有你，生命也没有意义了；没有你，我不愿再在这世 界上奋斗了；没有你，我在赛跑时跑第一都不高兴 了!我爱你，我爱你，我——

**白衣狗** 当心，当心，不要多讲了，人家在注意我们呢。

**黑衣狗** 让他们注意好了，恋爱是伟大的，恋爱是神圣的。

**白衣狗** 可是，可是，现在至少有两万只狗眼和人眼看着我们 呢，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讲恋爱，到底是不好意思 的 。

**黑衣狗** (不乐)哼!

白衣狗 这里到底不比在跳舞场里，音乐奏起男女搂抱的时 候，电灯是那样半明不灭的；或是在电影院里，大家 都在黑暗之中，那时候，那时候，你的两只爪子，可以 做许多事情呢!

**黑衣狗** 我怕旁人么?我们讲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用不着

偷偷摸摸!我从前又不曾在乡下讨过老婆!

**白衣狗** 不是这样说，举止总是检点些的好。

**黑衣狗** 这是我们讲恋爱的唯一的机会了。在平常的时候， 你在你的宿舍里，我在我的宿舍里——可恨那些管 理我们的人，旧道德的观念太深了，平时不许男女互 入宿舍，我和你可以亲近的机会太少了!(他走上

前，很亲密地依傍着她，她有些害臊，急忙避开)

**蓝衣狗** (实在看不过了)我说老四，不要这样不知趣好不好。 **黑衣狗** (瞪着两眼)咦!

**蓝衣狗** (很温柔地对白衣狗)不要理睬他好了。他是有点神 经病的；人家不欢迎他，他还偏要把自己强挤上前。

**黑衣狗** (恶意地对他)汪!汪!汪!

〔众狗这时排着次序，都立定了。

**蓝衣狗** (对白衣狗)你走过来一点，靠近我站着，可以暖和 些 。

**白衣狗** 多谢你，我站在这里还不冷。

**蓝衣狗** 我听见说，下星期我们又要去野外旅行了——先坐 着汽车到乡下，然后大家一同散步。这几天，天气虽 又冷起来，其实是春天了；树上有的是红花白花，田 里有的是青苗绿草。出去看看，比成天的关在宿舍

里，或是围着操场走两圈，好玩得多呢。 **白衣狗** 我上星期刚去过，决不会再让我去的。

**蓝衣狗** 哦 。

**白衣狗** (郁郁不乐)唔!

**蓝衣狗** (两耳一竖，计上心来)我告诉你，我有这样一个办 法。下星期本该是我去的，我装脚痛不去让你去。 你晓得么,我们的指导员，他的一辆汽车很宽大，可

以带得五只狗。我不去，自然他会带你去的。 **白衣狗** (被打动)这样，你岂不太吃亏了么?

**蓝衣狗** 为了你，不论什么牺牲我都是愿意忍受的。你难道 不明白我的心么?处了我这个地位，我又不能送你 什么礼物；凡是我所有的东西，你也都有的。只有这 个 — —

**黑衣狗** (高声骂他)你这个混帐的狗东西! 〔众狗都为愕然。

**蓝衣狗** (不动声色)这就怪了，我们在这里讲话，要你发火做 什么!

黑衣狗 你想凭你一番花言巧语，来夺得我的爱人么?那是 做不到的!老实告诉了你罢，我早就看透了你了! 你的一点诡计阴谋，丑事劣迹，都在我的肚子里!

**蓝衣狗** 我没有什么劣迹可以给你说!

**黑衣狗** 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政客，你这造谣生事的新闻记者， 你这个汉奸式的阴谋家!

**蓝衣狗** 这样空口白舌的骂人，是没有效果的。

**黑衣狗** 事实还会嫌少么?你，你，你，你对于不论那一个人， 只要他给你牛肉吃，你就会对他摇尾巴，舐他的手心 底的；这是不是事实?人家有一件事情，你连头脑还 没有摸清楚，便参加在里面乱叫乱跳，闹得乌烟瘴 天；这是不是事实?见了比你凶的就避开，比你弱的

就欺负；明里斗不过人家，暗里咬人一口，这是不是 事实?

**蓝衣狗** (呵呵大笑)这是笑话了!这个好算是我的罪状么?

这些是道道地地的狗脾气；凡是狗，都是这样的! **黑衣狗** (非常得意)问题就在这里。你不是 一 只真狗!

**蓝衣狗** (生气)我不是狗么?

**黑衣狗** 我们都是从外国来的，是纯粹的血统；你可是一个杂 种，你是生在中国的。

**蓝衣狗** (大怒)这是什么话，我实在是只外国狗。 **黑衣狗** 未见得。

蓝衣狗 我生平最厌恶的就是中国狗，和一切中国的东西! “中国的”,就是不洁，软弱，愚笨，顽固，迷信，野蛮的 别名!我绝对看不起中国的一切!我比中国狗，至 少要优良一百倍，虽然我的母亲是中国的。

**黑衣狗** 愈是他们这类杂种愈看不起中国人，(对白衣狗)你 看这种东西有良心么?

蓝衣狗 这有什么要紧!英国有一个编小说作诗歌的文学家 吉卜宁，他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印度人，他难道不 是诬蔑侮辱印度人最最厉害!并且鼓吹大英帝国主 义以及什么“白种人统治全世界的责任”最最热心的 么?我看不起中国狗，正是我对于祖国的忠诚，你们 敢批评我么?

**黄衣狗** 算了算了，不必争吵了。 **黑衣狗** 他真不成其为狗东西! **蓝衣狗** 你才真是狗东西么!?

**黑衣狗** 你们闹来闹去，无非是三角恋爱的争风吃醋，这都是 向人类学来的。

**白衣狗** 什么!

**黄衣狗** 我们做狗的，从来没有这种无聊事情；什么恋爱呀， 追求呀，出卖贞操呀。只有那没出息的人类，才去把 精力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我们向来是不忘我们做 走狗的责任的。

**绿衣狗** (忽然不服起来)什么责任，倒要请教。

黄衣狗 譬如守护门户，捉拿奸宄，寻觅失物，都是我们的责 任，我们的事业!再如现在，我们在这里体育竞赛， 使得一般看的人拍手高兴；有时跑了第一，可以替我 们的主子赚一百块到五百块钱；每年还可帮助跑狗 场的股东盈余至少一百万元的红利，这也是我们的 责任，我们的事业!

绿衣狗 放你妈的狗屁!

**黄衣狗** (不服)依你说起来，难道我们不应该替我们主人出 力的么?

**绿衣狗** 这种主人，自然是不应该的。

黄衣狗 (提高了喉咙发急的说)你，你，你太不知道好歹了， 忘恩负义的东西。

**绿衣狗** (也渐渐奋激起来)什么思，那一个有过什么恩到我 们!

**黄衣狗** 美丽的衣裳，清洁的住宅，滋养的肉食，A 字级的牛 奶，卫生的饼干，病了请医生替我们诊治，倦了放汽 车送我们到郊外去游息——这样的优待，人类对待 他们的同类有这样好么!?你还不知道感激!

**绿衣狗** (激昂)是的，我们的主人是这样待遇我们的，不过我

要问你，为什么,他们是为了什么? **白衣狗** 为什么呢?

绿衣狗 还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诚然是“欢喜”我 们，“优待”我们，给予我们好东西的!可是你们可曾 看见，他们给予他们自己的好东西，是不是比起给予 我们的好东西，好出万倍么!他们的好东西是那里 来的，还不是我们日夜在这里跑，替他们赚一百，五 百，一百万，这样赚出来的。

**白衣狗** (点头)这话是不错的。

**绿衣狗** 他们待我们这样好，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爱我们；这 样是最低限度，不能再坏了；如果再坏，我们工作的 效率就会减低，我们都要跑不动了!你不看见两三 年前出风头造记录的英雄狗么!在他们常常跑第一 的时候，他们的主子是多么的捧他，宠爱他，宝贝他! 等到有一天跑不动了，还不是冷冷地扔过一边，监禁 在人们所不记得的地方；吃的也少了，待遇也恶劣 了；有时为了要节省开支，甚至骗他们吞吃毒药，或 者老实不客气的开枪打死了。这就是你我的下场 头 !

**黄衣狗** (摇头)我不信这些胡话!现在他们待我们真好，将 来决不会变到如此地步的。

**绿衣狗** 现在待我们好，无非是为了效率，这在经济学上叫做 “合理化”。这并不是个人的好感!无论怎样好，他 们可曾当我们是平等的么!可肯给我们以真的自由

么!始终利用我们做工具就是了! 〔众狗于是默然不言。

〔人类又在议论了。 **看客丙** 你归根是买的几号? **看客甲** 四号。

**看客丙** 我也买了五张四号，二十五元钱一张的。不过，我有 点不大放心。

**看客甲** 有什么不放心，四号狗身子大，有气力，肯跑；六百码 是很长的距离，气力是重要的。

**看客丙** 今天两号三号四号三条狗，好象脾气都不大好；恐怕 他们不肯出力跑!

看客甲 那里的话，狗是狗，又不是人，狗是不会作弊的。你 当作这里的跑狗，也和中国上海某次大跑马一样，骑 师硬要分润赌客的利益，不肯给他，他就拿“不出力” 来威骇么?狗是不会来沾光你的“分头”的!

**看客丙** 但是作弊还是可以作的!他们说，在赛跑之前，多给 一点牛奶或者冷水与狗吃，狗就跑不动的。

**看客甲** 是么?!

**看客丙** 此外，还有打针的方法，若要狗跑得快，打一针酒精； 跑得慢，打一针吗啡。

**看客甲** (惊讶)这里竟有这种的事么?

**看客丙** 我自己没有亲眼目睹过，我也是听见人说。不过这 种事，世界上一定有人做过；这是捏造不出的。

**看客甲** 我一向输钱，实在输得太冤枉了。

〔铃声又响过了一阵，众狗在入笼之前，又在游行了。 **红衣狗** 我恨人类，我恨人类!

黄衣狗 为什么?人类对待我们比对待一般回力球以及足球 的球员客气得多了。回力球员打得不好，观众常要 嘘，足球的球员漏失了球，玻璃瓶香蕉皮都会擲上去 的!人类从来没有这样和我们为难过!

**红衣狗** 你晓得么,这一群人类，都自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自以为是很聪明，自以为是洞悉大势，自以为是擅长

投机，要想利用我们中间的纠纷从中取利的!

**绿衣狗** 他们本来是抱着“成则发财不成倒霉”的主义，到这 里来投机的。

红衣狗 (恨恨)在我的狗眼里看来，他们是一群最最不堪无 耻的东西。今天说这个狗好，明天又说那个狗好；今 天拥护这个狗，明天又拥护那个狗；今天希望这个狗 成功，明天希望别一个狗成功，希望你失败———这种 典型的投机分子这种没有骨气不顾情谊朝三暮四的 反复小人，我最恨他们不过的。

**黄衣狗** 你恨他们，可是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红衣狗** 我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在他们不希望我赢出的时 候，我偏赢出；在他们希望我赢出的时候，我偏不赢

出；使得他们都失望。 绿衣狗 哼 !

黑衣狗 汪 ! 汪 ! 汪 ! 蓝衣狗 汪 ! 汪 ! 汪 ! 黑衣狗 汪!汪!汪! 蓝衣狗 汪!汪!汪!

白衣狗 (烦恼)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蓝衣狗 汪!汪!汪!

黑衣狗 汪!汪!汪!

白衣狗 你们为什么这样糊涂!我们三个的恋爱，是绝对没 有满意解决的可能的!

**黑衣狗** 不能满意解决么?!

**白衣狗** 我们的主人管理得我们多么严紧，一些不许我们自 由行动。什么自由结婚，自由恋爱，当然是做不到 的，即使我们自己愿意的话!

**黑衣狗** 可是每年总有新生的小狗加入我们的团体，可见男 女之欲、夫妇之道是不能废除的!

**白衣狗** 那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 益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新狗，来补充那些为 了老病死亡而数目减少了的走狗队伍，他们还肯许

我们生男育女么? **绿衣狗** 唔!

**白衣狗** 我真想学那希腊喜剧Lysistrata里的女人，联合了同

志，组织一个性交罢工总同盟了! 〔一声长铃。

**黄衣狗** 现在我们要去赛跑了!

**黑衣狗** (对蓝衣狗)我关照你，你我不妨光明正大的竞争；那 一个是跑第一的成功者，那一个就和她结婚，大家不 许反悔!

**蓝衣狗** 好的，也不许用阴谋；让那真有本事的人得胜。 **黄衣狗** 我不管你们，我只尽我自己的责任。

〔一时众狗都被牵去入笼；舞台上只剩了人。

**看客甲** ( 问乙)你买的是几号? **看客乙** 三号。

**看客甲** (大愕)咦，你不是劝我买四号的么?

**看客乙** 不打架，四号一定可以赢的。可是今天有两号在这 里，他一定要和四号打的。那时候，三号一定远远的 跑开，准可跑第一了。

**看客甲** (着急)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全数买了四号了；怎么 好!

**看客乙** 你买四号，一定会输的。 **看客甲** 咳!

**看客乙** 快去把四号退了，换三号。

**看客甲** 票子都收去了，那里去换呢?! **看客乙** 糟了，糟了。

〔铃声响处，电兔滚过。

**看客丙** 为什么这群狗今天叫得这样利害! **看客乙** 我也莫名其妙。

**看客甲** 我买的四号，都换了三号就好了。

**看客丁** (忽然走过来)你都卖给我，我正想买四号。 〔票洋两交。

**看客甲** ( 对乙)这里有两佰元，你的三号都卖给了我罢。 **看客乙** 这 ! 这 ! 这 !

**看客甲** 彼此老朋友了，你帮帮忙，让你的老朋友翻本。 **看客乙** 那 ! 那 ! 那 !

**看客甲** 两佰元，你全数卖给我；跑了第一，我送给你两成红 利 。

〔票洋两交。

**看客丙** 狗已经出笼了；四号在头里，二号钉住不舍；三号吊

笼。最末后。 **看客甲** 糟了糟了!

〔这时黑衣狗从右面跑上舞台，是第一个。蓝衣狗与 他相差不远，看看要跑不过黑衣狗，立刻施展阴谋； 先想把他挤在一边；挤不倒， 一爪伸出去便扑黑衣 狗；两个大打起来。此时白衣狗黄衣狗赶到，忙在中 间劝解；黑衣狗脱身竟跑了。蓝衣狗迁怒到调解的 人，把黄衣狗白衣狗乱咬，三个打做一团，绿衣狗立 定了跳脚。

**绿衣狗** 你们这群狗东西，怎么把人类的坏脾气，劣根性都学

了来了!自己人和自己人一天到晚的打不清!(跑 开了)

**看客甲** 为什么不揿汽车嗽叭，这一次不好算数的! **看客乙** 有一只狗跑到，就可以算数的。

**看客丙** 到了到了!第一，四号!第二， 一号!第三，六号。 **看客丁** (大喜)好极了。

**看客甲** (怒目瞪乙)你说你是懂得狗的。(伸手就是一拳) 〔在人的世界里，和在狗的世界里，都是打——打 ——打!

**回** **家**

余上沅



*人* *物*

大福子(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 李占奎(一个休假的马弁)

宋国昌(一个失明的伤兵) 李王氏(大福子的母亲)

李五爷(李占奎的父亲)

**时** **期：**现在。

**地** **点：**北方一个村子。

布 景：一个村舍的堂屋，后墙偏右有门，偏左有窗；外面看 得见一片秋色，映出水栅，平台，及远处的庄稼和山 岭。左右壁近台口都有门，通内室。左壁上贴着“太 真出浴”一类的彩印广告画；右壁前竖的是农具和扁 担。后面门窗之间，除了“天地君亲师”之类的神主 之外，一张小桌上还放了吃饭用的碗盏，更令人注目 的三五个酒瓶。墙角边又挂着一个三弦，左近还有 鼓板。台上偏左有一张旧方桌，三面放着条凳。偏 右放着一架经久未用的纺车，早巳变成小孩儿的玩

具了。旁边是一杌子，一个矮凳。

〔开幕时大福子正坐在矮凳上，拿杌子当桌子，把弄 他的零碎玩具，口里哼着一支秧歌。这种平和的天 真，快乐的幻象，不是户外一递一声的犬吠鸡鸣，几 乎要变成死的寂静。不多时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到 了，大哥，我扶你进去”的粗重声音。大福子吃了一 惊，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只见经过窗口，走进两个穿 军装的人，一个显然是瞎了眼的，那一个拉着他的膀 子，两个人手里都提着一包东西。大福子只当又是 军队捣乱来了，吓得直哭。

占 奎 哭什么?别哭。(自语)那儿来的，这孩子?(大福子

不敢哭了)这儿有个李五爷吗? 福 子 考 的 。

占 奎 (得意，向国昌)怎么样?那怕隔了十来年，你瞧，到 底是自个儿的家， 一找就找着了吧!(向福子)你是 谁?干吗耽在我家里?——这家的人呢?

福 子 妈!(打算往外跑)

占 奎 (拦住去路)别跑呀。我问你——(大福子跑进台左 的屋子，闩上了门。占奎东张西望，莫明所以)

**国** **昌** 别吓唬小孩儿了。

**占** **奎** 我问问“他们”呀。

**国** **昌** 他们喔，这会儿庄稼地里的活还没忙完喽。

**占** **奎** 那末坐下来歇会儿罢。——倒霉，回得家来，一进门 就听人哭!(把两个包都放下，拉国昌坐)大哥，前五 年你上这儿来，看见过一个小孩儿没有?

国 昌 唔……没觉得喔。

占 奎 他的像貌倒有点儿象我，莫非我爸爸娶了后娘，生了 一个弟弟哟?我得问问他。(走过去推门，推不开) 门也闩上了。这孩子真淘气。

国 昌 孩子有多大了? 占 奎 怕有十来岁了吧。

国 昌 没听说五爷续弦的话喔。耽会儿他们打庄稼地里回 来再问得了，急什么。

占 奎 不。我这就去问他们去。(打算出去) 国 昌 你还没走累呀?歇会儿怕什么的。

占 奎 歇会儿歇会儿吧。(随手打开他的包，提出两瓶酒) 他妈的，还当他洒了呢，提着怪轻的。

国 昌 洒?洒不了。口封得紧着呢。(摸出烟卷来) 占 奎 洋火?

国 昌 (摸不着洋火)啃哟，敢情在半道儿上丢了。

占 奎 我来找。(走到台右的屋门口)咦!炉子，水缸，还有 一堆草!他妈的变样儿了!我的屋子变样儿了! ……喂，大哥，怕给关帝庙的张铁嘴算灵了，我的媳

妇儿准是死了，成了仙了。嗨! 国 昌 信他的，占奎。

占 奎 不信?他说我今年交大运，怎么又给他说灵了呢?

打过年到如今，就没欠过一天的饷。赶前儿我动身， 三姨太还直说，“李占奎，团长赏你十天的假，你就在 家耽上半个月也成，出了岔儿有我。明年——”(害 羞了，咳嗽)“——明年生一个儿子。”

国 昌 哈哈哈哈。

占 奎 你瞧。团长关了一份儿双饷还不算，三姨太背后又

递了一张五块票儿，说，“给你媳妇儿买件衣料。”这 儿，(指包)我买了三件，还富余两块钱呢。哈哈哈 哈 。

国 昌 三姨太人好，团长也恩宽，多会体谅人呀。还是你们 当马弁的福气，好好儿的回了家，团圆。他妈的，倒 霉的就只有我!

**占** **奎** 只有你?象我衣料倒买了，没人穿，那才泄气呢。 **国** **昌** 什么,你媳妇儿管是挪到西屋里去了。

**占** **奎** 嗳[aye], 准是的。 ……那末我爸爸呢?莫非他老人 家……?

**国** **昌** 别胡思乱想的，耽会儿他们不会回来?……过十二 点了吧?

**占** **奎** (看看太阳)过十二点了吧。

**国** **昌** 闲言少讲，弄个火来抽烟罢。也是时候了，把酒先烫 上罢。(占奎从小桌上取火)喝完酒我得回家去了。

占 奎 (拿了洋火，两人抽上烟。拿三弦递给国昌)这是我 爸爸的三弦，你也会弹，弹着玩玩儿，我烫酒去。(走 过玩具)小孩儿，玩意儿，他妈的奇怪!(进了右门) 〔国昌定了弦，弹一个什么调子。片刻之后，大福子 胆壮了，在室内大声喊：

**福** **子** 爸爸，爸爸!(开门出来)咦! ……

**国** **昌** (一面弹着)小孩儿，别怕。过来，过来。

**福** **子** 不。我找爸爸去。 你干吗弄他的三弦!

〔占奎跑了出来。

**占** **奎** 你到底是谁，这孩子?这些玩意儿都是你的吗?(伸

手去拿)

**福** **子** (急了)别动!

占奎好吧。 — — 你姓什么?

**福** **子** 我叫大福子，姓李，怎么样? **国** **昌** 姓李!

**占** **奎** 你爸爸在哪儿?

福 子 我爸爸还没回家呢——你问“他”干嘛呀?(占奎误 会了，想去抱他，他急了)妈呀，妈呀!(跑出大门去 了 )

**占** **奎** 怪事儿! ……十来岁?辛丑癸甲……正好呀(乐了) 喂，大哥，(国昌不弹了)要不这孩子是我自个儿的 哟!嘻嘻嘻嘻!瞧他的相貌，就跟我的一式儿一样!

国 昌 不见得吧。什么,管是你爸爸当你不回家了，在你们 三大爷那儿承继过来的儿子。

占 奎 嗳〔aye〕,准是的。……(取饮具)你使茶杯，我使这个

大碗罢。(取包)花生，豆腐干，四两酱羊肉，对不起 呀。 留点儿给爸爸 大哥随意吃呀?

〔占奎取酒去了，国昌起身放好三弦。 **国** **昌** (自语)这算怪事儿，才不怪呢。

〔大福子牵了李王氏进来。

福 子 这，瞎兵，就是他。——还有一个呢? 王 氏 老总找谁，您哪?

**国** **昌** 我就是宋国昌，宋大哥呀。五年不见面，您不认识我 啦?

王 氏 噢，宋大哥呀!您不说我真不认识您了。什么风吹 得来的，您?

国 昌 我回家去的，顺道儿跟占奎来玩玩儿。

王 氏 占奎?李占奎?他，他回来啦?(国昌直点头，王氏 拉了大福子就走)

〔占奎从室内出来。

**占** **奎** 他妈的，瓶子烫炸了，一斤，两毛八!

**国** **昌** (情知不妙)占奎，我不扰你了，我肚子不饿。(提包) 我家去了，赶明儿再来看你罢。

**占** **奎**胡说。还有一瓶咧。这就走，笑话。 国 昌 不是这个话——我——还是走了罢。

占 奎 谁走谁是王八。够朋友!(夺过包来)刚才你跟谁说 话来着?他们回来了?怎么只有一个女人声音，没 听见我爸爸?他，他老人家……?

**国** **昌** 咱们还是喝酒罢。就喝凉的，不烫了。(占奎开酒， 筛酒)你比不得我，占奎，路走多了得歇歇，喝个八九 成去好好儿的睡一觉罢。

占 奎 (看太阳)早过十二点了，怎么还不回来。爸爸从前 种地，总是头十二点准回家的。忙完了一天的活，剩 下来有的是工夫，弹弹，唱唱，倒也快活，自在。他老 人家也就爱喝杯酒。 ——喂大哥，干了吧。  这 年头儿，他妈的，老的也歇不住，有得地种就算福气 的了 ……大哥，开句口呀。怎么啦?闷酒伤人的呀。

国 昌 再干一盅罢。

占 奎 这一说合着十来年了。他妈的“东争西战，南征北 讨”,还“内无有粮，外无有草”!他妈的，真是“那 ‘个'得为‘国'劳”了。

〔忽然李五爷闯了进来，外强中干，装腔作势。

五爷“为国勤劳”,你连你爸爸都不顾了!你一个钱也不

寄，就让我一个人撑这个家啊! 占 奎 (赶紧行了一个军礼)爸爸! — 五 爷 这这这，这不气死我了!

**国** **昌** 是五爷吗?您怎么啦?

**五** **爷** 国昌呀? 我当他死在外头了，还回来干嘛!

国 昌 五爷，您这算怎么回事儿?儿子好好儿的回了家，应 该欢欢喜喜的呀。凡事问个明白，再骂也还不迟呀。

**五** **爷** 他就捎个信儿回来怎么样?一走就是十来年。你看 搞得糟不糟?

占 奎 (不明白糟在那儿)我那儿会写字呀，爸爸，提起笔来 有千斤重。前五年宋大哥开小差回家，我还请他带 过一个口信，恭恭敬敬给您捎回来十块钱。他妈的， 赶头年他又给土匪打瞎了一只眼，让军医官一治， 好，索兴两只都给治瞎了。要捎信，央告谁捎去呀?

五 爷 他妈的，测字先生都找不到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不打死你，雷也得打死你!走，我不稀罕你这挂老 虎皮的儿子，跟我滚出去!

国 昌 得，得，五爷，我来说给您听听。坐下来，现成的酒， 现成的菜，喝两盅。听我说。

五 爷 酒，谁稀罕这个，我自个儿有的是!  宋国昌，我 气头上，你可别见怪呀。- (向占奎)你走不走?

占 奎 爸爸，您先别打，先别骂。“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 兵",不是成年饥荒，谁情愿吃这碗饭， 宋大哥， 你说对不对?

国 昌 我比他还早走一年呢。南南北北，也记不清碰到过 多少炮火了。合着头年，麦口李七邦，带着八个人 马，把诸葛集给占了，卢小耳朵又占了白庙了。机关 枪象下雨，他妈的还费了好几十炮。土匪是打下去 了，就我前世的冤孽，白送掉这双眼睛。好啦，如今 只好光着身子，回家来喝西北风啦。

五 爷 他倒运气好，没打着，就单打着了你，吭

占 奎 我那敢上火线呀。父母给我的身体，我得保重呀。 好容易巴结着了一个马弁，伺候团长。赶前年又升 了，服侍三姨太太。谁不是混一口饭吃?混得好，搂 着几十大洋，他妈的，回家。

**五** **爷** (淡淡的)那末你发了财了?(可是气平了许多，要抽 旱烟。占奎赶紧递火)

国 昌 发财，五爷!做了团长差不多!我命都差不多送掉 了，那倒活该。就说占奎吧，当马弁也不过一天吃三 顿饱饭，一年摊下来十来八块头儿钱。这算发财，他 妈的不活活气死赵公明了!(五爷正待发作)落得一 个不受伤，就算运气的啦。(摸着瓶子，筛上酒)五 爷，闲言少讲，占奎难得调到城里的，回家来也是个 客——

五 爷 客?他还回军队去的呀?(气消了一大半，坐下)占 奎，你挣了多少洋钱?

占 奎 多少是说不上啊。——爸爸，您喝呀。大哥，使那个 大碗。 赶前五年，就说在周家口罢，两荤两素， 一个人吃，小碟儿，一大碗干条面，顶多才要你八十 枚。这会儿随你上那儿，他妈的不要你八个八十枚。 您问宋大哥，这年头儿谁挣得下钱来着?

五 爷 (又站了起来)亏你还有脸回来!

占 奎 您别急呀。多的没有。这儿。(腰里摸出钞票和现 洋)一五，一十，……四十五，四十八。这是我半辈子 的血汗。爸爸，儿子不孝，累得您这们大的年纪还在 庄稼地里做活。这点儿钱，您留着养养老罢。

国 昌 真是好人。

**五** **爷** 别忙。快给你花言巧语的说糊涂了。 ……你的钱我 不能收。

占 奎 父亲用儿子的钱，应该的呀。

五 爷 (良心发现)我对不起你，占奎，我对不起你! 占 奎 那儿的话。 — 干嘛对不起我呀? … …

国 昌 (心里明白)得，得，占奎，马虎点儿。

占 奎 我问您，爸爸，干嘛对不起我?(五爷回答不出，拔脚

就走)爸爸!(打算追上去) 国 昌 (拦住)别!

占 奎 你说这算怎么个场儿，叫人闷的慌。 国 昌 别瞧我是瞎子，我肚里有数。

占 奎 那末你说出来呀! 国 昌 你打算怎么样呐? 占 奎 怎么怎么样呀。

国 昌 走呀。

占 奎 走?干嘛走?上那儿呀?(把钱放在方桌上) 国 昌 唔……上我家去住两天再说不好吗?

占 奎 奇怪!我有家不住，上你那儿住去!为什么呢?

国 昌 唔……你还不明白，你爸爸有了过继来的小儿子了， 不喜欢你了，耽在这儿有什么劲儿。

占 奎 那不能。爸爸不是这样的人，有话说得开的，回头我 跟他说去。可是，大哥，你怎么啦，我回了家，也得见 见我媳妇儿不是?三姨太还说，我明年一个——

〔李王氏上。

王 氏 宋大哥，五爷请您出去说句话。

占 奎 (一面扶着国昌)大哥，劳驾给我好话多说，赶明儿你 进城，我请你上二合顺。涮羊肉去。(国昌下)

王 氏 老总，您找谁?

占 奎 呵呵呵，你就别装孙子了，把你烧成了灰，我也认识 你呀!

王 氏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你这个短命的冤家啊!你害 得我好苦啊!我跟你圆房不到一年，你就跑了啊! 丢下了老的，小的——

占 奎 小的?我倒要问问你，这小的是怎么回事呀?

王 氏 (登时收泪)你嫡嫡亲亲的儿子都不认啦?你只认得 什么三姨太太啦?

占 奎 胡说八道，团长枪毙你!

王 氏 可不枪毙我，你如今是有钱有势啦!哼，还是死了干 净，省得在庄稼地里受苦；六月三伏天，毒热的太阳， 冬天里手上的皮都裂个几十条口子。

占 奎 唉，这年头儿，也怨不得我们一家。好姐姐，七长八 短的都别提了，好容易回了家，大家欢欢喜喜的乐 乐。这儿，我给你买的衣料。(拿出三件衣料)

王 氏 (略为一喜)乡下人那儿配穿这个。红红绿绿的，穿 给谁看呀?

占 奎 哪，我看呀。(仪态近乎轻薄)

王 氏 ( 躲开，想了一想)呸!好不要脸!你一走就是十来 年，一封信不写，一个钱不寄，谁知道你是死是活呀! 你没有夫妻的情分，你不认得我了，我又凭什么认得 你呀?是好汉立刻就走，去升你的官，发你的财，伺 候你的三姨太，就别来搅我们!这会儿靠天吃饭，年 成好点儿了，一家人过得快快活活的，不能由你来捣 乱!

占 奎 我看你大麻疯坐轿子，有点儿不识抬举!(顺手把衣

料扔在纺车上)

王 氏 对了，不识抬举。——走呀!

占 奎 咦，回得家来，爸爸哄我走，你也哄我走，那不是怪事 儿!——你们到底还认我不认?

王 氏 不认了，干脆!

**占** **奎** 得!(走到小儿玩具跟前)你刚才不是说，我有一个 嫡嫡亲亲的儿子吗?——他象貌倒顶象我的，岁数 也对——让我仔细的瞅瞅他，我再走。

王 氏 那不能!大福子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

占 奎 不是我的儿子，好!人急坐房〔造反〕,狗急跳墙，瞧 着吧!(走到鼓跟前，敲了两敲。又走到画跟前)吓，

好漂亮的画儿!(想起了左边的屋子，正要进去) 王 氏 (害怕)别，你别进我的屋子!

占 奎 “你”的屋子!那么爸爸呢?——哼哼，我明白了。 怪不得东屋里有他妈的一堆草呐，你就这样孝敬爸 爸的哟!——

王 氏 不是——

占 奎 听我说!你倒享福，拣好屋子住，让他老人家睡草窠

啊!他老人家为人老实，你就欺负他啊! 王 氏 没这回事—

占 奎 还 赖 !

〔大福子上。

福 子 妈，我肚子饿了。

占 奎 好孩子，你说实话。告诉你爸爸，妈待爷爷好不好? 福 子 爷爷?什么爷爷?

占奎(向王氏)你听见没有?你眼睛里还有爸爸呀!把小 孩儿惯成什么样儿啦!你!

王 氏 (从小桌上拿了一个饼递给福子)哪，拿出去吃去吧， 大人的事，不与你小孩儿相干。(一面推着福子出 去)

占 奎 回来，姓王的!(王氏只得回来)我问你，你不让我跟

我自个儿的孩子说话，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 氏 你爸爸——不是大福子的爷爷。

占 奎 哦，爸爸不是他的爷爷呀!……哈哈哈哈，我明白 了。原来我也不是这个大福子的爸爸啊!——他到 底是谁的儿子?说!(王氏含羞不语。占奎缓和的 说)姓王的，自从你进了我们李家的门，我们待你是 哪点儿不好?爸爸那样忠厚，和气，待你象亲生的女 儿似的。那不用说了：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得罪 你呀。……

王 氏 谁叫你圆房不到一年，就跑出去当兵的呀?音信不 通的，谁知道你是死是活呀?一个钱也没有寄给我， 你叫我跟你守活寡呀!

占 奎 (讥诮)哦!他妈的你就该偷人养汉，跟他生孩子，来 丢我们李家门的脸啊!

王 氏 我没偷人—-

占 奎 是人家偷你对不对?论说如今中华民国，自由平等， 你就老老实实另嫁一个人也不要紧。爸爸是个明白 人，难道他还会阻挡你吗。

王 氏他 … …

占 奎 他管不住你对不对?不顾廉耻的淫妇!(抓起衣料， 扔出门外)奸夫叫什么名字，赶快从实招来，有胆子 说半句假话，当心我要你的狗命!(心狠了，拿起扁 担)

王 氏 啊!救命呀!救命呀!

占 奎 不要脸的畜类，我不揍死你我也不姓李了!(正待打 下去)

〔五爷急上。后面跟着的是宋国昌，大福子。

五 爷 (在窗口)占奎!你——(占奎住了手。五爷进来，推 国昌一肘，示意)

国 昌 占奎，好兄弟，出去，到门外头去，听我说。

占 奎 出去?我干吗出去?我不弄个明明白白，他妈的我 就豁出去了，死也不出这道大门了!

五 爷 唉，有话好说。占奎，那也只怪我——

占 奎 这怎么怪得着您呢，爸爸。“她”偷人养汉—

五 爷 她没有。你别“冤枉”她。

占 奎 那末这大福子是那儿来的呢?

五 爷 他，他是我——呃——(含羞，不往下说了)

占 奎 是您打三大爷那儿承继过来的，对吗?嚷哟，爸爸， 您就别再帮着她，瞒着我啦!

五爷 不是—

占 奎 那末索性说您娶过一个后娘，他是我后娘生的。

五 爷 兵慌马乱的，年成又不好，另外给你娶个后娘，我 “多”养活得起一口人不?

国 昌 我说占奎，别说啦。出去吧，走吧。

占 奎 我是回家来的，走?她妈的今天我倒要看看，看是我 走，还是这姓王的走!

〔略停。现在天已经阴了。

五 爷 我得走了。(提起三弦)我到南门外茶棚儿里唱大鼓 去，也还得到一口饭吃。

〔对王氏使个眼色。王氏拉着大福子，正待拿了鼓板

跟出去。

占 奎 (团长的口气)站住!你敢动一动!(跳上前去， 一把 把王氏抓了过来，王氏吓得发抖)谁，奸夫是谁?快 说出来!(举起扁担，又待往下打)

**国** **昌** 占奎，我说—-

福 子 (同时)爸爸，妈——

五 爷 (跳到中间)你要打她，你就是忤逆不孝! 占 奎 不与“您”相干啊，爸爸!

国 昌 .占奎，打不得呀!

福 子 妈要给这个兵打死的，爸爸，爸爸，您—— 占 奎 什么? … …

五 爷 你不能打她。她，她是我的……(天上一声雷响。五 爷含羞，坐下抱头不语)

占 奎 我干吗不能打她!她是我的—

国 昌 老实说了吧，占奎，她就是你的后娘。

占 奎 啊，我的什么? 国 昌 你的后娘。

福 子 (走到五爷跟前)爸爸，爸爸，您怎么啦?(哭了) **国** **昌** 这不结了。占奎，看开一点儿吧。

五 爷 大福子，乖，别哭了。他要动手，我拿这条老命跟他 拚了就是了。(大福子不哭了)

占 奎 嗨 ! ……(扔下扁担。片刻之后)哼，回家!打跑出 大门那天起，我哪一天不做这个梦。实指望搂几十 块洋钱，回来再买他几亩地，一家人过几天太平日 子，他妈的，也只怨我不认得家呀，提得起笔，常常写 封信，寄几块钱回家，也不会出这们大个岔儿了。



**五** **爷** 唉!我们也对不起你。

占 奎 哼哼哼哼!(冷笑)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回军队 去了。将来南北东西的碰去吧。碰得好，将来我再 ——啊，算了罢!——碰得不好，让炮火给轰死，轰 死的人还少了吗。(外面一阵大雨)

**五** **爷** (十分难过)唉! ……

**国** **昌** 占奎，上我家去吗，还是这就回团部去销假去呀?

王 氏 (千日不好，也有一 日好)这样大的雨怎么走呀!加 件衣服去。

五 爷 那末，等雨停了再走，就在家里头——

占 奎 家，吓吓吓吓。(苦笑)大哥，我扶你出去。

〔国昌提了自己的包，跟着占奎，一步一步慢慢的走 出去了。五爷王氏都垂头不语。同时大福子从桌上 拿起两块洋钱玩，打得叮叮响，占奎走过窗口，还听 得 见 。

**(幕)**

**兵** **变**

余上沅



如果我们这出戏的背景是一间大房，开幕时观 众的视线也许要集中到后面墙上挂着的东西去。但 这间屋子并不十分大，偶然看去，好象是个很阔的内 书房。依着我们在剧场内的习惯，我们马上便看见 了台后右侧的门，门关着，上面挂有天蓝色的绸幔。 顺着往左去，有一排窗，窗幔也是天蓝色的绸子。台 右墙上有一个小窗，窗下有一座红木写宇台，台上半 明的洋灯照出来几本有红绿画封面的薄本书，以及 笔墨纸条日报等件。再下便是一个沙发。台左后面 有门，门也关着。顺着门的木壁很精致，仿佛是好几 扇门拼合成功的。(我们后来自然明白这些假门的 用处)离真门不远，有一个火炉，炉中的火虽然不大， 但炉口的红光也可以叫人看了觉着暖些。离火炉不 远有两个圆凳，一个圆桌。桌上点着一盏保险灯，灯 旁放着一盒小牙牌， 一个烟盆。靠着我们看不见的

第四堵墙中间，有两把四分之一向着观众的小沙发 椅子，椅子之间有一个矮茶几。地板上有一床花地 毯。

开幕时钱玉兰正和方俊坐在沙发小椅上密谈。 虽然离着观众这样近，却他们的话一句也不响；因为

这种密谈只有情人彼此可以听见。钱玉兰和方俊如 何成了情人，正如一切情人样，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钱小姐是一个二十上下很时髦的女孩子。她虽然不 曾受过教育的害，却也不曾受过家庭的益，所以我们 不能不说钱小姐很时髦。她的聪明，眼角眉梢常常 流露一二。也许她有很多的烦恼，不过她生来是抱 定乐观的，所以她的烦恼全给她的乐观掩盖住了。 她的情人方俊，也是二十上下。也许他比玉兰年长 些，但他的行动总不及玉兰老成。他的衣服并不阔 绰，不过他的仪表既然如此出众，粗布衣服也不能减 杀玉兰对他的情爱。

我们不敢说观众没有这种经验：情人密谈时总 有第三者突然而来，打断他们的话头。所以，开幕后 两三秒钟，书房的门便开了，走进了一个第三者!她 是刘氏，玉兰的嫂嫂。刘氏的衣服很朴实，她的面容 很憔悴，但这种憔悴决不是产后尚未复元，因为她的 孩子已是快一岁了。观众不能不疑惑，为什么一个 阔人家的少奶奶会有这样憔悴的面容；同时我们也 不能不疑惑，为什么一个阔人家的少奶奶不会有这 样憔悴的面容。她手里拿着一卷活计，(大概是预备 她孩子过新年穿的小衣服)低着头，轻轻走进了书 房。还不等她关好门，玉兰便从沙发椅上跳了起来， 说道——

玉 兰 嫂嫂!你怎么也来了?

**刘** **氏** (坐下做活计)我屋子里象冰房一样，这里暖的多。

什么风大怕失火，给我屋子的火也不升了。

玉 兰 你的孩子不怕着凉吗? 刘 氏 哦，他有暖水壶温着。

玉 兰 我明白了，爸爸又在省煤。呃，姑妈差你来监督我是 不是?

刘 氏 不是，不是。(却正是。赶紧用话岔开)方先生吃过 夜饭没有?

方 俊 我刚才说过，我早吃了。大嫂嫂怎么只吃了半碗饭? 难道怕吃多了长的太胖不好看么?

玉 兰 你又和嫂嫂开玩笑!你欺负她老实么?嫂嫂，不要 理他，他是顽皮惯了的。

刘 氏 又来了。分明你是在回护他。你们两人的事怕我老

实人不知道吧!我只存在心里不说罢了。 方 俊 (笑着)我们两人的什么事?

刘 氏 还装腔来问我呢!为什么妹妹比我吃的少你倒不开

她的玩笑呢?妹妹，你是不是比我吃的少。

玉 兰 嫂嫂，我有我的心事。

刘氏(放下活计)看哪，到底妹妹是好人，马上就讲实话 了。唉，这样也好，象我这样倒霉，碰上一个狂嫖浪 赌的丈夫，那就一生在地狱里不能伸头了。妹妹，我 也不怨你的哥哥，只怨我自己的命!你想，虽然我人 笨拙些，也总替钱家生了一个儿子。你哥哥纵然不 顾我，也该顾顾这独种孩子呀!唉，我怕我还等不到 妈这个年纪就会病的不能起床了，只怨我自己的命 苦!

方 俊 当心你妈听见了!(顺手打开一张报纸)

玉 兰 不会的。可怜的妈妈，一年得病三百六十天。前月 几乎死了，一家人忙得什么似的，纸人纸马都预备好

了。此刻不知怎么样啊?唉，没有妈的人苦，象我这 样有个半死不活的妈，比干脆没有妈的人还要苦!

**刘** **氏** (已经推开门探了一探)阿弥陀佛!老妈子吃饱了饭 在打盹儿，妈睡着没有动弹。(坐下又做活计)

玉 兰 嫂嫂，你的话说得也不错，我们爸爸也该拿压女儿的 本领来制服制服他的儿子才是。天下真有这种不平 的事：哥哥有爸爸姑息，年底还得替他还许多报不出 名目的账；我呢，一个爸爸管束着不够，还要加上一 个姑妈!早晚看我 —

方 俊 当心!啊，嫂嫂，你爸爸呢? 刘 氏 爸爸到商会里去了还没回来。 方 俊 你姑妈还在喝酒吗?

刘 氏 不，姑妈喝完酒就到她佛堂里拜佛去了。

玉 兰 你看，幸亏她没有把酒带到佛堂里喝去；这就算她在 拜佛!哼，坏人最爱拜佛!

方 俊 管她呢。让她多拜一会儿倒好。为什么你爸爸此刻

还在商会里呢?大半又给人拉上打扑克去了。 玉 兰 我的爸爸打扑克?

方 俊 啊，难道他还是个道学先生吗?

玉 兰 打扑克一定赢吗? 方 俊 当然不一定。

玉 兰 那末你就该明白他为什么不打扑克了。告诉你实

话，他给商会派来的人拉去开会去了。 方 俊 开会?晚上也开会?

刘 氏 可不是?不然我不会只吃半碗饭了。

方 俊 怪哉!商会开会怎么累了嫂嫂只吃半碗饭呢?

刘 氏 哼，你们成天在外面跑的人还不知道不久会要兵变

吗!可是我也谢谢你故意安我们心的好意。

方 俊 不敢当，不敢当。兰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好故事?

玉 兰 第九十九师又在闹饷了，逢年逢节当然闹的更厉害。

商会急的没有法，象捉兔子似的把城内的富绅都捉 了去开会。什么维持市面，保护居民?反正叫他们 的心疼一疼，请他们捐几块钱罢了。说也好笑，爸爸 平时对着我们象老虎一样，一见商会的请帖就吓的 缩成一团，比什么还可怜。

刘 氏 妹妹!只管无法无天，不怕雷劈!事到如今还不想 一想变兵来了怎么办，只管说些不正经的话。

方 俊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还不知道吗?我刚才还和

隔壁的侯德奎先生一块儿吃夜饭的。 刘 氏 侯先生是谁?

方 俊 他是第九十九师的书记官，我的老同学。

刘 氏 哼，你打算他会泄漏机密呢!妹妹，真的，赶紧准备

要 紧 。

方 俊 准备杀猪宰羊，买糖食，买水果，买—— 刘 氏 这些东西可以缓和变兵么?

方 俊 变兵?你们过年不准备这些东西吗?

玉 兰 是的，准备。我也没有股票，没有现金，我不须准备。 你的首饰还不少，或许你得准备准备。

刘 氏 不是说这个。 玉 兰 是说那个? 刘 氏 你和我。

玉 兰 你和我怎么样? 刘 氏 你和我怎样死。

方 俊 瘋了，疯了。吃了灶糖还封不住嘴!

玉 兰 你不要打岔，让我和她商量。嫂嫂，为什么定要死

呢?

刘 氏 不死?白让他们去……?啊……吓死我!(果然她 两条腿彼此冲撞起来)

玉 兰 嫂嫂，我说句直话，要是变兵来了，他们还不会领教

你这样一脸道德的宝货，—一 刘 氏 你敢保险么?

玉 兰 他们一定要抓住我们那一钱如命的爸爸，直把他的 压岁钱都一个一个地搜了出来，才得放手。哈哈，那 才有戏看哪，(说着她便开演对口相声)你的钱在那 里?不交出来我就是这一枪!——老总，大帅，饶了 我的狗命罢!我，我，我实在再没有了。——放屁! 不打你你是不说实话的。——饶命，饶命，我的祖 宗!哎哟!钥，钥匙在这里，老，老总自己去拿罢。 哎哟!——你们一伙强盗，生来就是贱骨头!——

刘 氏 妹妹!这成什么话!那有刻薄自己的爸爸的道理! 爸爸纵然待你不好，也是你命中所定，有什么法呢? 难道逃得开么?你也是知书识字的人，你该知道：女 孩儿在家从父，——

方 俊 对了，既嫁从夫，—(对面屋里的孩子哭了) 玉 兰 哈哈哈哈!夫死从子!听哪，嫂嫂，谁在哭呀?

刘 氏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不要哭，我就来了。(一面收拾 活计)这孩子从来不饶人的。每逢谈正经话他就抓 我去了。方先生，不要走，回头听爸爸的信。(说着 三步两步的出去了)

方一俊 可恨，可恨；甘心做你们姑妈的爪牙!不是孩子哭， 她还不肯走呢。

玉 兰 她是个可怜的人，也不能十分怪她。真的，不会兵变 么?我真情愿兵变。

方 俊 侯德奎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告诉我实话了。 玉 兰 他怎么说?

方 俊 他说，要商会助饷，不是说好话办得到的，非得先吓 他们一吓。你想，那些富翁重利盘剥来的钱，肯轻轻 儿送到第九十九师去吗?不先放一个兵变的谣言， 吓得住他们吗?他们只要有太平年过，咬定牙关也

得割下一块肉来。你看，这几年那一次不是这样? **玉** **兰** 这个兵变的谣言是怎样放法的呢?

方 俊 这还不容易!反正要吓的不是没钱的穷人，只要这 个风儿能够吹到富翁的耳朵里去就够了。你想，如 今那个有钱不会使的人不去嫖?玩笑场中便是谣言 制造所。如果你不信，且等你哥哥回来，才知道我的 话说得不错。

玉 兰 这些笑话，讲他做什么。还是商量我们的大事要紧。

方 俊 你妈老病着，没有人帮我们，有什么法呢?要是前两 年，我们还有点希望。可恨那次兵变，把我爸爸的积 蓄全抢去了。可怜的爸爸，受不住风浪的爸爸，不到 三个月就急死了!如今我呢，虽然不怕人笑，跑回原 籍，究竟总是个穷书生，你爸爸那里会瞧得起呢?这 种苦况，正如你嫂嫂说的话，难道我还逃得开么?

玉 兰 唉，逃?你看，姑妈寸步不离的监督我，此刻急了拜 佛，还打发嫂嫂来做代表。大门是关着的，出进都有 来升看着。

方 俊 来升?是不是那个留着辫子，有红鼻子的来升?哼! 玉 兰 就是他。他们把他嘱咐好了，不准放我出门。我真

情愿兵变，让变兵打破这座黑牢，放我逃出去! 方 俊 可不是。只要逃得出去，我倒有法子安置你。 玉 兰 什么法子，赶快说?

**方** **俊** 侯德奎不是住在隔壁吗?你逃出大门之后，我们便 暂时在他家里躲起来，随后再乘机逃到别处去。我 已经和他商量好了。

玉 兰 真的吗?好，我们专等机会。

方 俊 你姑妈真是个可恶的东西，我恨不能一脚踢她出去!

……听哪，是不是有人来了?

**玉** **兰** 糟了!那个老怪物来了，怎么好?

方 俊 (不觉大声)可恶的东西，我恨不能一脚把她踢出去! 〔钱氏已经进门了。她是个天字一号的女法利赛人。 她手里拿着一串念珠，表示她刚从佛堂出来。虽然 她是姑太太，她的神情却好象是一家之主：不但这座 房子象是她产业的一部分，而且玉兰及一干人等都 象是她产业的一部分。她这种一手遮天的气焰，有 时也从她的假面后边泄漏出来。不过她那种可怕的 笑容，仿佛北京城里的老政客的一样，已经在脸上刻 成了纹理。

钱 氏 (向着玉兰)你嫂嫂上那儿去了?哼，她倒会偷懒，多 半躲着睡觉去了。(走到门前)刘姑!刘姑!(复向

玉兰)你妈没有动静罢?

玉 兰 没有。老妈子陪着她在呢。

钱 氏你爸爸还没有回来? 玉 兰 还没有呢?

钱 氏 玉兰，来!年轻轻的两个人坐在一个屋子里成什么 话?我那天不讲几段孝女烈妇的故事你们听，难道

你是顽石?顽石听了我的话也该点头呀!方俊虽然

和我们家里是世交，究竟总得分个男女才成体统。

**玉** **兰** 嫂嫂刚走开。(刘氏进门了)嫂嫂，你不是刚走开吗? **钱** **氏** 你干吗走开?我吩咐你看火炉，风刮的厉害，出了事

以你是问!

刘 氏 妹妹在这儿呢。孩子哭的厉害我去喂了两口奶。 **钱** **氏** 哼，两口奶的时候就有人计算我了。

**玉** **兰**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钱** **氏** 那么你们在干吗?

**玉** **兰** 在，在讲故事。

**钱** **氏** 讲故事要“一脚把他踢出去”吗?我倒要听听这个故 事。方俊，请往下讲呀!

方 俊 我们是在讲故事。 钱 氏 什么故事?

方 俊 哦，哦。长毛的故事。 钱 氏 讲 !

方 俊 我正在讲一户人家，有一个年轻的媳妇。长毛造反， 跑到他们家里去，公然做出，做出些无礼的事来。所 以我说可恶的东西，恨不能把他一脚踢出去!(说着 拿眼睛瞟钱氏)

钱 氏 小孩们最爱撒谎，长毛造反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呢。

**刘** **氏** (乘势承欢)姑妈长毛的故事最熟悉。真的，我们那 里看见过长毛呢?

钱 氏 (平了气了)可不是?要讲长毛你们还得先拜我的 门。(预备摆一摆学问)也好，我们反正枯坐着等信 息也难过，我来讲一个长毛故事给你们听罢。(刘氏 正襟危坐了；玉兰开始研究地毯上的花纹；方俊拿一

只眼睛看报一只眼睛提防这位演说家)江南有一户 人家好象姓王，不是的，姓张——

刘 氏 有一户人家就行，姑妈。姓王也好，姓张也好。

钱 氏 对了。这户人家有祖孙父子三代人。那个老头儿有 媳妇，也有孙媳妇，孙媳妇还有两个小孩子。自从长 毛快到他们城里去，他们吓得好几天没有睡觉。好， 一天晚上他们正辛苦了，大家睡得人事不省的时候， 长毛就进了城。嗄!刚刚他们从梦中惊醒的时 候，——玉兰，不要睡觉，好听的就来了。

玉 兰 我没有睡觉。(昂着头又想她的心事)

**钱** **氏** 刚刚他们从梦中惊醒的时候，长毛已经进了他们的 屋子!有的抓着张老头子——对了!这户人家姓张 ——要他拿出银子来。可怜张家那有银子呀?长毛 登时恼了，向着张老头子就是这一刀!(说完等听众 插话)

刘 氏 (会意)可怜的老年人，怎么就做了刀下鬼!

钱 氏 哼，可怜的还在后面呢。那个媳妇虽然长得不十分 好看，年纪也有这么四十多了，(方俊着实打量了讲 员一番)然而，那些长毛还是没有饶她。三个长的长

毛活活的把她逼死了! 玉 兰 (忽然哈哈大笑) … … 钱 氏 笑什么?

玉 兰 哦，我笑我自己的事，与长毛无干。

钱 氏 此刻不准想心事，听我往下讲。幸喜那个孙儿媳妇 聪明，马上轻悄悄的，抱着那两个孩子，三步两步就 躲到屋后土井旁边去了。无巧不巧，孩子们哭了一 两声，长毛们就追上了。这个孙儿媳妇见势不佳，也

顾不得孩子了，把他们放在地上，自己咕咚!——跳 到井里去了!

刘 氏 ((面如土色)跳到井里去了!

钱 氏不然还全得了她的贞节，请得动旌表吗?

刘 氏 ((点头若有所悟，到底不比顽石)……那两个孩子呢? 钱 氏 自然哪，长毛既没有遂意，岂有不恼之理?大家用矛

子把孩子举了起来，可怜，他们就哇的一声断气了!

方 俊姑太太亲眼看见的吗?

玉 兰 那时怕姑妈也还没有生罢。

钱 氏 随便你们信不信，如今变兵不是一样的奸掳烧杀呀? 况且，这都是我们老太太亲口讲给我听的，象你们编 谎!

刘 氏 姑妈，你老人家以后不要再讲了罢，从前我听了不 怕，今天我听了仿佛有什么大……大祸要临头一样， 啊啃!(居然哭了)

钱 氏 这这这这!你的胆子怎么比粟米还小?我不过要给 他们一顿教训，要他们以后再不要胡编故事。 — 你们明白不明白?我的故事是有来历的，可以讲；方 俊刚才编的故事，靠不住得很!

方 俊 反正故事都是编成的。(顺手拿了一支烟。看了看 烟卷上的牌子，又看了看烟筒上的牌子，笑着擦燃一 支火柴)

玉 兰 哎?又吸纸烟?

方 俊 我忘记了，该死该死。(赶紧丢在烟盘里)我想尝尝 这新出的金马牌。

钱 氏 刘姑，只管发呆，还不给我冲茶去!

刘 氏 (从梦中惊醒)是，是。(正慢吞吞的出门时，忽然钱

守之冲了进来，两人几乎撞了个满怀。钱守之总在 五十上下，他白而圆的面庞八字胡须，和那个高凸的 肚子，无一不是万事如意财运亨通的符号。他虽没 有做过官，但因常在商会和官们来往的缘故，手脚的 动作也很有几分官味了。大概他满口自称“咱们”而 不称“我”,也是在商会学来的)

守 之 (一面拿手巾揩额上的汗)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 不是勒捐吗?要咱们交款是不行的!

**钱** **氏** 弟弟，怎么样了?可以望兵不变吧?

**守** **之** 管他变不变；兵不变咱们倒要先变了! 钱 氏 你怎样变法?

守 之 干脆咱们就不交款! 钱 氏 多少款?

守 之 两 千 ! 钱 氏 两千?

守 之 不写两千还写二千吗?(说着用指头在空中画了两 横)

方 俊 老伯，两千和二千有什么分别?(也画了两横)

守 之 咿，你在这里。很好很好；今天正用得着你。哼，两 千和二千的分别大得很呢。商会里一班混帐东西只 知讨军队的好，什么丑事做不出来?如果咱们写二 千，他们一定轻轻添上一笔改作三千。两千比剜咱 们的心还利害，要来三千咱们可就没有命了!

方 俊 老伯真精细，在这种满城风雨的时候还是不失常度!

小侄真十二分的佩服。 守 之 太客气，太客气。

刘 氏 (献上茶)爸爸吃夜饭罢?我去预备。

**守** **之** 你去看你的孩子去，咱们吃不下去饭。(刘氏遵命) 玉兰，你妈怎么样?

**玉** **兰** 还不是躺在床上不动吗?

守 之 唉，真倒霉。方俊，你不是和隔壁侯大人认识吗? 方 俊 侯德奎?认识。今天还会见他的。

守 之 来来。告诉咱们实话，他对你露了什么风声没有? 方 俊 他说只要款子交得齐，万不至于兵变。

守 之 咱们要你讲实话，你倒开咱们的玩笑，哼! 方 俊 不敢；怎么是开老伯的玩笑呢?

守 之 你明知咱们不愿交款，偏说只要款子交得齐就不兵

变。那末年内兵还是要变的了，是不是?

方 俊 不会的。老伯一个人不交，商会总得先垫的。 守 之 咱们不能相信你。

玉 兰 俊哥为什么不讲实话?

方 俊 我讲的话你爸爸不相信，难道叫我撒谎吗?

玉 兰 你这个人真老实!(说着用眼睛发出了一个不能译 成文字的暗号)我看还是讲实话的好。你先不是告 诉我说第九十九师着实不稳么?讲实话，对爸爸讲 实话。懂不懂?

方 俊 哦哦!老伯，并不是我有心骗你老人家，实在是怕说 出来大家害怕。这次的饷实在欠得太多了，一两天 之内怕免不了乱子，老伯得先预备预备才好。(钱氏 直吓得去拿牙牌卦)

守 之 可不是，咱们知道你是不讲实话的。不是玉兰逼着 你，你还始终瞒我呢!也罢——来呀!(自言自语) 煤卖多少钱一吨，烧这样大的火!(走到了写字台， 扭开了洋灯)

玉 兰 (乘机说话)机会来了，多吓他一吓。 方 俊 知道，你打算我是傻子?

玉 兰 瞧我的眼色行事，懂不懂?

来 升 (一上场就显出了他的红鼻子，一转身又显出了他的 辫子)您叫，老爷?

守 之 (低头在写条子)来富呢? 来 升 他在洗脚。老爷叫他吗?

守 之 (盖上从衣袋里摸出来的图章)你把这个条子交给

他，叫他送到商会里去。 来 升 是，是。

守 之 回来!嘱咐他要收据。 来 升 是是是。

玉 兰 回来!

来 升 (发怔了)小姐又要买这种侦探小说吧?(指着桌上 的有红绿封面的薄本儿)不成，书店早关门了。

**玉** **兰** 你等一会儿。爸爸，俊哥说过兵变迟早是一定了的， 白交了款犯不着。迟一两天看看动静再说罢。

守 之 到底是咱们自己的女儿，处处都能体谅咱们。来升， 把条子交给咱们。(藏入在衣袋里)好好的看门。知 道不知道?外面的风声不好。不准随便放人出进。

来 升 是是是。少爷还没有回来，一等少爷回来，门就要上 锁啦。……方少爷，您还有一会儿吧?

方 俊 还早呢。我一会儿就走的。

守 之 不不不。再坐一会儿，咱们还有话问你呢。(来升不 豫而退)

玉 兰 你要答应实话，懂不懂?

方 俊 一定得说实话。老伯，什么事?

钱 氏 不好!我拿了五卦都不顺!

玉 兰 姑妈往下拿，总有一卦顺的。(钱氏采纳了)

守 之 你们家里前年不是遭过一次兵变吗?——可怜的老

朋友!告诉咱们那次有没有不受损失的人家呢? 方俊 那里的事!那次兵变不是家家都受损失!

玉 兰 咿!你又忘记了。你不是说过有一家不关大门的没 有受损失吗?

方 俊 让我想一想。 ……对了；有这么一家。说起来也是 个笑话。有一家富户，急中生智，他们一见变兵快 到，就把正屋子里的东西打得东倒西歪，装出已经被 变兵抢劫过的样子。大门不但不关，而且还两扇大 开着，鸦雀无声，和真遭过兵变的人家一样可惨。果 然变兵涌到了他们的门前便止了脚步。变兵是再聪 明不过的，哈哈哈哈!他们说，“这家的捐已经由弟 兄们收过了，我们到对门去罢。”老伯，此计便叫做空 城计。

钱 氏 (听得出神，忽然忘情)阿弥陀佛!去你的!(一掌给 牙牌全推到地板上去了，大家吓的直跳)还拿什么 卦!空城计!就是这个主意!

守 之 姑太太，不怕吓坏了咱们，咱们只怕是变兵来了呢。 妙，妙，妙!假使兵变，咱们就是这样办。(从衣袋里 抓出了那张银条，笑嘻嘻的扔到火炉里去了)早知如 此，咱们一个大钱也不写了。不过，方俊，咱们还是 谢谢你。哎，自家人不要客气，三十晚上到咱们这儿 吃年饭，——你从来不肯在咱们家里吃饭。

玉 兰 他只会看我们吃饭。方俊，方俊，如今你转了运了! 你瞧，要早把不关大门的空城计献了出来，你的运气

早转了，还等现在!

守 之 (推开台左的复壁)你们来看这是什么东西? 方 俊 啊 ! 复 壁 !

钱 氏 哼，你打算我们只读过歌本儿的人就不会安机关吧!

不瞒你说，这点小小玩意儿还是我的主意咧!

守 之 咱们姑太太是个大脚色，她从前要安这玩意儿咱们 还不赞成呢。咱们钱家总算数一数二的富户，虽然 大门敞开着，也许变兵还不肯相信。哼，一有风声， 咱们马上就把贵重东西搬到这里面去，人也藏着：这 真是个万全之策!

钱 氏 (得意洋洋)哼，如今你才知道它的用处吧!(说着走 进走出的试了一回)

守 之 真乐死咱们了。兵变，兵变；你们尽管变!看咱们怕 不怕!(钱缙卿忽于此时跄踉而上，打断了他得意的 独语。缙卿是个纨袴；如今年轻人不是寒酸便是纨 袴。我们天天到处都碰得上象缙卿少爷那样的人， 倒不必在这里多费笔墨来描写。他此刻的神情，有 百分之五十是怕，百分之五十是醉)嗄，你真大胆! 干吗才回来?

缙 卿 (吞吞吐吐)有应酬，有应酬。(十二分郑重)爸爸，我

要和你打一条合同。 守 之 嘻!和咱们打合同!

缙 卿 好爸爸，我今年的亏空实在太大了，还求爸爸救我一 救。只要爸爸允许我这个，我便交换一个条件：我报 告一件大秘密!

守 之 什么秘密?我一生就不怕秘密。 缙 卿 包您大讨便宜。

守 之 哼……好罢?

缙 卿 (四顾没有外人)外面的风声紧的很，兵要变了!

守 之 哈哈!还等你来报告!咱们的大事已经安排定了。

缙 卿 什么?您也知道今天夜晚的事了吗? 守 之 呀?今天夜晚?谁说的?

缙 卿 举火为号；您瞧罢!(乘大家不防，钱氏一溜烟进了 复壁)

守 之 你怎么知道的?

缙 卿 我不是有一个应酬么? 守 之 什么应酬?

缙 卿 您知道的。何必一定逼着问呢? 方 俊 (对玉兰 一 笑)如何?

玉 兰 哥哥，年底你们还要到那些地方去“应酬”,真太不成 话!

缙 卿 没有法，没有法。

守 之 如今不谈这个。应酬之后怎么样?

缙 卿 应酬之后?……不，不，在席上我们就谈起来了。他 们说，第九十九师今天夜晚就要，就要，变!举火为 号，上街放枪!啊哨，吓死我了!他们还在不顾死命 的吃酒，我就一溜烟的跑回来了。啊，啊，好热，好 热。(说着开了台右的小窗。倒退了三步)老方，来 哟!

方 俊 什么事?

缙 卿 (将信将疑)你，你看我的眼睛红不红?

方 俊 (仔细看了一看，笑着)有一点。怕是酒上来了罢。

缙 卿 哈哈哈。我当是已经举了火呢。

守 之 (也走到窗口)哎呀，不好!变，变，变，变了!

缙 卿 真的吗?(跑到窗口旁边)

方俊 不会的，不会的。侯德奎——

玉 兰 少说话!赶紧到侯德奎那里去打听。要是， ——懂 不懂?(两人耳语起来)

守 之 不好，火越是烧大了!听哪，放枪哪!

缙 卿 是放枪吗?我的妈呀!(往沙发上便倒)

来 升 (忽然侧身走进门来)方少爷还有 一会儿坐吧?锁大 门 了 。

守 之 混蛋!外面烧着这样大的火，你瞎了眼睛没有看见? 还锁什么大门!赶紧打开!(一把抓着缙卿)走，去 打碎家具，搬保险柜要紧!(父子跄踉出门而去。来 升只得跟着)

玉 兰 感谢月老爹爹!(竞和方俊抱着亲嘴)

**钱** **氏** (推开复壁)啊，这是什么话!(惊开了亲嘴的人)你 爸爸到那里去了?

玉 兰 搬保险柜去了。你看，火已经燃了!

〔钱氏不看犹可，一看之后，也顾不得风化是什么话， 一缩头又退入了复壁。外面只听得打碎家具的声 音。

**守之的声音** 行了，行了!去，去!来升，开大门!

玉 兰 对了，开大门。俊哥，侯家去打听打听。我们回头还 是在这儿会。(方俊不老实，又和她亲了一个嘴，才 学雀儿跳了出去。玉兰伏在台子上写字)

守之的声音 混蛋!厨子呢?车夫呢?都溜走了?来富干吗 也溜走了?看咱们明天一总儿和他们算账!来，来， 来，咱们三个人去抬罢。

刘 氏 (手里抱着孩子，哭哭啼啼的走了出来)妹妹!怎么

办!我们到后院去投井罢!

玉 兰 胡说!年轻轻的寻死干吗?(把字条收在衣袋里)千 万不要糊涂!

**钱** **氏** (推开复壁，吓的刘氏一跳)变兵去了没有?

玉 兰 兵还没有来呢。(外面有了重的脚声，钱氏赶紧缩了 进去)嫂嫂，你看见过木人戏没有?这就是木人戏， 姑妈就是木人。

守 之 (和缙卿来升抬进一口保险柜)这边，这边。(推不动

复壁)呀，不好，机关坏了! 刘 氏 姑妈在里面。

守 之 哼，咱们还只当她到佛堂里求神去了呢!她倒会躲 祸!打开打开!(用双拳捶复壁，复壁文丝不动)姑 太太，是咱们，是咱们呀!打开，打开!(复壁开了一 条缝)是咱们，是咱们。

钱 氏 (开了复壁)“咱们，咱们，”我只当是变兵来了!

守 之 哼，你的心咱们才看穿了!咱们还只当你是好人呢!

好罢，明天一齐和你们算账。 钱 氏 我，我——(出了复壁)

守 之 不用讲了!来，把保险柜抬进去。 钱 氏 我，我——

玉 兰 姑妈!不用讲了。有话明天再说不迟。

守 之 啊哨!累死咱们了。二十几年不做工，气力一点儿 也没有了。姑太太，请进呀!(钱氏十分犹疑，正要 进去时)站住!还早呢。先让两口皮箱进去了着。 玉兰，你住在后院，大概还不要紧。刘姑也到玉兰屋

子里去避一避。(来了一口皮箱)放进去，放进去。 玉 兰 不要紧，不要紧，我是不怕的。

刘 氏 妈妈怎么办呢?四五十岁也总是个女流。变兵进了 屋怎么得了呢?

守 之 你妈反正早晚是要死的。唉，可怜，可怜!

刘 氏 不能这样想，总得设个万全之策才好。谁敢说变兵 不胡闹呢?

玉 兰 这样罢：妈妈呢，也是半死不活的，不如装着她已死 的样子，把上次我们预备的纸人纸马都摆在她房门 口。这样嫂嫂也可以放心了。(第二口皮箱也来了)

守 之 当心!里面有玉器；回头碰砸了!来升去，把上次预 备的纸人纸马找出来。玉兰，复壁里还可以站三个

人，你和你哥哥都进去罢。 钱 氏 我 呢 ?

守 之 “我呢”?请回佛堂里去。

玉 兰 不不。我到后院去的。让姑妈进去罢。

钱 氏 好孩子，真有良心!不是我一向疼她，她还肯这样孝 敬我吧?

玉 兰 对了；姑妈真疼我，寸步不离的照看我!

缙 卿 我也顾不得谁了。(说着便钻进了复壁。刘氏叹了 一 口长气)

玉 兰 嫂嫂不要着急，你先到我后屋里去，我马上就来。

(刘氏四围看了一看，拿手巾揩着眼泪出去了) 来 升 (拿着纸人纸马)放在复壁里去吗?

守 之 胡说!放在这儿。好，你的事完了。你躲到厨房里 去罢，大概他们那班反叛都在那里。(来升下)玉兰， 进去呀。

玉 兰 不，我决不进去。姑妈待我这样好，我敢不孝敬她 吗?我怕遭雷打。

守 之 你向来是不听咱们的话的。让变兵去枪毙你!姑太 太请呀!(钱氏缩脚缩手的进了复壁)

方俊(站在门旁掩着口笑)我出出进进看了好一会子把戏 了 。

玉 兰 到底怎么样?

方 俊 哈哈，第九十九师的马棚烧了，还延烧了好几户无辜 的人家。

玉 兰 你怎么知道的?

方 俊 侯德奎的马弁赶去看了回来讲的。我们走，侯德奎 在外面等呢。

玉 兰 好，我们走。(从衣袋里摸出那张字条)这是我留下

的 字

的子，瓣他 一骗再说。(网不入挽看于克跳看走 了 )

守 之 (一面推开复壁)姑太太不要挤缙卿，让这匹蠢牛睡 一会儿罢。咿!怎么一点动静儿也没有?(外面发 出脚步声，复壁又关了)

来 升 (一步跨进房来)见鬼!那里是兵变!(捶着复壁)老 爷，老爷，出来。不怕，是我，来升，出来，老爷。

守 之 (推开复壁)怎么样?

来 升 火已经熄了，还没有动静，怕不是兵变罢。 守 之 你赶紧出去打听打听看。

来 升 不须再出去打听。我刚才看见火熄了，所以轻轻走 出大门探了一探。隔壁侯公馆的马弁说，没有兵变 这回事。

守 之 也罢，谢天谢地!出来，都出来。白打坏了咱们许多 值钱的家具?明天商会还得逼咱们交款呢!来升， 关大门去。哦，告诉小姐和少奶奶，教她们不要怕

了，都睡觉去。哼，把少爷扶着点。瞧，他还口里喃 喃的在说梦话。(来升扶着缙卿下)

钱 氏 哼哼，我说不会兵变吧。

守 之 你说!你几时说?你比谁还躲的早些呢!哼，明天 一齐算账。倒霉!(一脚踢开纸人纸马)这些东西真

不是好预兆!咿，咱们怎么觉得冷起来了?哦，窗子

·

还开着未关。可不是，天已经漆黑了。

钱 氏 不是我在佛前求，火还会熄的这样快吧! 守 之 都是你?什么事都是你的功劳!

钱 氏 我不同你计较，等你气平了我们再说。哎，我也累 了，睡觉去罢。

来 升 (突然闯入)糟了，小姐和少奶奶都不见了!刚才我

撞见一对黑影儿，怕不是她们姑嫂两位罢? 守 之 胡说!再找去!

来 升 是是是。我再找去。(出门碰上缙卿)

缙 卿 哎呀，她投了井了! 守 之 谁 ? 谁 ?

缙 卿 我的媳妇儿。啊，啊，啊，啊!(外面人声嘈杂着说， “快来扶少奶奶。不是我们听见孩子哭，他们母子两 个不淹死也得冻死呢!”钱氏过去扶进刘氏)

钱 氏 可怜，可怜!怎么这样……?孩子呢?(外面答道，

“放在摇篮里了，放在摇篮里了”) 守 之 把她扶到这里来做什么?

钱 氏 她屋子里那里有火?让她在这里烘一烘。(说着把 她扶到火炉边坐下)可怜，可怜!

刘 氏 变，变兵退尽了没有? 缙 卿 兵还没有变呢。

刘 氏 (哭了)你们那就不该救我的哟!早知如此，我就把 我和孩子的头都没下水面去的呀!活在世上耽心受 怕，比坐水牢还苦啊!

缙 卿 少说些!哭哭啼啼成什么体统! 钱 氏 阿弥陀佛!(此时来升已回)

守 之 不要念佛罢。不是你天天向她讲些什么尽节殉夫的 故事，她也不会这样胡闹了。哼!……那一个呢? 玉兰呢?找着没有?

来 升 古怪!大家屋前屋后都找遍了，不见小姐一些儿踪 迹 。

钱 氏 好个贞烈的女孩儿!她也投了井罢?(刘氏摇头)这

就怪了。

守 之 她不会投井。我进复壁的时候她还在这儿坐着的。 哼，玉兰一向调皮惯了的，此刻怕不是故意藏起来吓 咱们；打算咱们很喜欢她呢!撒娇!回头吃老子的 拳头!(看见桌上的纸条儿)怎么?那张银条子不是 烧了的吗?怎么还在桌上?

来 升 这不象银条子。老爷，您看。

守 之 什么!……“女儿因受不住姑妈的管束，已同方俊搭 车远去。家人也不必追，追之无益。妈妈如有短长， 请登报通知。女儿玉兰留字。”哎!咱们也不过平时 管女儿管得严厉些 女儿不比儿子呀! 她居 然就乘乱逃走了。咱们的脸面何在!咱们明天怎么 见人! … …

来 升 着呀，那两条黑影子就是他们!

钱 氏 弟弟，这太不成话了。一面去告方俊拐诱良家妇女， 一面派人四乡去追!

守 之 有脸去告人家!追!这不明明说是搭车远走了么? 那里还追得上!咱们也不是不知道她爱上了方俊， 咱们也不是一定不准他们两人成亲；就是你一手遮 天，纠缠着要我把她许给你的侄子。好，如今人也逃 了，你该死了心吧?姑太太，这又是你的功劳!

钱 氏 这怎么怪得着我呢?不是兵变她决不得逃呀!

缙 卿 (大概想起了和他父亲打的合同)兵，兵怎么还没有 变呢?

守 之 兵不变都这样，兵变了又该怎么样呢?(居然哭了)

刘 氏 (不知是恨也不知是美，忽然呀的一声)哎呀!我的 玉兰妹妹呀!

〔大家忙着灌开水的时候，幕落。

**暗** **嫩**

**(** **独** **幕** **剧** **)**

向培良

**角** **色**

暗嫩 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 约拿达 暗嫩的朋友。

埃及人亚东 大卫的武士。

赫人希利斯武士 以贴 武士。

他玛 大卫的女儿。

书该亚。

一个男仆。

拿火把的人们。 女侍们。

(这个故事见旧约撒姆耳下十四章，约在西历纪元前 千零三十年左右。)

布 景

一张暗紫色的幕悬在舞台中间，把舞台隔作前 后两部，前部约占四分之一。幕幔两旁看见柏香木

的墙，用紫色幔子护着。希利斯武装拿枪站在右边， 看守着 。

埃及人亚东从左边进来，也是武装，但未拿枪； 他已经老了，垂着东方人的白色长髯。

亚 东 勇敢的希利斯，你在这里为王的儿子看守吗? **希利斯** 是的，可尊敬的老亚东，谁差遣你到这里来呢?

**亚** **东** 众王之王大卫差我到这里来的，他叫我来看王的儿 子暗嫩。叫我问他好。并且还有话叫我传说呢。

希利斯 呵，可尊敬的亚东，你一定来传报好消息的。我叫书 该亚去看看王的儿子醒了没有。书该亚!书该亚! (书该亚从右边进来)

**书该亚** 勇敢的希利斯，你叫我有什么事呢?

**希利斯** 你去看看王的儿子醒了没有。要是醒了。你对他 说。大卫王差埃及人亚东来问他好，并且有话传说。

**书该亚** 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她走进幕内)

**亚** **东** 勇敢的希利斯，你在这里看守已经很久了吗?

**希利斯** (攀开幔子)没有。我从太阳在上面照着的时候才看 守起的；现在，它已经到西边去了，我的时候就也到 了 。

**书该亚** 王的儿子还没有醒来呢。只要他眼睛一离开睡和

梦，我便立刻告诉他的。(退)

**希利斯** 你来得很不幸，你要在这儿等候了。

**亚** **东** 没有什么,我应该等候着王的儿子的——看，那不是 以帖人以拉来了吗?

**希利斯** 是的，他来代替我的职务 好以拉，你来得这么早 吗?

以 拉 我应该赶太阳还没有休息以前来到，这是我的职务。 呵，可尊敬的老亚东，你来看我们吗?

亚 东 我是从王那儿来的，来问王的儿子暗嫩的好，并且还 有话传说。你好吗?

以 拉 我是同一头野牛似的健壮。呵，可尊敬的亚东，你是 从王那儿来的，王在什么地方呢?

亚 东 王知道他的儿子暗嫩病了，他很忧愁，王的嫔妃们替 他摆设筵宴解忧呢。

以 拉 在什么地方? 亚 东 在拔示巴那里。

以 拉 是曾经作过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的拔示巴吗? 希 利 斯 晤 — —

亚 东 可怜的乌利亚，我从先曾经跟他同在一个帐幕底下 住过。他勇敢如狮子，奔走如野地的鹿，他的脚赛过 亚撒黑的脚。他的手臂坚强。他的刀快利。不幸他 同王的仆人们攻击拉巴域的时候，被刀剑所伤了。 他死的时候，还打倒比他多二十倍的人呢。

希利斯 是的，他很年轻，他的妻美丽，就是现在作了大卫王 的妻的拔示巴。

亚 东 我没有看见过有他那样忠诚的人，我也很少看见过 他那样勇敢的人——王的仆人约押打发他回来报告 消息的时候，他三天睡在王的宫门外面，王对他说： “你回家去，洗洗脚罢。”他没有回去。第二天王又对 他说：“你从远路上回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他回 答王说：“约柜和以色列兵，都在棚里；我主约押和王 的仆人都在田野里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 寝呢。”那样的忠诚是值得尊敬的。

以 拉 但是他不应该有一个美貌的妻。

希利斯 赫人乌利亚是我的兄弟，我们一处长大，一同奉事大 卫王，他的忠诚和勇敢是无双的；但是我敢赌咒说： 要是他没有那美丽的妻，他一定不至于死的。

以 拉 我听说有一天大卫王在宫中平顶上行走，看见拔示 巴在洗澡，便喜欢她，叫她到宫中，玷辱了她。以后 赫人乌利亚到战阵上去，大卫写信叫约押把他放到 战阵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乌利亚便被亚扪人杀了。 这话真么?

**希利斯** 同你现在看见我一样真实!正如先知拿单所说的，

富人有了许多牛羊，却夺了穷人惟一的心爱的羊羔 去款待客人，我们的大卫王也作了这样的事。

亚 东 唉，你们少年人，不要这样说王的坏话。

**希利斯** 上帝看见，我们并没有说王什么坏话，不过说我们所 真实看见的。

亚 东 是的，一切的事上帝都看见的，不用我们有什么卑微 的评论。

以 拉 但是为什么拔示巴给大卫所生的孩子所罗门却得到 上帝的喜欢呢?

亚 东 她前一个儿子已经死了，她已经受到了她的惩罚。

以 拉 上帝很快地忘掉了大卫的过失，因为是他自己心爱 的仆人，不是别个。

希利斯 但是先知拿单说过，耶和华必定在他家中兴起祸患 攻击他，他暗中所行的，耶和华必定在以色列人面 前，日光之下，报应他的。

亚 东 唉，少年人，不要这样诽谤王。

希利斯 赫人乌利亚是我的兄弟，他为力剑所伤，现在他的妻

却作了大卫的妻!

**亚** **东** 唉——!怎么?勇敢的希利斯，不要这么气愤。

**希利斯** 为什么要气愤?气愤有什么用处?我不过——呵， 书该亚来了，我要走了。可尊敬的亚东，愿上帝祝福

你!好以拉，愿上帝祝福你?

亚 东 愿上帝祝福你，勇敢的希利斯! 以 拉 愿上帝看见我们!

(希利斯把他的矛交给以拉，退。书该亚从幔子里出 来。)

**书该亚** 可尊敬的亚东在什么地方呢? 亚 东 我在这儿等候着。

书该亚 王的儿子已经醒了，他要看见你。

(书该亚挂起幕幔来，以拉退到一边，差不多看不见 他的身子。只偶然瞥见他移动一下。幕幔里面是暗 嫩的宫殿，右边一排柱子，一端隐在远远的黑暗里， 一端被幔子遮着，左边是柏香木雕花的墙壁，用朱红 和紫色的幔子护着。暗嫩坐在里面，他面前一张桌 子。桌子周围有一种很矮的坐具。宫殿后面渐渐隐 在黑暗中。亚东进去躬身行礼，书该亚退在一旁。)

暗 嫩 你是从我父众王之王大卫那儿来的吗，可尊敬的亚 东?

亚 东 是大卫王打发我来的，尊贵的王的儿子。

暗 嫩 愿上帝祝福众王之王大卫，荣耀都归与他!

亚 东 愿上帝也同样地祝福你，王的儿子。 暗 嫩 我父亲叫你来有什么话说呢?

亚 东 大卫王知道你病了，他十分忧愁，叫我来问你好，并 且叫我告诉你说：你的请求已经允许了；一到宫中的

宴会完毕的时候，王的女儿，押沙龙的妹妹他玛就要 到这里来的。

嫩 怎么,宫中现在有宴会吗?

东 尊贵的王的儿子，众王之王大卫因为你病了，他很忧 愁，他的妻拔示巴替他摆设筵宴，想要减少他的忧 愁，押沙龙的妹子他玛也被邀请。只要筵宴一完，王 便打发她到这儿来的。

嫩 呵，可尊敬的老亚东，你回去对王说：他卑微的仆人 暗嫩说：王的慈惠，他非常感谢。愿上帝祝福你!

(亚东行礼退出)

拉 你已经完了你的使命吗?

东 是的，我要到王那儿回话去了。好以拉，我们再见， 上帝祝福你!

拉 是的，要是上帝能够看见我们的时候。再见，可尊敬 的亚东!(亚东退。)

嫩 书该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

书该亚 太阳已经下去，黑暗快要来了。 暗 嫩 你把烛点上罢。

。

暗 亚 暗 以 亚 以 暗

(书该亚点上一个有六枝烛的蜡台，放在暗嫩旁边 间。)

(一个男仆进来。)

男 仆 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来了，他叫我告诉王的儿子。 暗 嫩 请他进来。(男仆下。约拿达上。)

约拿达 尊贵的王的儿子，你的病能够好了吗?

暗 嫩 是的，谢谢你。聪明的约拿达，因为你我的病是能够

好 的 。

约拿达 那么,大卫王已经允许了你的请求吗?

暗 嫩 在宫中的宴会完毕的时候，美丽的他玛就要到这里 来了。

约拿达 那么,我似乎不应该留在这儿，是吗?

暗 嫩 不的，好朋友，我正要跟你谈话呢。书该亚!你到外 面等候着，当你看见王的女儿他玛远远地来到的时 候，你赶快来报告我。

书该亚 王的儿子所命令的，必定能够实行。(书该亚退) 暗 嫩 现在你可以留在这儿了，示米亚的儿子。

约拿达假如你喜欢的时候，我不妨留在这儿， 一直等到书该 亚的报告。

暗 嫩 对于你，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以前你曾经看见我 是如何地渴望，如何地焦急。我恋爱着我的妹子他 玛，但是她还是处女，我不能够亲近她——

约拿达 所以你便病了。可是我以为一个人自己痛苦自己是

不应该的。你要什么东西，便得想法子把所要的拿 到手。

暗 嫩 但是我没有法子亲近她。聪明的约拿达，你告诉我 躺在床上：大卫王已经来看过我，我对他说：“求父叫 我妹子他玛来，在我面前为我作两个饼，我好从她手 里接过来吃。”刚才王打发埃及人亚东来告诉我，他 玛被宫中的宴会留住了，只要宴会一完，她立刻就要 来到。现在，美丽的他玛就要来了—天气怎么这 样冷?

**约拿达** 你错了，王的儿子。现在正是美丽的夏天，温和的南 风从海里吹来，现在并不冷。

暗 嫩 那么,为什么我的皮肤都在战动呢? 约拿达 你被喜悦所充满了。

暗 嫩 我并不喜悦。我觉得急迫，好像葡萄酒在催促着我 似的。

**约拿达** 这正是喜悦，喜悦像葡萄酒似的催促着你呢。

**暗** **嫩** 你要知道，我是怎样地爱她，怎样地渴想着和她接 近。我的灵魂不属于上帝，是属于押沙龙的妹子他 玛。整个夜里我梦见她，约拿达，我梦见她远远地站 着，远远地向我微笑。但我一走近去，她却跑开了， 我不能够亲近她。

**约拿达** 不要紧的；时候一到，她将不再走开，将和你接近；这

样的梦快实现了。(书该亚上。) 暗 嫩 怎么?来了吗?

约拿达 是王的女儿他玛来了吗?

书该亚 王的女儿他玛还没有来。(暗嫩吁了一口气。)

是米利法的女儿拿俄米打发人来请示米亚的儿子约 拿达的。她现在病得很厉害，请约拿达去见她一面。 她说，恐怕上帝要招她回去了，恐怕她不能再与约拿 达见面。她说只要请约拿达去见她一面，并不敢希

望他停留好久。来的人告诉我，他已经找了很多的 地方，最后才听见人说约拿达在这儿，所以来得很 晚 。

约拿达 你告诉他说：“约拿达说，他现在没有功夫，等到太阳 再出来的时候，他或许到以利法的女儿拿俄米那儿 去一趟。”(书该亚迟疑着想要再说话。)你就是这样

告诉他。(书该亚退) 暗 嫩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 约拿达 因为我不愿意去。

暗 嫩 那么,你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了?

**约拿达** 我的心不会长久留在一个女人那儿的，尊贵的王的

儿 子 。

暗 嫩 我曾经听见过你们的故事。你们是如何地相爱，疯 狂地相爱呀。你们的心变为一个，你们的身体结合 在一处，你们像利巴嫩的野鹿永不分离。她曾经抛 弃了她的父母，抛弃了她的兄弟，抛弃了她的族人， 抛弃了她的神，走到你面前，与你合为一体。这样热 烈的动情的爱使我迷醉，使我梦想；为什么就结束得 这样快呢?

**约拿达** 亲爱的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到了不能不结束的时候，

所以便结束了。 **暗** **嫩** 为什么呢?

**约拿达** 因为爱情也有她的生命，她的年龄的。最初你受一

个女人，那个女人也爱你，两人合而为一，中间便有 了无限动情的迷人的言语，无数温柔的姿态，无数紧 紧的拥抱和接吻，而这些东西都是新鲜的。可是时 候一久， 一切都像一件绣花的紫色袍子，慢慢会陈 旧，暗淡，没有光采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遇见她 以前，就可以知道她要向你说些什么话；知道她会问 你怎么样笑；知道她要如何地拥抱，她的左手或右手 伸出在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她向你哭泣；并且，你 也知道你可以用些什么话或什么方法去对付她。到 那个时候，最初热烈的新鲜的爱情已经死去，只有些 照例的板滞的东西，于是你同她就不能不结束了。 尊貴的王的儿子，你曾经看见我常常穿着同样的衣 服没有。看见我常在同样消遣的地方走动没有。当 然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我要永久爱一个人，而不另

找新的爱情呢?

**暗** **嫩** 但是，以利法的女儿拿俄米呢?

**约拿达** 也许她听见我的话一定要悲伤，也许她一定要恨我， 可是，也不要紧，日子久了她就会忘记，因为女人的 记忆是不会留得很长久的。

**暗** **嫩** 那么,她以前为你而抛弃了她的父母兄弟，抛弃了她 的族人，抛弃了她的神，岂不是没有得到结果吗?

约拿达 我从先对她的热情，她同我所过的幸福生活也可以 偿还她了。爱情既然不能长存，而我又不能没有爱 情，所以我只好时时找寻新的。

**暗** **嫩** 唉，示米亚的儿子，你是一个有幸福的人，爱情常常 与你同住呢。

**约拿达** 我有什么可美慕的呢?高贵的超绝的爱情已经来到

你面前来了，王的儿子。

**暗** **嫩** (犹疑地)怎么还没有来呢?

**约拿达** 你不要着急，一定是宫中的宴会还没有完， 一定是王

和拔示巴把她留住了。

**暗** **嫩** 是的，一定就要来了。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你看

见。我的血跑到我头上来了没有?我觉得我的脸在 发烧呢。

**约拿达** 没有，完全没有。你是同鹰一般安静，狮子一般庄

*严。*

**暗** **嫩** 示米亚的儿子，我告诉你；我一想到美丽的他玛要到 这里来，我的心便止不住跳。我一想到他玛的足将 踏到这儿的地上，他白而小的手要触到这儿的东西 上面，我的心不知道是为的喜悦还是为旁的什么,便 止不住颤动。你看我的手现在不是战抖了吗?每一

次看见她纤长的影子在我面前经过，我便好像看见 了上帝的荣光。每一次我听见声音在她纤鲜的嘴唇 上颤动，我便好像听见天使唱着美的颂歌一样。示 米亚的儿子，我从来不曾知道她，从来不曾懂得她， 甚至于从来没有看清楚她。她在我面前实在太高， 太远，太迷离，太使我惊慌了。呵，她现在立刻就要 到我这儿来了，呵，上帝!(他埋他的脸在手里，约拿 达静候他的安静。)

约拿达 王的儿子，你不要这么激动。现在你可以看清楚你 从来所没看清楚的，可以懂得你从来所不曾懂得的 了 。

**暗** **嫩** 我很感谢你!

**约拿达** 为什么要感谢呢?难道对于尊贵的王的儿子，我不 应该服事吗?

暗 嫩 但是，示米亚的儿子，你告诉我，这个—— 约拿达 你有什么吩咐?

暗 嫩 你告诉我，这个，这个——我心里有一点恐惧。

约拿达 有什么恐惧的呢，王的儿子?不久你就会觉得这是 一件最平常的事。

**暗** **嫩** 最平常的事吗?爱情是——平常的事吗?(他深思 着，静默。)

暗 嫩 你听!我好像听见什么东西在响动，像是刀剑交击 的声音。

**约拿达** 没有，尊贵的王的儿子，我一点也没有听见。夜很安 静，那来刀剑交击的声呢?(静默)

暗 嫩 示米亚的儿子，我觉得有一点不安；他玛是—— 约拿达 为什么不安呢，尊贵的王的儿子?

暗 嫩 他玛是——是父亲的—女儿。

约拿达 (突然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你不要为这件事不 安。撤菜岂不是亚伯纳罕的妹子吗?利百加，以扫 的妻，岂不是哈兰的孙女吗?我们第一个先知摩西 和他哥哥亚伦的母亲，岂不是他们祖父的妹子吗? 上帝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禁这个，况且，上帝更没有 禁止恋爱呢。所以——

暗 嫩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实在于我太奇妙了， 太不可思议了!——聪明的约拿达，你告诉我，这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

**约拿达** 这并不是一件秘密，爱情是没有秘密的。

**暗** **嫩** 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实在是一个极 大的秘密，常常压迫着我的。我不能够懂，不能够知 道，但是它却常常引诱我，使我惊奇，使我疑虑，使我 不能安静，却又不让我走开。呵，上帝，你为什么要 创造女人，又创造了美?到底女人是什么东西?为 什么这样不休憩地引诱着我呢?我不知道，完全不 能知道。呵，要是我常常在这种忧疑与惊奇，猜想中 生活，我一定要发狂，我知道我一定要发狂的。前几 天你不是看见我病了吗?我把病的原因告诉你，聪 明的约拿达。你便替我出主意，使我能够遇见她。 但是，我的病会好吗?或者更要加重?我能够了解 这个神奇吗?我能够明白这个秘密吗?告诉我，示 米亚的儿子!(稍停，好像等待着约拿达的回答，但 是，当约拿达正要说话时又急速接下去。)

我一定要知道，我非知道不可!我要看，我要听，我 要考查；我要信托我的眼，我要信托我的耳朵，我要

信托我的手——我一定要知道，知道一切，一切的秘 密。我将不再心惊，不再胆战，我将把她当作一个普 通人一样看待——我不知道，我能够这样吗?我 ——(书该亚入，打断他的话。)

**书该亚** 王的女儿他玛来了。 暗 嫩 呵——?

书该亚 王女儿他玛来了。 **暗** **嫩** 呵——?

**书该亚** 王女儿他玛来了。

**暗** **嫩** 来了吗?——王的女儿他玛真的来了吗?

**书该亚** 是的，我远远看见她跟随的人替她举着火把，正向这

儿走来。

**暗** **嫩** 怎么样办?

**约拿达** 尊贵的王的儿子，你要镇静一点，并且要勇敢一点。 **暗** **嫩** 是的，要勇敢一点——你到前面去向候着王的女儿，

并且问候她，书该亚!

**书该亚** 我将尽我的力量。(退)

**约拿达** (应声似的)我应该走了，尊贵的王的儿子。

**暗** **嫩** 你应该走了——不，不，不!示米亚的儿子，你赶快 去阻止王的女儿他玛，叫她不要到这儿来——我害 怕!

**约拿达** 没有什么,你可以随便一点，王的儿子。

**暗** **嫩** 你叫她不要来——不能，不能，我不能不看见她，我 忍不住了!我应该——我——我——

**约拿达** 尊贵的王的儿子，再见，愿你平安!(约拿达退) **暗** **嫩** 我应该怎么样办?——勇敢一点!

(他玛入，穿着五彩的衣裳，书该亚在她前面引导着，

她后面随着有女侍们，拿火把的人们，同以拉。以拉 叫拿火把的人出去了，他自己反站在原来的地方。)

书该亚 尊贵的王的儿子，你要起来，要留心听!众王之王大 卫的女儿押沙龙的妹子他玛来看你了!她是从宫 中，从大卫王和拔示巴那儿来的。

暗 嫩 愿上帝祝福你，你仁慈而美丽的他玛，我的妹子，因 为你不肯忘掉我这样的病人。

他 玛 呵，亲爱的哥哥，我早应该来看你的。大卫告诉我说 你病了，并且说你想要我来看你，我应该立刻就来 的，但是在拔示巴那儿的宫中的宴会把我留住了。

暗 嫩 唉，我听见话我妹子愿意来看我，我是多么喜欢呢。 唉，仁慈而美丽的他玛，我妹子，病里面的孤寂是可 怕的。但是只要太阳能够照到我这里，我还诉说旁 的什么呢。但是，美丽的他玛，我妹子，我却不愿意 你夜里来，我怎么敢要你夜里来呢?夜里的风恐怕 要吹在你头上，你的瞳孔恐怕要在黑暗里睁大。唉， 我为什么要让你在黑夜里来呢?

他 玛 没有什么,哥哥。你不要着急，不要埋怨你自己。黑 夜是如此安静，我的眼也不会因恐怖而睁大；而且， 武士们替我拿着火把，像在旷野中引导过我们祖先 的火柱呢。

暗 嫩 来，仁慈而美丽的他玛，玛迦的女儿，愿你留在这儿。 (他玛坐在桌后)亲爱的妹子，愿你的脚不要匆忙，你 的踪迹不要急急地离开我。我希望同你说话，从你 的嘴唇上听到天使的歌声。

他 玛 你要是有什么吩咐，我一定谨尊你的。

暗 嫩 你们都出去罢!(书该亚，女侍，以拉同下。暗嫩走

上走下，静默)

暗 嫩 为什么不说话呢，亲爱的妹子?

他 玛 我因为——我是——我正要想跟你说话呢，哥哥。

暗 嫩 呵，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说话。你的声音像约但河的 水流那样活泼，像基路伯的翅子那样和软。你的声 音，像从利巴嫩吹来的微风，带着南方太阳的温暖， 和利巴嫩山上柏树的清香。呵，我妹子，我希望你能

够常常跟我说话。 (换一种声调。)

(慌乱着，不知怎么办。) 病里面是这样孤寂!

他 玛 是的，我希望我的声音还不至使你讨厌。

暗 嫩 呵，不要这样说!谁能够不为你的声音所迷惑呢? 凡有耳朵的都应该听。底波拉的声音没有你的这样 优美，她战胜了迦南王时所作的歌没有你的这样嘹 亮。呵，我妹子，求你不要遗弃我!

他 玛 王的长子，上帝与你同在，他永远不遗弃你。至于 我，我不过是玛迦的女儿，王的一个卑微的婢女，我 怎么敢说遗弃或不遗弃这一类的话呢。

暗 嫩 不要这样说，我妹子。 ——但是你的声音何等的美 呢?我爱这声音，这是至高无上的音乐!(静静地向 她走去。)

亲爱的妹子，——(忽然惊觉。)

有什么东西在响动呢?——刀剑交击的声音? 他 玛 (惊退一步)没有，我没有听见什么。

暗 嫩 又!——不，不，现在我也听不见了。夜很安静，那 里来的刀剑交击的声音呢?这一定是我耳朵不好的

原故。——我惊骇你了? 他 玛 没有，你没有让我吃惊。

暗 嫩 这真是我的不好，讨厌的病把我的耳朵弄衰弱了。 真的，我—(他徘徊着，静默。)

暗 嫩 (在很远的一角。)(不安。)他玛，我亲爱的妹子! 他 玛 你有什么吩咐呢?

(暗嫩没有答应，他低着头用左手支着下颊，静默) 暗 嫩 (并不抬头。)他玛!

他 玛 (不安。)你有什么吩咐?

(静默- 暗嫩稳静地前进，像猎者趋近他的捕获 物，他玛为他所惊。)

他 玛 (恐惧)你有什么吩咐?

暗 嫩 (停在相当距离之处。)我——爱——你! 他 玛 不要这样，你骇着我了!

暗 嫩 我爱你!

他 玛 不要这样望着我，你的样子多么骇人!

暗 嫩 我爱你，妹子，我是发疯般爱你!呵。我爱你，我知 道我最爱你的眼睛；引诱我的，迷惑我的就是这眼 睛!它们像天上的星似的向我微笑，像月亮似的向 我说出秘密的言语，真的，它们向我说出许多秘密的 言语。唉，这一双眼，像旷野里的云柱和火柱：它们 怎样引导了我们的祖先，这一双眼睛也怎样引导了 我。呵，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神秘这样美丽的东西! 早晨的天空没有这样深蓝，野地里的百合花没有这 样鲜洁，商人从沙漠中运来的金子没有这样光辉，推 罗王希兰的宝石没有这样多的颜色，我妹子，我是多 么爱这眼睛，疯狂地爱这眼睛呀!——你不要向旁

处望，你的头不要转开，呵，我妹子，不要离开，我求 你!让我看这眼睛，我最爱的这眼睛呀!

他 玛 唉唉，你安静一点，不要烦扰我呵!(她手扶着桌子， 想要站起来，但是没有站起来的力量。)

暗 嫩 呵，你的手，我已经看见你的手了!你的手!这是多 么神奇的手呵；一定的，这是你的最高的美，超乎一 切的美，惟一的美!我爱这手，这是我所最爱的，只 有这手才是我所最爱的。你的眼睛虽然美，但是赶 不上你这手。你的手多么白，又多么红润!你的指 头多么纤细，又多么柔软!你的指甲多么圆满，又多 么玲珑!唉，你的指节上的纹理是多么优雅，它的突 起多么合式。它们长在你手掌上，就像葡萄树上初 生的嫩芽，是红润尖纤的嫩芽，它们又像公鹿头上的 角，公鹿在约但河的平原上游行，在利巴嫩的树林中 游行，它的角是用以号召群母鹿的。你的指甲上的 红点像凤仙的花瓣，那藏在叶子底下而露出它红色 的花瓣。它白的地方像初升的新月，像早晨在露水 中洗净的百合花。呵，我妹子，你这优美的手，才是 我所最爱的。我多么爱这手，疯狂地爱这手呀!只 要有这手，我已经够了：我不爱旁的，我只爱这手。

**他** **玛** 你不要这样，你是我的哥哥，你将为以色列人所耻 笑 。

暗 嫩 我爱你!是的，我知道我最爱你的嘴唇?你的手虽 然美，但是赶不上你的嘴唇。你的嘴多么甜美!你 的小嘴唇在你双颊中间，像西乃山的荣光被云拥着， 像伊甸园中的无花果藏在叶子中间。它是多么新 鲜，有如新熟的葡萄，又像利巴嫩初生的柏香木。它

像是从海外回来的商船，扬着白帆，满载着没药和乳 香，从里面喷出芳烈的香气。在它里面的牙齿，像熟 透了的石榴，在裂开的红色双唇中间，露出珍珠般的 一粒粒榴子；又像迦南草地的乳羊，是母羊双生的乳 羊。呵，我爱这嘴唇，这是惟一引诱我的美，迷惑我 的美!我爱这嘴唇，疯狂一般爱这嘴唇，唉，我妹子， 让我吻它，我要像噙着鲜红的苹果似的深深地吻它!

他 玛 哥哥，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不要忘掉了 你自己的地位，你是王的长子。你不要向我说这样 的话。我还是处女，是王的女儿，也是你的妹子。你 要安静一点，不要向我说这样的话，恐怕以色列要笑 你是愚味的人，王也要向你发怒。

暗 嫩 你为什么拒绝我，为什么向我发怒，亲爱的妹子?我 爱你，爱你发了疯!我爱你的手，爱你的眼睛，爱你 的嘴唇，爱你的头发：但这些都不是我所最爱的，因 为不是你的最美处。我妹子，玛迦的女儿，我爱你， 最爱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像睡在东方的绸子里的 宝石，像用没药和乳香薰透了的礼物，像裹在帕子里 的一只白色鸽子。你的脚躺在鞋子里面，像睡在母 亲胸前的一对双生——我知道——你的腿应该是美 玉所琢成；你的肚腹会温柔如天鹅绒；你的腰软和得 像一条绒带，不独软和，而且温暖!唉，你的双乳 ——我妹子，这诱惑着我的双乳，躲在衣服底下又隐 隐显出来的双乳——它们应该如象牙一般白，如大 理石一般柔滑，如宝石一般圆润；唉，它们应该如葡 萄一般甜蜜，如葡萄酒一般使人迷醉!唉，你的身体 是这样引诱人，它在我耳边说着甜蜜的秘密的言语；

它像浓酒一样在脑里飞奔；使我的血液跑的飞快。 我妹子，我爱你，最爱你的身体，爱得快要发疯了! 唉，我妹子，让我拥抱，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怀里! 让我尝你的双乳，像尝新熟的葡萄一样；让我尝你的 嘴唇，像尝熟透了的苹果——我爱你 我最爱你 的——爱你的身体!

他 玛 你不要这样，不要恐吓我，不要使我受惊!我哥哥， 你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要这样行；你不要作这 丑事!你玷辱了我，你将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 在以色列人中不也成了愚妄人吗?你可以求王，王 一定把我归于你的。我哥哥，你不要这样。

暗 嫩 不，不，不，你不要拒绝我!我爱你。爱你发疯了。 我的口枯焦，我的脑里面燃烧着火，让我用我的手环 抱着你的腰；让我尝你的双乳，像尝新熟的葡萄一 样；让我尝你的嘴唇，像尝熟透了的苹果!

(他走近去要捕住他玛，他玛逃避着，抗拒着。在挣 扎中打倒了烛台，舞台完全黑暗，听见跌倒的声音， 接着是死一般的静默)

暗 嫩 (绝望，忿怒而且空洞声音。)我恨你- 我知道了 ——秘密，一切的秘密!——没有美!(静默。)

暗 嫩 (跳起来。)我恨你!(静默。)

暗 嫩 (绝望，忿怒而且空洞的声音。)我知道了我从先所不 知道的秘密，一切的秘密!没有我所追寻的 美!——我恨你!你起来走罢。

他 玛 你不能这样，你赶我出去的罪，比你以前所作的更甚。

暗 嫩 我恨你!——你们来罢!把这个妇人赶出去，给我 关上门。

(书该亚，拿着一枝烛走进来，完全莫名其妙；以拉同 另一仆人停在幕幔外面；他玛撒灰在头上，撕裂了她 的衣裳。她望着暗嫩，憎恨而且恐怖。暗嫩倚着桌 子，忿怒，疲惫，失望而且畏缩。)

暗 嫩 我恨你! (幕下)

**——全剧完——**

**获虎之夜**

田 汉



人 物

魏福生富裕之猎户 魏黄氏 福生妻

莲 姑 福 生 独 生 女

魏胡氏莲姑之祖母

李东阳 邻人，甲长

何维贵李之亲戚，农夫

黄大傻 莲姑表兄，贫颠行乞 屠大，周三 魏家所雇之长工

**时** **间：**某年冬夜

**地** **方：**长沙东乡某山中

布 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乡人饭后的休息室，客来时的 应接室，冬夜的围炉向火处。)开幕时魏福生坐炉旁 吸水烟。其母老态龙钟坐围椅上吸旱烟。福生之妻 正泡茶。莲姑十八九岁好女子，虽山家装束而不掩 其美。将泡好的茶用盘子托着先奉其祖母，次奉其

父，次托茶四杯出“火房”送给其家的佣工。福生目 送其女出去，对其妻低语。

福 生 我们这孩子嫁到陈家里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 家那样多的媳妇，我都看见过，单就人物讲，很少赶 得上我家莲儿的。

黄 氏 (感着一种母亲样的夸耀)前几天罗大先生也是这样 说呢。可是也不知道费去我多少心血才替她挣了这 样多的嫁奁。不然，单只模样儿好，嫁奁太少也还是 要遭妯娌们看不起的。

**祖** **母** 但也当感谢仙姑娘娘，难得这几年家道还好，新近又 连打了两只虎。不然的话，你有这样顺手吗?

**黄** **氏** 铳已经装好了没有?

**福** **生** 早就装好了。可是还没有上线。等到稍晚一点，把 线上好，今晚是准有的。

黄 氏 再打了一只时，我的莲儿又可以多一样嫁妆了。我 还想替她到城里去买一幅锦缎被面，买一个绣花帐 檐哩。没有几个日子就要过门了。不赶快办，恐怕 来不及。

福 生 我这次若打了一只大点儿的，也不必抬到城里去请 赏，最好把皮剥下来替莲儿做一床褥子，倒也显得我 们猎户人家的本色。我打了第一只虎的时候，就有 这个意思。莲儿，你 …… (回头不见莲儿)莲儿怎么 不进来?

黄 氏 她大约听得说她的事，不好意思，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吧 。

福 生 象她这一向还好，从前她真是不听说，真把我气死

了 。

**黄** **氏** 我不也是很气吗，听她晚上那样的哭，我又是恨，又 是可怜……那颠子还在庙里吗?

福 生 唔，还在庙里。住在那戏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驱逐 出境，怎奈地方人见他年纪又轻，又没有父母，也不 过有些傻里傻气，并不为非作歹，所以都不肯照我的 意思办，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说出来。

黄 氏 不过近来也没有看见他从我们门口过身了。

**福** **生** 大约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骂，不敢再来了吧。那种 颠子单骂他两句，他是不怕的。

祖母可是那孩子也真可怜啊。你骂他两句不要他再来了 就够了，打他做什么呢?

福 生 你老人家哪里晓得，那孩子看去好像很癫，可是他对 莲儿一点也不颠，我起初以为他是颠子，所以莲儿和 他玩耍，我也不大管他，后来人大了，他还天天来找 莲儿谈笑，莲儿也仿佛非他很不快活，我方晓得这事 不是玩的。那时候他的母亲刚死不久，我好好地对 他说，我荐他到田家瑕一家农家去看牛。他说他不 愿到那样远的地方去，又说他虽然无家可归了，但怎 么样也不肯离开仙姑岭。从那时起，他就在庙里的 戏台底下过日子。可怜也实在可怜。但是一想到他 会害得我的莲儿不肯出嫁，真是可恨。

**黄** **氏** 好了。现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为他的缘故，使我 们替莲儿选了现在这一家好人家。

**福** **生** (忽然想起)喂，前天莲儿到那里去来?

**黄** **氏** 同下屋张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机匠师傅家里去来。我 要她送几斤虎肉去，顺便问他那匹布织完没有。

**福** **生** 以后要屠大爷送去好哪，姑娘们不要到外面跑。我

仿佛看见她走那一边岭上下来的呢。 **黄** **氏** 你为什么问起这事呢?

福 生 莲儿有好久没有出门，我恐怕她又跑到庙里去。 祖 母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有什么要紧?

福 生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自然没有什么要紧，我只怕她又 去会那颠子呢。

黄 氏 有张二姑娘跟着决没有那回事。并且莲儿自从订了

人家，也早已把那颠子忘了。 福 生 惟愿得如此才好。

(此时外面有人声对语。李东阳带何维贵来访福生。 屠大迎之)

屠 大 (在内)哦，李大公来了。请进。 李 (在内)哦，大司务，福生在家吗?

屠 大 (在内)在火房里坐。请进。 (登场)客来了。(退场)

(李何登场，福生等起迎) 李 魏老板!

福 生 哦!甲长先生来了。请坐，请坐。这位是谁?

李 这是舍亲，姓何。住在瑕里。(长沙东乡称田野间为 “瑕”,山谷间为“冲”)

福 生 原来是何大哥。几时进冲来的? 何 就是今天下午来的。

李 他是今天下午进冲的。他家几代住在墩里务农，很 少到冲里来的时候。他是我的侄郎的哥哥。前回我 到瑕里去散事，在他家歇了一夜。谈起冲里过得怎 样的有趣，柴火怎样的多，坡土怎样的好，晚上怎样

可以听得老虎豹子叫。把这位老兄喜欢的不亦乐 乎。又谈起你家新近打了两只虎，于今一只抬到城 里请赏去了，一只还关在笼里让人家看。他家里人 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个个都想来看看。这位老哥，尤 其动了意马心猿，一定要同我来。他家的父亲说这 几天事忙，要他隔几天来，所以今天才来。我也今天 才从春华市回来。

何 · (忽听得什么叫，忙着扯住李手)这是不是虎叫?

福 生 (笑，同坐皆笑)这不是虎叫，这是我家后面猪圈里猪 叫 。

何 怎么冲里的猪叫法不同?

李 冲里的猪和瑕里的猪原是一样叫的。恐怕是你的耳 朵作怪吧。……第二次打的虎也抬到城里去了吗?

福 生 抬去四五天了。 李 怎么你没有去?

**福** **生** 我没有去。要老二送去了，顺便办一些货回。我在 家还有些事情要做呢。

李 那么,维贵，你来得不凑巧。你那样要看虎，及至进 冲来，虎又抬去了。

黄 氏 ( 一 面献茶与客)真是。何大哥，若早五六天来还可 以看得到哩。嗳哟，没有抬去的时候看的人真不知 道多少啊。就是抬去之后两三天还有许多人赶来要 看的，都看个空回去了。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 太太从城里回，也来看虎，她逼近笼子侧边站着，听 得虎一叫，人往后面一退，两手望前一拍，把手上戴

的一对玉钏子也打得粉碎了。 何 嗳呀。好凶!

李 (笑了)你家捉了虎的事，真传得远，连春华市那一边 都知道了。那地方的都总太太都想来看一看呢。可 惜你们家就把它送到城里去了。

福 生 不要紧。今晚若是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打 一 只。

不过恐怕捉不到活的罢。 李 什么,又装了陷笼吗?

福 生 不是陷笼，是抬枪。现在等人静一点，就要上线呢。 李 装在什么地方?

福 生 装在后面的岭上。

李 那地方没有人走吗?

福 生 这样的晚上有谁要跑那边岭上去，并且谁不知道昨 天已经发了山。

李 那么恭喜你今晚一定打一只大虎。明天还要请我喝 一杯喜酒呢。

福 生 那自然啦。正应请甲长先生喝喜酒的。我的莲儿就 是这几天要过门了。今晚若是打了一只虎，我要把 喜酒更热闹地办他一下，请甲长先生多喝几杯。

李 哦，不错，听说莲姑娘就是这几天要过门了。我还没 有预备一点添箱的礼物哩。

黄 氏 嗳哟，大公不要又来费心。前天承大娱驰(祖母之 意。读若ngaì jieh)送来了一个布，两个被面，我们已 经不敢当得很。

李 哪里的话。应当的，正应当的。陈家几时过礼? 黄 氏 初一过礼。

李 你们这头亲事真说得好。真是门当户对。不要说我

们的门前上下，就是我们这镇里都是少有的。 黄 氏 你老人家说得好。

**屠** **福** **屠**

**大** **生** **大**

李

福 生 黄 氏

李

**黄** **氏**

本

**黄** **氏**

李

祖 母

**(屠大登场)**

大老板，我们可去上线了吧。

(时房中久已点灯。炉中柴火熊熊，福生起视窗外) 可以去了。你们要小心些呀。

晓得的。

你们家这位屠司务真是个好人。 哼。他很可靠。

有一句讲一句，屠司务真是个老实人。他在我家做 了五六年长工从来没和我们家里闹过半句嘴。哦 ……说起又记起来了。你老人家家里的二姑娘不也 是不久要出阁了吗?

唔。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鸡坡侯家里去。

侯家里!那真是好人家呀。三十几人吃茶饭，长工 都请了七八个。二姑娘嫁到那样的人家真是享福 啊 。

*嗨，分得她们有什么福子，不过可以不挨饿丢了。他*

家的媳妇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早，睡得晚， 纺纱织麻，斟茶煮饭，浆衣洗裳不在讲，还得到坡里 栽红薯，田里收稻。一年到头劳苦得要死。若是生 了一男半女更麻烦了。

不过也要这样的人家才是真正的好人家。越是一家 人勤快，越是兴旺。

是。我也正是取他家这一点，才把我的二女看到他 家去。她的娘疼爱女儿，听说侯家里是那样的人家， 起初还不肯回红庚呢。

福生，你叫胡二爷到柴屋里去弄些硬柴来。今晚若 是打了虎还有好一会耽搁呢。

福 生 我自己去吧。(起身出门) 李 娱她，你老人家真健旺得很。

祖 母 唉，讲给大公听，到底年纪来了，现在也不像从前那 样结实啊。

何 你老人家今年几十岁了? 李 你猜猜看。

何 我看……和我的娱她上下年纪吧? 黄 氏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纪?

何 今年七十五岁。

黄 氏 那么比我的娱她还小一岁呢。

李 他的娱驰也健旺得很。我早几天在他家里，还看见 她老人家替她的孙儿绣兜肚呢。

黄 氏 我的娱驰眼睛不如从前了，可就是脚力好。仙姑殿 那样陡的山，她老人家还爬得上去。从半山到正殿 去不还有一百二十来级的石台阶吗?她老人家一气 走上去还不费多大气力，反把我走得脚软手麻气都 喘不过来。

李 我们后班子真不及老班子啊。(班子即辈之意) 黄 氏 是啊。

祖 母 我们算什么,你没有看见你的公公呢。他老人家在 世的时候，那一个不说他健旺。八十岁那年还和后

班子赌狠，推起两石谷子上山呢。 何 嗳呀，我都做不到。

祖 母 你们十八九岁的人，是“出山虎子”,正是有劲的时 候，有什么做不到。

(福生抱柴来，放在火炉弯里) 福 生 你们讲什么?

李 我们正谈起现在这班少年还不及老班子的有劲啊。 福 生 这是实在的话。就拿我们猎户讲，现在的猎户那里

及得从前的猎户的本事高。不过打猎的器械和方法 都比从前精巧些，也不必费从前那样多的力了。

何 魏老板你府上从前那两只虎是怎样打的呢?

福 生 说起来，也很有趣，我们去年也还打过几只，可没有 今年这两只来得容易。第一只尤其来得容易，那时 我家刚做好一只陷笼，还没有抬到山上去装置，就把 它放在猪圈后面，把笼门打开，原指望万一关一两只 小小野物。不想睡到半晚忽然听得猪圈里的猪大乱 起来，接连听得几声扯锯子似的大吼。我们爬起来， 拿了猎枪，虎叉，掌起灯，望猪圈后面一看时：原来笼 子里早陷了一只小牛似的猛虎。那只虎走我们屋边 过身，听得猪圈里有猪叫，想来吃猪，没有别的路可 以进来，便走那笼子里钻进来，用爪子猛力去爬猪 圈，不想机关一动，后面的门就关下来，再也别想出 去了。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木笼，比前一个更加精 巧得多。抬起装在那条岭上的乱树中间。四周围都 用树枝盖好，只留一条进路。笼子后面又放些猪羊 鸡鸭之类，都替它们缚了腿子，让它们在里面乱弹乱 叫。冬天里的饿虎，走岭上过身，听得乱树中有生物 叫着，那会不进去找食物的咧?果然第三天的晚上， 我们又装了一只老虎，这就是五天前抬上城请赏的 那一只。

何 打虎就这样容易吗?

**福** **生** 那里。这不过我的运气好罢。遇着难对付的还是要 费无穷的气力。你不看见仙姑岭下有一个长坡吗?

那里原先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光坡，却是一带深林。 因为近处的人知道中间是猛虎的巢穴，所以都不敢 到那近边去砍柴，为的没有人敢去砍柴，所以那一带 深林越长得不见天日。但是最初虽不敢去砍柴，却 也没有别的事故。到后来里面的虎渐渐多了，常常 出来捉近边人家的猪和鸡吃，晚上吼声不绝，近边人 家都不敢安心睡觉。后来索性把长坡易四聋子的儿 子咬去了。易四聋子是我们镇上有名的猎户。他们 夫妇的膝下只有这个儿子。那时他刚从城里回来。 听说儿子被虎咬了，痛不欲生，赌咒要杀尽那坡里的 虎。他还有一个朋友姓袁，也是个有名的猎户，浑名 就叫袁打铳，也愿帮忙来除掉这地方的大害。易四 聋子每天背着猎枪，提着刀，到那坡里去寻。有一天 果然给他寻出一条路来。照那条路走去，就到了那 虎窝里。一看母虎不在家，只剩了四个小虎在窝里 跳。易四聋子看见很觉得好玩。再一寻时，看见那 虎窝旁边还剩了些小孩的头腿，易四聋子不看犹可， 一看见了这些头腿只恨得咬牙切齿。 一阵乱刀就把 那些小虎都杀死在窝里。易四聋子知道母虎回来看

了，一定要寻仇。第二天就邀袁打铳和许多猎户来 围山。那天那母老虎回来看见自己的儿子都杀死 了，果然怒吼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围山时，它坐在窝 里 等 。

(忽闻许多猎犬声，屠大和二三伙友从山上回来)

(屠大周三登场)

福 生 装好了吗? 屠 大 全都装好了。

**福** **生** 山上没有人走吗?

**屠** **大** 这时候有什么人走到那样的岭上去?

**黄** **氏** 屠大爷，周三爷，快来烘一烘，冷得很哩。 **周** **三** 也不怎么冷。

(黄氏折些带叶的干柴，烧起熊熊的火来。屠周二人 烘着)

李 屠大爷你的衣袖子烂了呢。

黄 氏 昨天我要他交给莲儿替他补一补，他又不肯。

**屠** **大** 我的衣那里敢烦莲姑娘补呢?横竖在山里作活的人 休想穿一件好衣，就有好衣，到山里去跑两趟，铁打 的也要扯烂。

甲 长 我多久就劝屠大爷讨一个大娘子，他总不听。不然， 你的衣烂了，不早有人替你补起了吗?

屠 大 甲长先生，你也得体恤民情呀。你看我们养自己不 活的人还能养活人家吗?

李 话虽是这样说，老婆总是要讨的。也没有见单身汉 子个个有了钱。也没有见讨了老婆的个个都饿死

了。我还是替你做个媒罢。 **周** **三** 我也替你做个媒罢。

**屠** **大** (笑向周三)你替我做个什么媒呀?你有什么姑子要 嫁给我呢?

周 三 说起来没有一个人知道，却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就是后屋朱太太的大小姐。 **屠** **大** 后屋有什么姓朱的太太?

(福生和黄氏早笑了)

周 三 就是那猪婆的大小姐呀! 屠 大 (打周三)你这小坏蛋。

福 生 喂，屠大爷，你快去把那些器械安顿好。等一会就要 用 呢 。

**屠** **大** 好。周三爷你赶快替我磨刀去。 (两人下场)

甲 长 今晚上一定又该你发财呢。

福 生 哈哈，这些事是要靠运气的。法子总得想，能不能到 手可说不定。

何 大 第二天又怎么样呢，魏老板?

福 生(突如其来，摸不着头脑)第二天?第二天什么事? 何 大 第二天他们去围山，捉到那只虎没有呢?

福 生 啊，你是讲刚才说的易四聋子打虎的那件事啊。好， 我索性对你说完了罢。第二天易四聋子邀了袁打铳 和本地方好几个有名的猎户去围山。易四聋子和袁 打铳奋勇当先。其余的猎户只远远的包围着，易四 聋子又让袁打铳做他的后援，他由他昨天发见的那 条路，一步步逼近虎窝里去，等到相隔不过一丈来远 的时候，他早由树后面瞧见那母老虎磨牙擦爪地在 那里等他，他不待它先来早装好猎枪，朝那老虎头上 一枪打去。那老虎听得枪一响，照着枪烟，一个窜步 扑起来。易四聋子本来想等它扑来，举起刀去刺它 的肚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老虎扑到他的头上来 了。他丢了枪刀，趁那当儿一把抱住那老虎的腰，把 头紧紧的顶住它的咽喉，把两只脚紧紧的撑住它的 后腿，任它怎样的摆布，他只死命的抱着不放。这时 易四聋子的好友袁打铳，和其他许多猎户看了这种 情形，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还是袁打铳隔得比较 近一点，爬到一枝树上，觑得准准的对那老虎连发了

两枪，那老虎打急了。候他第三枪到来时，它就地一 滚，那枪子却打在易四聋子的腿上。虽然没有打中 要害，但痛得他把腿一缩，那头上也不由得松下来。 那老虎趁这个机会，转过气来，大吼一声，把易四聋 子的脑袋咬了半边，挣脱了易四聋子的手，几跳几窜 的跑出重围去了。那些猎户那一个敢挡它的路。袁 打铳虽然接着连发了几枪，但是已经救不了他的朋 友。他一面收拾他朋友的遗体， 一面也发誓要除掉 那只老虎替他朋友报仇。从此以后袁打铳常常一个 人背着枪，去找那只老虎，后来虽然也打了好几只 虎，但始终不是咬他的朋友的那只。他有一个儿子， 叫和儿，十四五岁了。他恐怕他死了之后他的朋友 的仇就不能报了，所以他常常把母老虎的样子对和 儿说，叫他长大了也做一个猎户，务必寻到这只虎， 把它打死，把皮骨去祭他朋友的灵，才算孝子，因此 和儿心目中常常有这么一只虎。

何 大 他的儿子后来打到这只虎没有呢?

福 生 你听哪。第二年春二月间，和儿和几个邻舍的小孩 到枫树坡去寻惊蛰菌，这个坡里也因为林子很深，许 久没人砍动，地上木叶落的多。所以每年结的菌子 也最多。这些小孩越取越多，越多越高兴，越高兴就 不顾危险越往林子深的地方走去。正取得高兴的时 候，忽然一个小孩骇得叫也不敢叫出来，拚命的扯起 他们跑。他们问有什么。他说：“有虎!”那些小孩子 听得有虎，大家都往外跑，把取下来的菌子丢满了一 地，踹得稀烂，但他们跑了好一阵，却没见什么东西 追出来，细瞧有虎的那边的林子， 一点响动也没有。

他们都很诧异。内中有大胆的就依然跑到那边林子 里去探看，袁和儿便是一个。一看那深林中间，却有 一块小小的空地。这空地上果然坐着一只刚才吓起 他们乱跑的猛虎。嘴里咬着一块什么东西。两只眼 珠睁得有茶杯大小，望了使人家两只脚自然要软下 来。可是一宗，那怕他们两次访它，它不但不动，连 哼也不哼一声，仔细一听，连气息都没有。袁和儿胆 子最大，捡起一块石头照那老虎的尾上轻轻打起去， 它依然一丝也不动。袁和儿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好 气性儿的老虎。一看它的头上还有一两处伤痕，心 里早已断定是他父亲时常对他说起的那只老虎。他 对他那些小朋友说了，他们依然没有人敢拢去。还 是和儿跑拢去把那老虎一推，哗啦一声倒了，原来那 只老虎自从咬了易四聋子，带了重伤逃出重围，就躲 在这地方死了。如今只剩得皮包骨头。肉早已烂

了。口里还咬着易四聋子的半边脑袋。 何 大 那么为什么还坐着呢?

福 生 你不知道呀，这叫做“虎死不倒威”。后来和儿回去 把他老子喊来一看，果然是那只老虎。袁打铳把易 四聋子那半边脑袋交给他家里和遗体一起葬了。把 老虎的皮骨祭了他的灵，才算完了他一桩心事。



(正说到那里忽听得山上抬枪一响) 福 生 吓 !

屠 大 (在内)枪响了。大老板!我们快去罢。

李 福生，你的财运真好。这次包你又打了一只大虎了。 祖母若是只虎，那么莲儿又多一样嫁奁了。

福 生 惟愿是只虎也就可以了我一桩心事。不要打了一只

什么小的野物，那就不值得了。 (屠大携猎枪，虎叉之类登场)

屠 大 不会，一定是只大虎。别的小野物不走那条路的。 福 生 我也这样想。

何 我们也去看看罢。

福 生 何大哥要去看看也好。

李 我也同去看看。

福 生 (对黄氏)你赶快去烧好一锅水，等一下有好一阵忙 呢。

**黄** **氏** 我早已预备好了。 **周** **三** (在内)喂!去呀。 福 生 屠大(同声)去呀。 (各携器械退场)

**黄** **氏** 娱驰你老人家去睡去罢。

祖 母 还坐一会也好。等他们把虎抬了回来再睡去。等一

下有好一阵忙，我在这里烧烧火也是好的。

黄 氏 啊呀，催壶里没有水了。莲儿! **莲** **姑** (在内)来了。

(莲姑登场)

莲 姑 妈妈，什么事?

黄 氏 你去添一壶水来。等一会他们回来，要茶喝呢。 莲 姑 是 。

(携壶下场，一忽儿，携一满壶水登场。依然把壶挂

在火炉里的通火钩上) 莲 姑 妈，又打了一只虎吗?

黄 氏 屠大爷说一定是只虎。别的野物，是不走那条路的。

并且昨天不是发了山吗?

祖 母 若是只虎，你爹爹不知道多么欢喜。他说这次若打 了虎不抬到城里去请赏，要把皮剥来替你做一铺褥 子，把虎肉留下来办喜酒呢。

黄 氏 日子近了。你那双鞋子还不赶快做好? 莲 姑 我不做。

黄 氏 蠢孩子。你为什么不做? 莲 姑 我不要穿鞋子了。

**黄** **氏** 你为什么不要穿鞋子了?

**莲** **姑** 我不要活了。(哭) **黄** **氏** 你为什么不要活了?

莲 姑 爹妈若是一定要我嫁，…… **黄** **氏** 你嫌陈家里不好吗?

**莲** **姑** 不 是 。

**黄** **氏** 嫌陈家里的三少爷不好吗? 莲 姑 (摇头) … …

黄 氏 那么为什么又不愿意去了呢? 莲 姑 ……我只不愿意去就是了。

黄 氏 我的好孩子，你先前说得好好的，怎么这会子又反悔 呢?这样的终身大事岂是儿戏得的吗?人家已经下 了订，你又不愿意去了。就是我肯，你爹爹肯吗?就 是你爹爹肯，陈家里能依吗?你总得懂事一点。你 现在不是二三岁的小孩子了。放着陈家这样的人家 不去你还想到什么人家去?

祖 母 是呀。像陈家那样的人家在我们镇里是选一选二 的。他家里肯要你，真是你的八字好呢。你不到他 家去还想到什么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更好的人家，

他不要你也是枉然呀。

**莲** **姑** 我什么人家也不愿意去。我在家里侍候妖她妈妈好 哪。

黄 氏 你这话更蠢了。那里有在娘边做一世女的呢?我劝 你不要三心二意的了。你只赶快把鞋子做起，别的 嫁奁我也替你预备得有个八成了。只候你爹爹打了 这只虎，替你做床虎皮褥子，还要二叔在城里去买一 幅绣花帐檐，锦缎被面子，就要过礼了。你刚才这些 话我原晓得你是和我淘气的。你要嫁了，你妈还把 你怎样吗?只等一下别对你爹爹淘气，你爹爹若听 见了这些话，你是晓得他的脾气的。

祖 母 是呀。你爹爹他若听说你不愿意，你看他会怎么样 气。

莲 姑 我不管爹爹气不气，我只不去就是了。

黄 氏 好。你有本事等一下对你爹爹说去。我懒得和你 说。我要到灶屋里去了。

莲 姑 (至祖母前)娱驰，我……

祖 母 (抚之)傻孩子。你哭什么?你的命不比你妈你娱驰 都好吗?

莲 姑 不。娱驰，我是一条苦命。(隐约闻外面人声嘈杂。 猎犬吠声)

祖 母 你听。你爹爹和屠大爷他们抬虎来了。你出阁的时 候又要添一样好嫁奁了。并且你可以早些到陈家里

去享福去了。你还不赶快到大门口去看看。 莲 姑 不。我不要去看。我怕这只老虎。

祖 母 你又不是才看见过老虎的。怕它做什么?以前捉了 活的还不怕，此刻是打死了抬回来的更不必怕了。

莲 姑 我怎么不怕它。它是催我的命的。

祖 母 你看。你又和黄大傻一样的发起颠来了。

莲 姑 娱她。是的。我是和他一样颠的，我时常怕我会变 成他那一样的颠子呢。

**祖** **母** 你越说越傻了。好好的人怎么会颠?(人声狗声愈 近)好。(站起来。众声嘈杂中闻甲长之声“抬进去”

“抬进去”)你听，虎已经抬到门口来了。快去看看。 莲 姑 不。我不要看。虎进屋了，我便要出屋了。

(人声，脚步声，猎犬吠声，已闹成一片了) **屠** **大**(在内)顾三爷，你把大门推开些，推开些。 福 生 (在内)堂屋里快安顿一扇门板。

李 (在内)你把脚好生抱着，抬进去。 祖 母 莲儿，虎抬进来了。快去看看。

莲 姑 不。我不要看。

(人声，足步声愈近)

福 生 (在内)抬到堂屋里去。

李 (在内)不。抬到火房里去。

祖 母 你快去开门，虎要抬到火房里来了。 福 生 ( 在内)何必抬到火房里去。

李 (在内)天气冷得很，非抬到火房里去不可，快去安置 一下。(火房门开了，李二进来把左壁大竹床上的东 西挪开，铺上一床棉褥，把衣服卷成一个枕头，放好。 李甲长进来，把椅凳移开。在莲姑和她祖母的错愕 中间，福生和屠大早半抬半抱的抬进一只大虎(?) 咳，不是，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褴褛少年。腿上打 得鲜血淋漓。此时昏过去了。让他们把他死骸般的 抬起来放在那大竹床上。)

祖 母 怎么哪，打了人? 福 生 咳，还有什么说。

李 你老人家快把火烧大一点。房里很冷。福生，你要 赶快去请一个医生来。

福 生 这时候到哪里去请医生呢?槐树屋梁六先生又上城 去了。

李 不，立刻要去请一个来，他伤得很重，弄出人命来可 不是玩的。

福 生 屠大爷，那么你到文家冲文九先生那里去一趟，任如 何请他老人家今晚来。李二爷你也同去，好抬他的 轿子。

(屠大李二匆匆退场) (黄氏急登场)

黄 氏 打了人，打了谁呀?

福 生 你说还有谁，还不是这个晦气。

(黄氏与莲姑娘的眼光都转到那褴褛少年脸上。)

福 生 他晕过去了。快烧碗开水灌他一下。(忽注意到莲

姑)莲儿快进去，不要在这里。

莲 姑 (目不转睛的望着那面色灰败的少年，似没有听得她 父亲的话，旋疑其视觉有误，拭其目，挨近一看)嗳 呀，这不是黄大哥?黄大哥呀!(哭)

**黄** **氏** 当真是那孩子，怎么瘦到这样了。(起身，烧水去)

**福** **生** 不识羞的东西，他是你什么黄大哥?还不给我滚进 去。

祖 母 (起视)当真是那孩子吗?

福 生 还不是那个傻东西，这时候谁肯跑到那样的岭上去

送死?我们背时人偏遇着这样的背时东西。

祖 母 打了哪里?

福 生 打了大腿。只要打上一点，这东西就没有命了。

李 现在还是危险得很，怎奈血出的太多。我们走到他 近边的时候还以为是只虎，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他在 那里乱滚。

福 生 他那时伤的那样重，见了我还对我道恭喜呢。这个 混帐东西!

祖 母 快替他收血，把他喊转来。可怜这孩子已经是个颠 子了，不要又弄成一个残疾。

福 生 (伏在少年腿旁作法收血)功程太大了，不容易收。 我去叫下屋李待诏(理发师别名)来。甲长先生，请

你替我招扶一下，我去一下就来。 李 可以。你去。这里我招扶。

莲 姑 (挨近少年身边寻着伤处)哦呀，伤的这么重!(摸一 手的血)出了这样多的血!嗳呀，怎么得了!(哭。 忽悟哭也无益，急起身进房，闻撕布声。)

李 (对何维贵)今晚来看虎，不料看了一个这样的虎。 你先回去。我要等一下才能回。(送至门口)你出大 门一直走，走到那株大樟树那里转弯，进那个长坡，

就看见我的家了。你看得见吗?拿个火把去罢。 何 不消，我看得见。

周 三 我带何大哥去好哪。我还要顺便到一下李家新屋， 问他家要些药来。

李 那么更好哪。你对大娱她说我等一下就回来。 (何、李退场)

莲 姑 (携白布和棉花一卷登场，就少年侧坐，为之洗去血 迹绷裹伤处。少年略转侧微带呻吟之声。莲姑细声

呼少年)黄大哥，黄大哥!

少年(从呻吟声中隐约吐出一种痛苦的答声)唔。 李 壶里的水开了。快灌点开水。

(黄氏冲一碗开水，俟略冷，端到少年身边，祖母拿枝 筷子挑开少年的口徐徐灌之)

李 好了，肚子有些转动了。 祖 母 这也是一种星数。

莲 姑 (微呼之)黄大哥，黄大哥。 少 年 (声音略大)唔，嗳哟。

祖 母 可怜的孩子，他这一气痛晕了呢。

少年(呻吟中杂着梦呓)嗳哟，莲姑娘。痛啊。 黄 氏 这孩子这样痛还没有忘记莲儿呢。

莲 姑 (抚之)黄大哥。

少 年 (睁开眼四望)哦呀。我怎么在这里?我怎么睡在这 里?

李 你刚才在山上被猎枪打了，我们把你抬到这里来的。 这会子清醒了一点没有?

少 年 清醒了一点。哦呀，李大公。哦呀，姑母，姑妖驰，莲 姑娘。莲姑娘，我怎么看见你，我只当我还倒在山上 呢。(拭目)我们不是在做梦吗?

莲 姑 黄大哥，不是做梦啊，是真的。你睡在我家火房里的 竹床上。

少 年 是真的。 ……但是我可没有想到我今晚能再见你 啊。你要嫁了。听说你要嫁了。是这几天要过门 了。我想来贺喜，可又没有胆子进这个门。我只想， 只想到你出阁那天。陈家一定要招些叫化子来，打 旗子的。那时我想去讨一面旗子打了，也算是我一

点子的敬意。 ……是，是那一天?日子已经订了没 有?

**莲** **姑** 黄大哥 …… (哭不可抑) (福生急上)

**福** **生** 李待诏不在家，找了一个空，血止了一点没有? 李 止了 一点。莲姑娘替他裹好了。

福 生 (见莲姑)莲儿还不进去。进去! **莲** **姑** (踌躇) ……

**福** **生** 还不进去。你这不识羞的东西。

**莲** **姑** 爹爹。我今晚要看护他一晚。我这一辈只求爹爹这 一件事。

福 生 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定要你看护他，他受了伤，我 自然要想法子替他诊好的，不要你过问。你还不给 我滚进去!

李 让她招扶一下何妨呢?病人总得姑娘们招扶才好。 福 生 甲长先生，你不大晓得这个情形。 ……我是决不让

我的女儿看护他的。第一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时

候要跑到那样的山上去送死。

李 心里不大清白的人，总是这样的。

福 生 不然。你要说他傻吗，他有时候说出话来一点也不 傻。我只不懂他为什么总要寻着我家吵。

少年姑爹，我以后永不要你老人家操心了。我永不到你 老人家的府上来了。今晚就是最后一次。我本没有 想到今晚能到你老人家的家里来的。更没有想到会 像受了重伤的野物一样倒在这个地方。我只想能在

后山上隐隐约约看得见这屋子的灯光就够了。 福 生 你为什么今晚要来看我家的灯光?

少年姑爹，不止今晚。除了上两晚之外，我差不多晚晚都 来的。我自从在庙里的戏台下面安身以来，晚晚是 这样的。那怕是刮风下雨的晚上都没有间断过。我 只要一望见这家里的灯光，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 我的什么苦楚都忘记了。

祖 母 咳!没有爹娘的孩子真是可怜啊。

福 生 你既然这样想到我家来，何不好好对我讲呢?

少 年 我晓得我就好好的对你老人家讲，你老人家也不见 得肯要我到这家里来，并且我是挨过你老人家的打 骂的呀，我也不愿意进来。

福 生 我打你骂你，都是愿你学好。谁叫你那样不听说呢? 我要你学木匠去，你不去。学裁缝，你也不去。后来 我荐你到田家冲去看牛去，你也不去。偏要在这近 旁讨饭，叫我如何不恼呢?

少 年 是的，我情愿在这近旁讨饭。我情愿一个人睡在戏 台下面，我不愿离开这个地方，那怕你老人家通知团 上要把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驱逐出境，我也不愿 离开这个地方。

福 生 我是怕你不务正业才要驱逐你呀。假如你是学好 的，我何至如此。

少年嗨!贫穷人家的孩子总是要被人家驱逐的。不过你 老人家何尝是怕我不务正业，无非怕我害你家的莲 姑娘罢。

福 生 你们听，我早知道他是装傻的。

少 年姑爹，我实在是个傻子，我明明晓得没有爱莲姑娘的 资格，我偏不能舍掉她，我怎么不是个傻子呢?我和 莲姑娘从小就在一块儿，那时我家里还好，你老人家

还带玩带笑的说过，将来这两个孩子倒是好一对。 其实不待你老人家说，我们那时的小孩子心里早模 模糊糊有这个意思了。后来我爹爹不幸去世，家里 亏空不少，你老人家已经冷了一大半。及至我妈妈 也过了，家里又遭了火烧，卖尽田产，还不够还债。 我读书的机会自然没有了。就是学手艺吗，也全由 别人作主，今天要我去裁缝，我不愿意，逃出来，挨了 一遭打骂之后，后天又拖我去学木匠，……我那时早 晓得莲姑娘不是我的了。我去学木匠那天早晨想要 找莲姑娘说句话都被你老人家禁止了。我只怨自己 的命苦，屡次想打断这个念头，怎奈任如何也打不 断。上屋里陈八先生可怜我，叫我同他到城内去学 生意。我想这或者可以帮助我忘记莲姑娘的事。但 是我同他走到离城不过几里路的湖迹渡，我依然一 个人折回来了。我不能忘记莲姑娘，我不能离开莲 姑娘所住的地方。多亏仙姑庙的王道长可怜我，许 我在庙里的戏台下面安身。我时常替他做些杂事。 他遇着我没有讨得饭的时候，也把些吃剩的斋饭把

我充饥。我就是这样过一年多的日子。 **莲** **姑** (哭) … …

少 年 一个没有爹娘，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小孩子， 日中间还不怎样，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睡在庙前的 戏台底下，是多么凄凉，多么可怕的境况啊!烧起火 来，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起歌来，哭起来，只 听得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间上顶可怕的

不是虎豹，也不是鬼怪，就是寂寞啊! **莲** **姑** (泣更哀) ……

少年 我寂寞得没有法子，每到太阳落了，山上的鸟儿都归 到巢里去了的时候，便一个人慢慢的走到这后面的 山上来望这个屋子里的灯光，尤其是莲姑娘窗上的 灯光。我一看了这窗上的灯光，好像我还是五六年 前在爹爹妈妈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这边山上 来喊莲妹出来同玩，我拚命的摘些山花给莲妹戴的 时候一样，真不知道多么欢喜，多么安慰!尤其是落 霏霏细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灯光，远远望起来越显得 朦朦胧胧的，又好像秋天里我捉得许多萤火虫儿，莲 妹把它装在蛋壳里一样，真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 面痴想，每每被雨点把一身打的透湿，还不觉得，直 等那灯光熄了，莲妹也睡了，我才凄凄凉凉的挨到戏 台底下去睡。

莲 姑 (啜泣) ……

祖 母 可怜的孩子，那不会受凉吗?

少 年 受凉?没有爹娘的孩子有谁管他受不受凉呢?并且

寂寞比病还要可怕。我只要免得我心里一刻子的寂 寞，也顾不得病了。我受了一年多的风霜饥饿，身子 早已坏了。这几天又得了一点病，所以有两晚没有 来看这边窗上的灯。我自己恐怕到我爹妈的膝下去 的时候不远了，又听说莲姑娘就是这几天要嫁到陈 家里去，所以我今晚特意再到这边山上来再望望我 那两晚没有望见，也许以后永远望不见的灯光，不想 刚到山上便绊着药绳，挨了这一枪。 ……我盼望那 一枪把我打死了倒好，免得还要受几点钟的苦痛。 ……不过因为这个缘故，我居然能再见莲姑娘一面， 我这一枪也挨得值得，就死也死得值得。莲妹!我

的伤受得很重，并且身子又病了。你招扶我一下罢。 只要你的手触我一下，我的病就会好了，我的痛也可 以忘记了。莲姑娘你招扶我一晚，我只求你这件事。

莲 姑 是，黄大哥，我一定招扶你。

李 有莲姑娘招扶他，他的伤一定好得快些。 祖 母 可怜的孩子，不想他这样爱着莲儿。

黄 氏 看起来他这一枪还是为莲儿挨的。可怜病得这样子 又受了这样重的伤。他的娘若在世，不知道怎样伤 心呢。

莲 姑 (抚着少年的手)黄大哥。你好好睡。我今晚一定招 扶你。

少 年(安慰极了)啊，多谢。

**福** **生** (暴怒的口吻)不能!莲儿，快进去。这里有我招扶， 你不要管。你已经是陈家里的人，你怎么好看护他。

说起来成什么话!

莲 姑 我怎么是陈家里的人?

福 生 我把你许给陈家里了，你便是陈家里的人。 莲 姑 我把我自己许了他，我就是黄家里的人。

福 生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不懂事的东西!你怎敢在你父 亲面前强嘴!(见莲姑还握着少年的手)你还不放

手，替我滚进去。你不要招打。 **莲** **姑** 你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放手。

福 生 ……(改用一种慈父的口吻。)莲儿，你仔细想想，你 爹爹不是因为很爱你才把你看给陈家里吗?你爹辛 苦半生，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因此不想把你胡乱给 人。好容易千挑万选，才选了陈家里这样的好人家。 还怕陈家里嫌我们猎户出身不大愿意。算是看得你

人物还不错，才应允了这门亲事。只望你心满意足 的到陈家里去，过半生快乐日子。生了一男半女回 门来唤唤外公也算我没有儿子的人的一种福份。不 想你这不懂事的东西再三推托，后来经我和你妈仔 细劝你，你才回心转意，亲口应允了。……

黄 氏 是呀，莲儿你自己还应允了的呀。

莲 姑 我因为爹爹再三逼我，我没有法子，只好应允了。原 想找个机会和黄大哥商量在过门以前逃到别的地方 去 。

福 生 唔。你居然想逃!

莲 姑 想逃。我多久想逃，只是没有机会。第一次打了虎 的时候到我家看的人很多，我就想趁那时候逃。刚 走到半山遇着屠大爷，我只好转来。后来隔过门的 日子越近，你老人家越不肯叫我出去。前几天借着 送虎肉才同张二姑娘到仙姑殿去了一回。因为有张

二姑娘同走，不好问人。没有找着黄大哥。 福 生 找着便怎样?

**莲** **姑** 找着了，我便约个日子同他跑。 **黄** **氏** 安排跑到那里去?

**莲** **姑** 跑到城里去。 黄 氏 找谁?

莲 姑 找张家大姐介绍我到纺纱厂做工去。 福 生 唔 。

莲 姑 不想我没有找着他，他倒先到我家来了。像受了重

伤的老虎似的抬到我家来了。身体瘦到这个样子， 腿上还打一个大洞。……流这许多血。黄大哥，可 怜的黄大哥。我是不离你的了。生，死，我都不离

你 。

福 生 我偏要你离开他。偏不许你……。你这种不孝的东

西。(猛力想扯开他们的手。但他们死力不放。) 莲 姑 爹爹!

祖 母 (同时)福生! 李 (同时)福生!

黄 氏 (同时)嗳呀。莲儿，你放手罢。

莲 姑 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间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

手。

福 生 我能够!(暴怒如雷猛力扯开他们的手，拖着莲姑往 房里走)你这种畜生，不要脸的畜生，不打你如何晓 得厉害。(拖进房里闻扑打声抗争声)哼!你还强嘴 不?你还发疯不?你还喊黄大哥不?你还要气死我 不?(每问一句打一下)

**大** **家** (同时)福生，福生，嗳呀，不要打。

(皆拥到后房去。台上只剩少年一人，死骸似的倒在 竹床上，闻里面打莲姑声，旧病新创一齐裂发)

少年嗳呀。我再不能受了。(忍痛回顾强起取床边猎刀) 莲姑娘，我先你一步罢。(自刺其胸而死)

(里面福生，“你还不听说不?你还要喊黄大哥不? 你做陈家里的人不?”之声与竹鞭响声，哀呼“黄大 哥”之声益烈，劝解者号哭者的声音伴奏之。)

**——幕徐下-—**

**古潭的声音** **(独幕话剧)**

田 汉



人 物

诗 人 老 母

布 景

幽静朴素的卧室。卧榻上帐子微开，绣衾乱拥。榻 下有高跟女履，使人想象有人娇卧未起。榻头有小 几，红灯未熄，洋书自展。左侧有书橱，有钢琴，琴上 乱堆书籍乐谱。

右内方为登楼之梯门。正面花帘外为露台，树木蓊 郁，荫蔽天日。下有深不可测的古潭。

〔诗人提皮箧携杖登场，一进门即以指抵嘴轻呼：“美 瑛!美瑛!”

〔嗣见伊娇卧，未便惊动，因置杖坐沙发上，四顾室 中，露得意的微笑。

诗 人 两个月没有回来，这屋子早给她收拾得这么美丽了! (坐下见几上有书)哦，这孩子居然看起书来了。并且看

起这样的书来了。我以为聪明的女孩子本来是用不着 看书的。……这真是可喜的事。(望榻上)她这时候还 不起来，想是晚上看书看得太晚了没有睡。(得意)啊! 我胜利了，成功了，我毕竟把她由尘世的诱惑里救出来 了；给一个肉的迷醉的人以灵魂的醒觉了。……不过也 不可让她太用功，太用功是要生病的。(望榻上轻呼)美 瑛!美瑛!你看这孩子睡得好香，在这样孤寂得可怕的 高楼上，亏得她睡得这么恬静，连个恶梦也不做呢。母 亲有信来说她两个月不曾下过楼，她倒真是个勇于改过 的孩子……(见高跟丝履，取一只来玩)你看她还穿着这 双鞋!这要算她过去的快乐生活的唯一的纪念了。(举 起丝履，陶醉的想象)啊，鞋，和踏在你上面的脚和腿是 怎样的一朵罪恶的花，啊!怎样把人引诱向美的地狱里 去啊!记得我买这双鞋给她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她伸着那只穿着薄薄的黑丝袜的腿让我给她系鞋 带，——我一面系着带，一面心里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一双人工做的小小的高跟鞋，一上了她的脚就会变成一 对把人引诱向地狱里去的魔鬼!啊，我要不是这个楼的 主人，我怕早做了你的奴隶了，可是现在……你不过是 我的奴隶!

〔说着把它向地毯上一扔，又恐惊卧者，急拾置原处。 帐子仍无动静。

诗 人 美瑛!美瑛!哼哼，你这孩子别这么调皮了。谁不知 道这是你的老脾气，装聋扮哑的，醒了装作没有醒? 记得去年我带你们流浪到扬子江中部去的时候不? 我们住在一个山上的客栈里，也是头一天晚上演戏太 疲倦了，大家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还不曾起来。可

是再迟一点钟起来就要赶不上轮船了，我拼命推你的 时候，你不是明明醒了假装没有醒吗?等到我急得可 怜，这才拍了我一下，一跳爬起来，说：“走罢，咱们说 醒就醒。”你真是个可爱的小浑蛋啊!快起来，你看太 阳又沉到山脚下去了，对面山上孤塔快给它烧焦了。 我只教你到这楼上来静心读书，谁教你专来睡早觉 呢?起来，起来，你看我这么远回来，肚子饿了，脚也 走疲倦了，母亲又不在家，你不起来，谁照料我呢?起

来，起来，要不然我要掀被窝了。…… **女** ……

〔诗人打开皮箧。

诗 人 快起来看，我买了许多你所爱的东西来了。(一一指 示)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围巾，我们去年流浪的时候， 扬子江边那个傻瓜买给你那条围巾虽然很好，但那 是绒织的，现在天气暖了，该用不着了。还有你看这 是黑色印度绸，买给你做衣料的。你不说你穿黑的 和白的衣裳不会吃亏的吗?还有这是最流行的绸 鞋，比起你从前穿的那双好得多了。还有你看这是 帽子，这是丝袜子，这是cream①,哦呀，你看这是新出 版的乐谱，里面包含这几个月的天才作的曲子，快起 来弹弹。这是香水，我一个新朋友送给我的一种南 国特有的香水。他是个研究香水的化学师，他的鼻 子能分辨得出五六十种不同的香味。他又曾亲自冒 了无数的危险到百粤的山里采集了许多奇花异草， 费了多少年工夫才制成的。据他说这种香水可以引



① 雪花膏。

起人一种神圣的陶醉。而且尤其是在远方的游子， 一闻了这种香味便要想起家乡来，所以他又叫它做 怀乡水。啊，美瑛，你要知道，我是何等注意你的精 神生活的，肉的快乐虽不可求，可是我并不想闷坏我 的黄莺儿教她不唱，枯坏我的兰花儿教她不香。快 起来闻闻这种香水吧，不过别又真怀起乡来，嚷着要 回北边去。北边又何尝是你的家乡呢。你看还有几 样真正南国的特产。你猜是什么?

女 ……

诗 人 猜不出吗?蠢孩子，你给我的信不是自称聪明的小 浑蛋吗?我老实告诉你吧，这是你女界的大浑蛋最 爱吃的东西，她曾经为着爱吃这种东西累死过多少 人的。我因为你这小浑蛋爱吃这种东西累得我也跋 涉了万水千山才好容易亲自到荔枝湾摘了些来。那 里风景很好，荔枝尤其好，并且可以任人家吃个饱， 只不准带回来。我是得了他们特别的允许才带得些 回来的。快来吃吃吧。(用盘子盛起)还有一样宝 贝，你看了可要高兴死了。你看，就在这盒子里面。

你猜是什么? 女 ……

诗 人 得了，不用你猜了，是几粒精圆圆光灿灿的珠子。南 国的人是最爱珠子的，他们生了男的就叫珠男，生了 女的就叫珠娘。南国的美人像倾国的媚珠、坠楼的 绿珠，也都是把珠作名字的，可知道珠子是多么贵 重。可是聪明的你一定以为我这些珠子都是假的 吧，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穷士哪来钱买这真珠?那 你这种猜测可错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贵重的东西

不都是钱买得来的。据说南国本多明珠：有骊龙吐 出的骊龙珠，老蚌生出的明月珠，还有各种各色奇怪 的珠子。可是不该他的珠光宝气冲得太高，惹来了 许多专吃珠子的妖魔，把南国的明珠一年年都吃尽 了。有一个贾胡的手中还剩下一颗牟尼珠，正想把 它当生命似的保存，谁知妖魔从后面赶来，他不愿那 珠子给妖魔夺去，急忙向海里面一扔，才变成今日的 海珠——-一块大大的顽石。这几颗珠子也不是骊龙 吐的，也不是老蚌生的，是因为我此次在南海一个岛 上遇着渔人们捉了两个鲛， 一男一女，我去的时候， 男的已经给他们杀了，我救了那个女的。这些珠子 就是那可怜的鲛女哭出来的。你看这是钱所能买得 来的吗?美瑛，我这一趟南海之游不能算愉快的了， 忧烦，怒恼，失望，对于女性的失望，对于友谊的失 望，甚至对于人类的失望!我就是忘不了老母的恩， 忘不了你那神秘的微笑，忘不了你那银铃似的声音。 我这两月之中是多么思念你啊!我想我为着生活远 适异乡，却把你和老母丢在这样深的山里，这样高的 楼上，你是有过快乐生活的记忆的人，应该是何等的 寂寞，我恨不能立刻就回家安慰你。同时想到你是 何等聪明的孩子，何等知道人生是短促的，艺术是悠 久的，你一定能够照着我的话刻苦用功，什么人也不 理，什么事也不想，你一定是一天一天地向精神生活 迈进，我一想到这里我又安心了。我等待着回家的 时候看见一个新生的美瑛!可是我这两个月的挂肚 牵肠，现在得到解决了，我可以看见美瑛了。美瑛，

你还不快快地把你那神秘的微笑，银铃似的声音来

解放这疲劳的旅人吗? 女 ……

诗 人 你这样的忍心吗?你这小坏蛋，我可真要掀你的被 窝了。

〔猛力一掀，空无所有。

诗 人 啊呀，美瑛，美瑛，楼下没有，床上没有，露台上也没

有，难道我的美瑛上天了吗? 〔老母登场。

老 母 呀，孩子，你回来了吗? 诗 人 (急趋前抱之)啊，娘。

老 母 你怎么去了这末些日子才回?害得娘望得好苦。 诗 人 话长着呢，娘啊，可是美瑛到哪里去了呢。

老 母 美瑛吗?

诗 人 是呀……???

老 母 咳，孩子，你别问她了，你是你娘的孩子。

诗 人 娘啊，你教我怎不问她呢?娘给了我的生命，可是我 把我的生命给了她了。

老 母 孩子，她恐怕是不值得你那样做吧。你把你娘给你 的贵重的生命轻轻地给了她，是太看重了她吧。

诗 人 呵，她——她走了吗??? 老 母 ……唔……走了。

诗 人 走了???!! 老 母 … …

诗 人 为什么鞋还摆在床前，衣还堆在床上，床头的桌上还 点着灯，灯下还有刚看着的书呢?

老 母 这是她走的时候的原样子，娘恐怕你回来的时候要 问，所以一点也不曾动它。

诗 人 啊!……娘!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老** **母** 快十天了，——孩子。

诗 人 十天了? … … 她是怎么走的?同人家走的呢?一个

人走的呢? 老 母 一个人走的。

诗 人 她走的时候对娘说了些什么没有?

老 母 没有说什么,她走的时候娘压根儿就不晓得，娘睡着

了 。

诗 人 那是晚上走的了，带去了什么没有? 老 母 什么也没有带走，甚至鞋都留在这里。

诗 人 啊，美瑛!你毕竟是要走的吗?我也早知道你是要走的 了，可是你既然要走为什么又要来呢?啊，我什么也不 能想了，我只恨你走为什么不走得干干净净?为什么要 留下这些毒花似的红的衣裳，为什么要留下这一对黑色 的恶魔，为什么还要留下你那些不爱看的书，和爱弄的 脂粉!你可知道这些东西每一样都要绞我的眼泪，割我 的肺肝吗?你这坏东西，最爱作弄人家，难道你走了之 后还饶不了我吗?啊，我这两个月是干了些什么?这些 东西是为着谁才辛辛苦苦弄来的?埃及模样的围巾啊， 黑色的印度绸啊，南海的绸鞋啊，红帽子啊，丝袜子啊， 克里姆啊，天才的乐谱啊，南国奇花制成的香水啊，杨玉 环爱吃的荔枝啊，鲛女哭出来的珠子啊，我把你们辛辛 苦苦弄到这里来，她走了，你们也没有生命了。……娘

啊，你知道她大约走到哪里去了吗? 老 母 ……孩子，她走到古潭里去了。

诗 人 到古潭里去了?

老 母 是啊，那孩子投到露台下的古潭里淹死了!

**诗** **人** **真的?**

老 母 难道娘还骗你?为着此事害得娘辛苦了好几天。你 又没有钱寄来，得亏朋友们帮忙，才把她葬了。刚才 我正到张家里道谢去来呢。

诗 人 (跑到露台上呆望了一会儿)啊，美瑛!

老 母 (很沉静地说)自从你和你的朋友走了之后，家里真 是清静得像古庙似的。美瑛也真是信你的话，每天 静心看书，有时候闷起来，就听得她弹比牙琴。我一 听得她那种寂寞的琴声，恐怕把她闷坏了，邀她出去 玩耍。她总是不肯，依旧看她的书去了。娘也觉得 这孩子变得太好了，像这样子的沉静，怕不是一个很 有望的女艺术家。我不单止替她欢喜，也实在替大 家欢喜。不过孩子，你要知道，女孩子究竟是女孩 子，太好就是不好的兆头，我暗地里很担心她这样子 不能支持得很久的，果然等了你一个月她还不见你 回来，她看书的时候就少了，弹琴的时候就多了，后 来钢琴的声音也不大听见，只听得她一个人坐在露

台上唱歌了。 诗 人 ……唔……?

老 母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露台上很晚不睡，我上来劝她进 房睡觉，恐怕她受了凉要生病的。她说：“老太太，不 要紧的。我什么也不好，可就是身体好。”娘说：“身 体好也要晓得爱惜呀。”她说：“爱惜着身体有什么用 处呢?”娘说：“孩子，你正在那里好好的用功，怎么又 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你不也常跟着我的儿子说： ‘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不朽的'吗?你要是不爱惜 你的身体，怎么能够用短促的生命完成那不朽的艺

术呢?”那孩子好像很伤感地说：“老太太呀，您知道 我是一个漂泊惯了的女孩子，南边，北边，黄河，扬子 江，哪里不曾留过我的痕迹，可是哪里也不曾留过我 的灵魂，我的灵魂好像随时随刻望着那山外的山，水 外的水，世界外的世界，她刚到这一个世界，心里早 又做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准备。我本想信先生的 话，把艺术做寄托灵魂的地方，可是我的灵魂告诉我 连艺术的宫殿她也是住不惯的，她没有一刻子能安 宁，她又要飞了…… "

诗 人 哦。她讲她要飞到什么地方没有?

老 母 没有讲。娘想一定是这孩子老不下楼闷成了病，才 说出这样的话来。她那样动惯了的人陡然这一静， 怎么不要生病呢?我说：“那么明天我依然陪你到都 会里去罢，免得在这里闷坏了你。”她说：“老太太，我 不过有一点小孩子脾气，您老人家别那么担心。我 在这里一点也不闷。”我说：“夜深了，你得进去睡 呀。”她说：“不，正因为要坐在露台上才不闷呢。您 老人家没看见吗?那里有一个人张着她那伟大的臂 膊在招我呢。他们还唱着歌在那里欢迎我呢!”

诗 人 你老人家那时候看见了些什么没有?或是听见了些 什么没有?

老 母 什么也没有看见。看见的就是在潭边那几株大树的 黑影。也没有听见什么歌声，假如有就是那夜风吹

动树叶，树叶儿落到在潭里的声音。 诗 人 啊，她有病了!

老 母 是啊，我也立时觉得她有病了。摸她的头上，果然有 些发热。赶快把她拖到房里，把她按在床上睡了，替

她盖好被，放好帐子，还替她把窗门关上，这才下楼来 睡。第二天请大夫看了病，说是：“没有什么,只要吃 一点姜汤发散发散就得了。”可是接连着三晚她依旧 很晚坐在露台上唱歌，唱一会，又停一会，好像和人家 对唱着似的。到第三晚上我忍不住了，又说了她一 顿，要她进去睡，她服服帖帖地随着我进房，自己关上 这张窗门，开着灯，打开她爱看的书，写了一会，又和 我谈了一回家常，自己脱了衣，盖好被，娘又替她放好 帐子，才安心下来。可是娘刚一合眼只听得古潭里扑 通一声，我心里一惊，赶忙到楼上一看，孩子!什么都 和现在一样，可就是这张门开了，美瑛不见了。

诗 人 (悲泣之馀)娘，美瑛死的时候难道一 句话也没有留 给我吗?

**老** **母** 没有。(忽忆)不过这要算她的绝笔了，这是她睡以 前写的。

〔诗人急接过。 诗 人 (朗念)古潭，

露台下的古潭!

深深不可测的古潭! 倒映着树影儿的古潭 沉潜着月光的古潭! 落叶儿飘浮着的古潭! 奇花舞动着的古潭!

古潭啊，你藏着我恐惧的一切， 古潭啊，你藏着我想慕的一切， 古潭啊，你是飘泊者的母胎，

古潭啊，你是飘泊者的坟墓。

古潭啊，我要听我吻着你的时候， 你会发出一种什么声音。

啊，我知道了，(出至露台)美瑛，美瑛，我把你从尘世 的诱惑里救出来，你又给古潭诱惑了吗?女孩子啊， 你们的一生就是从诱惑到诱惑去的路吗?古潭啊， 我的敌人啊，我从许多人手里把她夺出来，却一旦给 你夺去了吗?你那水晶的宫殿真比象牙的宫殿还要 深远吗?万恶的古潭啊，我要对你复仇了。我要听 我捶碎你的时候，你会发出种什么声音?(说着纵身 往露台下一跳)

〔老母飞步拉着将坠下的儿子。

老 母 孩子!孩子!你疯了吗?你疯了吗?快拉着这栏 杆!孩子，你怎么不拉呀，你难道为着美瑛，娘也不 管了吗?

诗 人 古潭啊，万恶的古潭啊!

老 母 孩子，快些拉着栏杆呀!娘没有力了啊，娘只有你这 一个孩子!——你，你是娘的命根，你死了娘也不能

活了。你快拉着那栏杆吧!孩子， —-你可怜我。 诗 人 (依然握拳惨叫)古潭啊，万恶的古潭啊!

老 母 孩子，你真这样的狠心吗?娘，娘，娘，是一刻子也不 能再支持了。娘费了一生的力把你抚养大，你就能 这样丢了娘去吗?

诗 人 万恶的古潭啊，我要捶碎你!

〔诗人再一蹿，老母支不住，手一松，诗人坠下去了。 老 母 (狂叫一声)啊!!

〔隔了几秒钟只听得扑通一声。

〔这大约是古潭被他捶碎的声音。

老 母 (闻此一声如闻暮鼓晨钟，吐出一声)也好。(坐在露 台上)

〔潭内余音未已。

— — 幕

**南** **归** **(诗剧)**

田 汉



人 物

母 女

少年农人 流浪者

**时** **代** **：**现代

**布** **景：**农家门前，井，桃。

〔老母坐井栏缝衣，少年农人持钓竿，提鱼串由右侧 上。

少 年 伯母。

母 啊，李大哥，钓鱼去来吗?(放下衣) 少 年 钓了好几尾鱼，送给你老人家。

母 哦呀，好鲫鱼。

少 年今天和爸爸从田里回来，忽然想去钓鱼，果然给我钓 了好几尾。快拿盆子来罢。

母 (进去拿盆子出来盛了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又 能干，又勤快。

少 年 你老人家夸奖得好。

母 真是，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孩子多好。 少 年 有好的女儿，不也是一样吗?

母 女儿虽然好，究竟是女儿，男孩子做的事情总做不 了。并且女儿总是嫁给人家的，也不能跟着我一辈 子 。

少 年 ……假使女儿嫁了人依然可以跟着你，不也很好吗? 母 那怎么能办得到。

少 年 怎么做不到呢? 母 ……

少 年 伯母，我拜托你老人家的事你问过了没有?

母 怎么没有问过。不过问也是白问了。她还是想着那 疯子。

少 年 你老人家难道就这样顺着她的意思吗?

母 我现在只有这一个女儿了，我不顺着她，难道好天天 打她骂她吗?

少年不过，这也不是一回事啊。别说那个人去了一年多 了，不见得会回来，就使回来，也不见得能养你老人 家一辈子。那样流浪惯了的人也不知又要流到那里 去。他去年要去的时候，你老人家那样留他也留不 住，他若是再要去，春姐可以跟着他去，难道你老人 家也好跟着他去吗?

母 是呀，我也曾这样想过，从前老头子在的时候，我还 不觉得什么,自从去年老头子一死，我所靠的只有这 一个女儿了，我怎么不想把女儿嫁一个妥当的人家

呢?

少 年 那么伯母，你老人家觉得把她嫁给我妥当不妥当呢? 我家也有几亩田，也有一些坡土，我也很能做工，从

来不偷懒，家里又在这近边，还有什么不好呢? 母 好自然好，可就是女儿不好办。

少 年 就是春姐她虽然还思念着那个人，可是日子久了她 也就会把他忘记了。何况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他 也不是那么讨厌我的。

母 是呀。我也这么想啊，要是事情定了她也不会怎么 不听话的。

少 年 既然这样，那么你老人家为什么不早把这事情弄定 呢?

母 定下也可以。

少 年 那么你老人家便是我的娘了。春姐没有父亲，我没 有母亲，这一来彼此都有了。

母 孩子，我刚才不说过了吗?我愿意有你这么一个儿 子 。

少 年 我喜欢极了。我喜欢得要哭了。

〔女在内呼声。 女 妈!得弄菜了。

母 哦!我就来了。(对少年)我要弄菜去了。你坐一会 儿，我叫春姐出来陪你!

〔母携刚补好的衣物和鱼盆入内。

少年啊，我这一 下心里才安了。可是 … …

母 (在内声)孩子，你到井里打一点水来呀，你看缸里没 有水了。

〔女携吊桶出。

少 年 啊，春姐!

女 (默然致敬)明弟。什么时候来的? 少 年 来了好一会了。

女 ……

〔默然携水桶至井边打水。

少 年 打水吗?让我来帮你打罢。

女 谢谢，我自己会打。 少 年 (止之)春姐 ……

女 ?……

少 年 (欲泣)难道我这几年来每天每夜的哀求，一点不曾

动过你的心吗? 女 ……

少 年 伯父是死了，家里剩下伯母同你了。一个男子也没

有，难道就这样子把一辈子过下去吗? 女 明弟，你知道我是在等着一个人的。

少 年 我知道，不过他真会回来吗? 女 会回来的。

少 年 你怎么能够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呢?

女 我是这么想着! 少 年 他 有 信 给 你 吗 ?

女 没有，从他去了以后一直不曾有过半行信给我。绿 衣的信差，每天走过我的门，可是他一直不曾停留过

啊 。

少 年 可不是?人家把你忘了，你怎么还苦苦地记念着人 家 ?

女 你怎么知道他把我忘了?

少 年 他一直不寄信给你怎么不是忘了?

女 不寄信就算是忘了吗?他每天晚上总在梦里来找我 呢。

少 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

女 对呀，明弟!至少我忘不了他啊。你看井边的树下， 不是他老爱坐在这里写他的诗的地方吗?他不是时 常要我坐在那一边给他画的吗?他不是又常爱拉着 我的手同靠着这枝树坐了，对我讲外国故事和他流 浪的经过的吗?你看这树皮上不还雕着他赠给我的 诗吗?这树还依旧的长着，花还依旧的开着，树皮上 的字还象刚雕的时候一样的新鲜，我怎么能够忘得 了他呢? ……

少 年 那么,春姐…… 女 ……

少 年 你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忘记他呢?

女 明弟啊，要等到这树枝枯了，叶也落了，花也不开了，

树皮上的字也没有了。…… 少 年 那是一辈子啊……

女 是呀，一辈子我也忘不了他啊，明弟。

少 年 (跪抱其足)春姐，你这样忘不了他，就这样忘得了我 吗?我们不是一块儿长大的吗?我不是从不曾离过 你吗?我不是愿意永久地守着你吗? ……

女 明弟!你就不该是从小和我一块儿长大的啊。就不 该始终不曾离开我啊，就不该要永远守着我啊。你 瞧他，他是和你多么不同：他来，我不知道他从那里 来，他去，我不知道他往那里去。在我心中他就像神 一样。他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望 着很远的地方，我虽然不晓得什么,可是我心里想那

很远的远方，是怎样一个有趣的地方，怎样的充满着 自由愉快的东西啊。他是那么一个神也似的人，他 虽然离了我，我总是觉得他随时站在我的身边，随时 在对着我的耳边细声说话。我知道他那一天会忽然 回来，会把我带起去，带到他那时时望着的那很远很 远的地方去 ……

少 年 啊，春姐，他一定是个鬼怪，一个精灵，你着了他的魔 了 。

女 也许，不过这是我愿意的啊。 少年那么,你怎么不也愿意我呢?

女 ……明弟，我辜负了你。 少 年 啊春姐 … …

〔 母 出 。

母 好啊，你们俩这样好，娘就有靠了。 〔女急起身提水入厨。

母 (低声对少年)孩子，他肯了吗? 少 年 (苦笑)唔。

母 那么好哪。你明天请何先生来，我就把八字交给他

罢。 少 年 唔 。

母 怎么这会儿倒害起羞来了?快进去大家安排桌子吃 饭 。

少年 不，伯母，我要回去。

母 怎么又客气起来了。进去呀! 少 年 不，我去了伯母。

母 你一定要去吗?那么你明天早些儿同何先生来，我 等着你了。

〔少年持钓竿由右侧下。

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点儿害羞。(将入)哦呀，鸡还没有 关哩。孩子，快给关了罢，别让豺狗拖去了。

〔女应。 女 是 。

〔母入堂开灯。女取米喂鸡。 女 粥 ! 粥 ! 粥 !

〔趁鸡吃米之际一一捉之入坩。关鸡毕忽在门外颠 一步见一破鞋。

女 妈!谁把这只鞋拖出来的? 母 (在内)什么鞋?

女 (举示之)这只鞋啊!

母 (在门口)哦，那疯子留下来的破鞋吗?那还有谁，还 不是来富(狗名)拖出来的。真是条没用的狗!昨天 把我搁在床下一只雨鞋也拖出来了。

女 (取鞋默然玩视，忽发出叹声来)鞋啊!你破了!鞋 啊!你破了?

母 (重至门口)孩子，快进来呀，又在那里破鞋破鞋的， 你连他一只破鞋都不肯丢掉，他恐怕连你名字都忘 了呢。

女 妈，不会的啊。

母 不会的?你妈从前也曾以为世界上有许多不会的 事，可是后来那些不会的事都很不客气的一桩桩的 来了。比方你爸爸病得厉害的时候曾拉着我的手说 他怕死，我说“这事是不会有的，你要是死了，丢下我 们怎么办”。可是后来你爸爸毕竟死了。就是那辛 先生罢，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我们对他也算不错，就

当做家里人一样看待，以为他是不会走的了，可是后 来他也毕竟要走。

女 他是想起家乡来了才要走的呀。谁又能丢得了家 乡?我要是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也要想起家乡

母 你以为他真是想起家乡的嫁故吗?

女 怎么不是?他走的时候对我说他看见了江南的桃 花，不觉得想起北方的雪来了，他们那里有灰色的 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他快三年不曾见过那 雪山了。就和我要是出门三年了，也不能不想起我 们这桃花村啊。何况据他说，那雪山脚下还住着他 那年老的爸爸，可爱的妹妹，他怎么不想要回去呢?

母 咳，孩子，你别替他辩白了。他可曾告诉你，那雪山 脚下还有一湾碧绿的湖水，湖水旁边有一带青青的 草场，草场上常放着三五只小羊，柳树下坐着一个看

羊的姑娘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诉你，那姑娘常带着她的小羊，来到那湖边 的草场上，对着那快要下山的太阳，低声儿唱歌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诉你，他虽然流浪在远远的南方，可是依然  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唱歌的声音还很难过的留在

他的耳边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诉你，他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弯弯的眉 儿，又大又黑的眼睛，还有那披在肩上的黑色的波浪 似的好头发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诉你，他因此才离开南方，回到他的故乡， 去看那看羊的姑娘，自然也去看看他那雪山脚下的 他的爸爸和他的妹妹。他此刻当然已经娶了那个姑 娘，白天里在山上，湖边唱着歌，晚上谈笑在一房，谁 还记得南方有个傻孩子，还抱着他留下的破鞋，尽在 这里想着望着呢?

女 …… (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了)

母 嗳呀，孩子，娘错了，娘是骗你的，你怎么这样地当真 呢?孩子!孩子!

女 (抚着鞋)啊，鞋啊，我的命运和你一样啊。

母 啊，谢天谢地。孩子，娘时常教你别这么痴，这年头 痴心的人过不了日子啊。你得想开些，快把这破鞋 扔掉罢。抱在身上把衣服弄脏了，娘回头难得洗啊。

女 不 ……

母 孩子，快起来呀。听话。 女 不起来 ……

母 别和娘淘气了。现在只剩下娘和你了，没有你谁还 来管娘，没有娘谁还来管你呢?

女 (拉着她娘)娘 …… 母 孩子……

母(闻得厨房饭香)呵呀，饭烧焦了，孩子，听话，快起

来，娘要弄莱去了。 〔 母 急 下 。

女 (徐起坐在树下的井栏上，感伤地念树皮上的诗)

这里我曾倚过我的手杖， 这里我曾放下我的行囊。

我在寂寞的旅途中，

遇着一个可怜的姑娘。

我曾和她并坐在树荫，

我曾为她谈流浪的经过，

她睁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 痴痴呆呆地望着我。

姑娘啊，我是不知道爱恋的人， 但是你真痴得可怜。

我纵然流浪到多远，

我的心儿将永在你的身边。

你听见晚风儿吹动树叶儿鸣， 那便是我呼唤你的声音。

你看见落花随着晚风儿飘零， 那便是我思念你的眼泪纵横。

〔忽来一人影，渐行渐近。女徐徐抬起头来。 影 这里是春姑娘家里吗?

女 是，那一位? …… (渐近其人)你不是辛先生吗? 影 啊，春姑娘，我来找你来了。

女 真是你?我不是做梦吗?(审视)啊，辛先生!望得 我好苦。

影 …… (即流浪者亦前抱女)

母 孩子，怎么不进来吃饭呀?谁来了?.谁?(徐徐走

近)啊，你啊。 **流浪者** ……

女 是啊，是他来了。我以为是做梦呢。娘怎么样?他 毕竟给我望到了。

母 这真是来得巧，我刚才正和春儿讲起你呢。快到这 儿来坐。

**女** 是呀，快到这里坐。

**流浪者** (走到井栏旁)这树长这么大了。

**女** 回头你看我们的来富可真是长得大呢。 Uru!Uru! 怎么不见了?

**母** 同李大哥去了，他顶爱走人家的。

**流浪者** (放下包取下帽子)又到这棵树下了!

**女** (急接了帽子从他手里抢下手杖，飞跑地藏到屋子里 去)

**流浪者** 春姑娘一年不见也高得多了。

**母** 也该高了，今年十八岁了。这孩子真痴，你看这是什 么 ?

**流浪者** 这是谁的鞋?

**母** 是呀，我知道你自己也一定忘了，这是你自己的一只

破鞋，你不要，她可把它当宝贝似的一直藏到今天。 **流浪者** ……

**女** **(打水出给他洗脸)**

母 对啊，辛先生洗个脸把东西放下，舒服舒服罢。 **流浪者** 谢谢。(洗脸)

母 你这次打那儿来的呢? **流浪者** 由北边来的。

女 你该看见那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啦? **流浪者** 自然看了，因为看够了，所以我又想起南方了。

**女** 还有那雪山脚下的湖水，可还是一样的绿吗?

**流浪者** 绿得碧玉似的。

女 那湖边草场上的草，可还是一样青吗? 流浪者 青得和绒毡似的。

女 那草场上还有人放着小羊吗?

流浪者 唔，绒毡似的草场上也还时常点缀着三五只小的白 羊 吧 。

女 那羊的旁边那柳树的下面……

母 那羊的旁边，那柳树的下面，那个看羊的姑娘呢? 流 浪 者 … …

母 你已经娶了她吗? **流浪者** ……

母 怎么不带她到南边来呢?

女 是呀，怎么不带她同来呢?我听了母亲的话，我就想 像她不知是怎样的一个有趣的姑娘哩。

**流浪者** ……春姑娘，你也要来苦我吗?

(弹着Cuitar且弹且唱)

模糊的村庄迎在面前，

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 依稀辨得五年前的园柳， 屋顶上寂寞的飘着炊烟。

耕夫踏着暮色归来， 我伫立在她的门前， 月儿在西山沉没，

我凝望着蛋白的曙天。 我无所思，

也忘了疲倦， 只伫立 ，

在她的门前。

我是这样沉默啊! 沉默而寡言；

我等待着天落入怀里， 我伫立在她的门前。

渐渐听得传言：

她已经嫁给旁人了，

在你离家后的第一年， 她终至忧伤而殒命了， 在你离家后的第三年。

母 怎么,有什么难过吗?后来你们没有结婚吗?

女 (代为解释)他回去找她，才知道她早已在他出门后 的第一年嫁给别人了，嫁了之后的第三年，就急成病 死了，……

。

母 哦，那姑娘嫁了又死了吗?这真是……那么,还有那 住在雪山旁边的你的爸爸呢?

女 妹妹呢?他们都好吗? 流浪者 (眼含着泪继续的唱)

渐渐听得传言：

你的父亲早经死殁，

你的妹妹流落在天边， 那不是你家旧日庭院， 废墟上飘绕着荒烟。

女 啊呀，他爸爸也死了，妹妹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 嗳呀，可怜，怎么我们的命都是一样的苦。

**流浪者** 啊，你爸爸呢?还没有回吗?

**女** 辛先生，我的爸爸再也不会回了，我也和你一样没有 爸爸了。

**流浪者** (惊悼)伯父什么时候死的? 母 快半年了。

**流浪者** 啊，人生的变动怎么这么多啊，人都是这么匆匆的来 又是这么匆匆的去了吗?

**女** 辛先生，这一趟你可不能匆匆地去了。你的家里剩 下了你，我的家就剩下娘和我了。我们的家须要一 个男子，须要一个扶助我们的人。辛先生你就是这 个唯一的人了。我是决不让你离开我们的。就是我

妈妈也决不让你走的。妈，是不是? 母 (为难)唔。是呀。

女 你一定不要走的呀。可怜我想得你好苦，望得你好 苦，你丢下的这双破鞋，每晚做了我的枕头。你在这 树上刻下的这些诗，都成了我每天的课本。我思念 你的心随着这树一天天长高，你要是真不来了，我要 变成这双被你忘记的破鞋了。可是你毕竟来了，毕 竟被我望到了!我是怎么样不能离你了，辛先生。 你能答应我不离开我吗?

**流浪者** 春姑娘，你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我怎么能说 得定呢?不过我实在疲倦了。我为着求安息才回到 故乡，我以为那灰色的天，黑的森林，白的雪山，绿的 湖水，能给我一些慈母怀里的慰安，可是我一知道她 嫁了，死了，父亲也不在了，妹妹不知道流落到那里

去了，我才觉得，那些天，森林，雪山，湖水，都变成我 悲哀的包围了，虽然朋友们留着我在故乡作事，也有 不少的钱；我干了几个月，觉得多留一天，多受一天 痛苦。在痛苦之中记起你们的热温的同情来了，所 以我提着我的行囊，背着我的Cuitar,不知不觉的又 流浪到南方来了。想不到我这个四海无家的流浪者 还有春姑娘这样一个关心我的人。春姑娘你说不愿 意离开我，难道我就能离得开你吗?不过春姑娘，我 就答应不离开你，谁能又保得定没有不能不离开你 的那一天呢?

女 不能不离开是运命。我是要和命运打架的。我怎么 也不离开你。

**流浪者** 那么我也决不离开你罢。

**女** 好，辛先生，我高兴极了。妈，你也替我欢喜罢。他 说他不离开我了。

母 孩子，你怎么尽拉着辛先生讲话，他这么远来，自然 是饿了。怎么不快弄饭给他吃呀?

女 是呀，是呀，我马上弄饭来。妈，没有好菜怎么办?

母 今晚随便吃一点，明天再去弄罢。

女 哦，我把明弟送来的鱼蒸了好不好? 母 好呀。

女 辛先生，你坐一会儿，我弄饭去了。 〔 女 入 厨 。

**流浪者** 我快一年没有来了。

母 不止啊，一年多了。你去年走的时候，桃花还没有十 分开，这一趟来，桃花早落了满地了。

**流浪者** 日子真是快得很。

母 是呀，我们屋后面的桃树今年也开花了。你若是早一点 儿来，还可以看得到许多桃花，来迟了，真是可惜。

**流浪者** 可惜了。不过日子长着呢。我既然不走，我想多多 的在山上种些桃花，简直把这里弄成个桃花源罢。

母 唔。对啊。不过辛先生你毕竟来迟了。不要你早来

几天几月只要你早来一点钟就大不同了。 **流浪者** 怎么,桃花落的那么快吗?

母 不是桃花落的快，是事情变得太快了。辛先生…… **流浪者** ……

母 我的女儿在你来的前一刻钟，我把她许给一个姓李

的孩子了。 **流浪者** ……

**母** 你也别难过，你依然可以在我家住，不过我不能不把 这事情告诉你。春儿对你很热，她痴痴地思念着你。 你又一年多没有来，连信也没有一封，我只当你已经 同那个看羊的姑娘结婚了。所以我劝春儿和那姓李 的孩子结婚，因为你知道春儿快十八岁了，也该嫁 了。虽然她很聪明可以念书，但她不该生在穷的人 家又没有父亲，那来这福分?……那姓李的孩子也 算是好的了，人又诚实又勤快，家里也有几亩田，一 些坡土；又是和春儿一块儿长大的，春儿也不讨厌 他，我想把春儿嫁给他我也有靠了。刚才我又教李 家的儿子亲自去问春儿呢。

**流浪者** 春姑娘怎么说?

母 春儿也答应了。 …… **流浪者** 哦 。

**母** 我想不个月就简直拣个好日子把春儿送过门去，你

说好不好? **流浪者** (苦笑)好。

〔 女 在 厨 下 。

女 (叫)妈妈，我们还是在屋子里吃呢?在外头吃呢? 母 在外面吃太冷了。还是在里面吃罢。

女 那么我把桌子摆在里面了。不过再等一等，我到园 里再去找一点菜来。

母 辛先生，我们进去罢。白天里很暖和，到了晚上又冷 起来了。到底还是春天呢。

**流浪者** 是呀。不过伯母，我要求你老人家一件事?

母 (很耽心地)什么事呢?咳，你早来一点钟就好了。

**流浪者** 不是。请你老人家替我到里面把帽子和手杖拿出来

给 我 。

母 为什么?

**流浪者** 没有什么?

母 辛先生，你要去吗?你要是去了，春儿可多么难过。 你今天怎么也不能走。

**流浪者** 因为我不想使春姑娘难过所以要走。 母 就是走也得吃过饭走啊。

**流浪者** 不吃饭了。再迟我赶不上客栈了。 母 不。今晚无论如何不要走。辛先生。

**流浪者** 我走定了。你老人家是知道我的脾气的。请你老人 家趁着春姐不知道快把帽子和手杖拿给我罢。

母 这真是没有法子。 〔 母 入 室 。

〔流浪者先取小刀剥去树皮上的诗。旋拾起破鞋。 流浪者 啊，鞋啊!你破了，你破了，

我把你遗留在南方。 我踉跄地旧地重来，

你却在少女的枕边无恙。

我见了你，记起我旧日的游踪；

我见了你，触起我的心头的痛创。 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

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

但人间，那有那种地方，那有那种地方? 我又要向遥遥无际的旅途流浪。

破鞋啊，我把你丢了又把你拾起， 珠宝似的向身上珍藏。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 慰我凄凉的旅况。

破鞋啊，何时我们同倒在路旁。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鞋啊，我寂寞，我心伤。

母 帽子和手杖都拿来了。春儿那痴孩子，把它藏在看 不见的地方连我都几乎寻不出来了。不过辛先生， 你就一定要走也等吃过饭再走罢。

**流浪者** 要走，何必等吃过饭呢?(戴好帽，依然负行囊，Guitar 拿了手杖)伯母谢谢。再见了，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

母 真是……你就这样走了，我难过极了。什么时候走 过我们这里，再进来坐坐。

**流浪者** 好。不过我再不敢走旧路了。

母 ……你有什么话嘱咐春儿没有?

**流浪者** 我有什么话?……我是为着看桃花到南方来的，现 在桃花快落完了， ……我来迟了。还有什么话说。

……不过请你老人家告诉春姑娘，教她别那么念我 了。人生是个长的旅行。或是东，或是西，他只能走 一条路。我是个不幸的人，我不愿意她来分我的悲 哀，而且悲哀也是别人分不去的。破鞋我带走了。 树皮上的字我刮去了。此外我想不曾留什么悲哀的 痕迹给一个幸福的人罢。人生自然不尽是幸福的， 她若是在什么难过的时候请她知道世界的那一角上 有个流浪的人在暗暗地替她祝福罢。……再见了。

〔 下 场 。

女 (在内)妈，菜弄好了，桌子也摆好了，请辛先生进来

吃饭罢。 母 唔。

女 (在内)哦呀，妈，辛先生的帽子呢? 母 他戴了。

女 (在内)手杖呢? 母 他拿了。

女 (出至门口)辛先生呢? 母 孩子，他走了。

女 他怎么走的!?……你老人家把他气走的吗? 母 那有的事!

女 他说什么没有?

母 ……没有说什么,他只教你好好的听娘的话。 女 那有的事!(披衣欲跑)

母 你到那里去?孩子。

女 到远方去。辛先生!辛先生!(追去) 母 (追上去)孩子，孩子。

**(幕)**

**一只马蜂**

丁西林

剧 中 人

吉老太太 年约五十余岁，身材细小，体质强健，淡 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约二十六七，强健，活

泼，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 年约二十五六岁，姿势美丽，面目富有表 情，服装精致。

仆 人

**布** **景**

一间小小长方形房子，后面墙壁中间，两扇宽 门。门之左边置一衣架，靠窗一小桌，桌上置鲜花。 右边靠墙一书柜，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左壁的里 边，开一独门，门之前为短门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 置文具。房子右壁，后半亦开一门，前半靠壁置书 架，架上置装饰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

与右，置一小圆桌，上置茶具，桌之右侧置大椅(即安 乐椅),左侧置可坐俩人之长椅，两椅之间，置一小 椅，椅上皆置腰枕。

开幕前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垫，手 中报纸，落地上。

吉 (将左门徐徐推开，看老太太睡卧椅上。轻步走至衣 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轻轻盖在老太太身 上。老太太醒觉。吉含笑问。)睡着了没有?

**老太太** 我本想闭了眼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 (坐起。)

吉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闭不得的。 一闭了，就不由你做主。(将报纸拾起，坐在小椅 上。)

**老太太** 现在什么时候了?

吉 (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看。)三点一刻。 **老太太** 你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吉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

**老太太** 喔，不错，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 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

封，瓶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预备写字。)怎样写法?

**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

们。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 你一面说，我一面写吧。 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 **老太太** 喔，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

吉 (一面写，一面念，一面说话。)……十九日起程回南。 (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写)二

十一 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 接。(问)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船出 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

**吉** (写)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写， 一面口中作低 声的念。) ……邓祥发家的也可以。(问)还有什么?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

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 **吉** 好，还有什么?

**老太太** 没有什么。(自言自语。)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

来，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 **吉** (继续的写信。)

**老太太** 余小姐，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 (先写完了信，然后答话，再接着写信封。)你不是说

送她一件衣料的么?(写完了信封。)好了，写完了。 **老太太** (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写完了么?

吉 (走至椅前，将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

**吉** **(念信。)“二妹览‘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母**

亲说。

**老太太** 这是写的什么?

**吉**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母 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 日到港。叫张宏同江 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 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 的也可以。

“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

皮衣拿出来晒一晒。

“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道现在已经回来 了没有?”

没有写错吧?

**老太太** (笑)喔，你们现在写信，都是这样写么?

吉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有一句，说一句，你

没有旁的话要说么? **老太太** 没 有 。

吉 这下边是我的事。(继续念信。)

“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惟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老太太** 我有什么事不称心? **吉** (不答，继续读信。)

“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讨 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大耳，既肥且皙。 嗳!不想来京两月，绝少成绩，媳妇，毫无影响。孙 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满心满意，想亲上加亲。把 姊妹改做亲家，侄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 又刚愎自用，不顺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 言，心中闷闷。不过那位表侄先生，现已广托亲友， 多方物色。夫诚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 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 有良缘。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 情人无情人都成眷属之美情也。”

说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 你们的事，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由你们自己去，我

一概不管。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吉 (将信封好，贴了邮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 手理她的头发。)妈，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你什么事 都是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 一个非常的贤母。 惟有这一件，你没有逃出了个母亲的公例。

**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吉将衣挂原处，老太太追想到 她以前的生活。)贤妻良母，配不上这四个字。(吉坐 到原处。)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只有八岁。云儿只有 五岁。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 法。-  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 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们。 一直把你教到十 六岁。那时所有的产业，就是那分来的五亩坏田。 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说句大话，要是 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费用费，现在大约十倍 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贤妻良母，有什么稀奇?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 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 你要原谅她们。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 在可以拿起笔来，作文章，她们只要说，说，说，连她 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

**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

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 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 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 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

吉 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老太太** 那么你到底要甚样的一个人，你就愿意?

吉 (聳肩。)坏的就是连我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 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 那倒容易办了。

老太太 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这样的不同!那一个就请这 个，托那个，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总不把它 当一件正经事看。

**吉** 不把它当 一 件正经事看!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 了，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 镜一样，那么你的孙子，已经进了中学。

老太太 (觉得她没有办法。)倒一杯茶给我。(吉倒了一杯茶 送给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饮之，老太太沉 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经同我说了几

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 怎么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

**吉** 余小姐，是不是?你问过了她没有? **老太太** (很慢的回答。)没有。

吉、为什么不问她?

**老太太** 为什么不问?我想今天问她。(略停。)好不好?(语 时视吉。)

吉 很好，看护妇配医生，互助的原则，合作的精神，结婚

时最好的演说资料。

**老太太** (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仆 人 (推开左门)老太太，余小姐来了。

**老太太** 请她进来。(仆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写字桌，

整理笔砚，折好了桌上报纸。)

仆 人 (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

余

**老太太**

吉 余

**老太太**

余

老太太

余

**老太太**

茶具。)

(头带草帽，手带手套， 一手提钱包，进来之后， 一面 与主人招呼，一面脱去手套，将钱包置门旁小桌上， 解下草帽。)老太太，吉先生。

余小姐。(吉接过草帽，挂衣架上。)

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们等了。 没有什么,请坐。(让余坐大椅。)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坐好。(扶老 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坐长椅上。)两点半钟就 想来了，忽然来了一个病人，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 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说不能来了，后来我 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 半天。

多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医院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 请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想请你来，我 们好当面向你道谢。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其先是 我们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 我自己，我们实在感激你的不得了。

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们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饮 食可好一点?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 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觉得不大舒服，实在 没有什么病。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说医院 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净，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

们又说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觉不好，非得到一个清 静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我被他说不过了，方才 住到医院。我出去的时候，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

吉 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

**老太太** 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 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

吉 没有什么,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并且喜欢她们。

余 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说我们的坏话，现在

不是我来替自己辩护，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 实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我常时同 其余的同事说了玩。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连生 病也不会生。 ……

吉 要生病生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 她们第一，就不肯听医生的话。要这样，要那样， 一 天要压几十次铃子。你对她们说，教她们不要吃东 西，她一会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一会儿想教家里送 点鸡汤。你想，要教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 太太小姐们一样，我们那里有这么许久工夫?我们 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喔，说也是无用，她们那里 肯讲理?

吉 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因为世界上最不讲 理的是醉汉，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 好笑得很，遇到一种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时候，他还 是要你陪他谈天。(看了吉一眼。)

吉 那真是可想而可知的讨厌。要是个男人，还没有什 么,假若是个女人，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

**老太太** 不过我终是不相信，其余的人，能够同你一样。纵然

有你这样的能干，也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和善，这样的 体 贴 。

仆人(由左门入，手里拿了 一 个盘；盘中置茶壶，茶杯，糖 碟等物。)

余 (老太太欲倒茶。)老太太请坐，让我自己来倒。(倒 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谢谢你。(吉倒一杯茶送余。)

余 (受吉之茶。)谢谢。(欲代吉倒茶。) 吉 谢谢，我不喝茶。

余 (一面喝茶。)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有 吉小姐在家，难道还不放心么?

**老太太** 她倒什么都能够，不过我这次已经离家很久。我本 是因为吉先生病了，所以来看看。

**余**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

**老太太** 什么叫能干。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我不 容她们不知道。

余 不过要想同老太太一样的能干，恐怕不容易。

吉 做能干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么热 的天气，回到家，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一过，就一 个赶到乡里去种田， 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

**老太太** 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 我现在也有了年纪，也不 怕人笑话， 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一定不会有坏 处。我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做了饭，就不会作文章。

吉 不错。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作文 章，是会作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

余 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我很想认识她，我想她一定 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可爱。

吉 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还直爽。就是我嫌她有 点新的习气。

余 (高兴。)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她来的时候， 老太太一定要教她写信给我。

**老太太** (向吉。)你有她的照片没有? 吉 有一张的，不知到那里去了。

余 (记起。)喔，吉先生信里，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我 今天带来了。(走向小桌。)

**老太太** (不解。)我没有说要照片。(向吉。)我几时? ……

吉 你怎么没有讲，真是有了年纪的人，说过去的话，不 要几天就忘了。

余 (装不听见，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这一张不大 好，不十分象，等以后有了好的时候，再送老太太吧。 (以照片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 (看照片。)你已经长得很好看，这张照片更好。

**吉**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讲究会 说话的，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你应该说，这张 照片已经很好看，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与

余对看了一看。) **老太太** 我是说的老实话。

**吉** 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向老太太。)我送你一个好 看的照片框子。(带照片由左门走出。两人不语片 刻，老太太对余注视，余不知所语，取了一块糖食

*之。)*

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几句话，很久就想同你谈谈。(将椅移 近，余忙将口里糖吞下，理了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 心的听。)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很爱舒服的人，你知

道我年青的时候，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我们吉先 生，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 我一个人去问，连他们的书，也都是我自己教他们。 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现 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不过还有一件， 我放不了心，就是他们还都没有成家。(余的身子略 微的颤动了一下。)这一层，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 次，他都不把他当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 么意思。现在子女的婚姻，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 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叹了一口气，略顿。) 我有一个表侄。(余转了一转身子，恢复了自然的呼 吸。)你大概也认识他，他到医院看过我，他虽然看见 过你几次，但是因为他时常听见我说你怎样的好，所 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说了好多次，托我说媒。我 都没有提过。因为我自己儿子的事，我都不管。我 那里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过他说，他一来不 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对你有什么表示，二来就是 想对你说，也没有个好的机会。他人是一个很好的 人，他学的是医道，现在预备自己挂牌行医。他的脾 气很好，也是一点坏的嗜好都没有。——喔，我知道 我是一个很腐败的老太婆，说媒的事，是你们现在最 不喜欢的，要是这样，我请你不要生气。

余 (如梦初醒。)我很感谢老太太的好意，那有生气的道

理 。

老太太 他还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个回信。我想这也不是 立刻就要怎样的一件事，你如要细细想一想，你回来 写封信告诉我，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略顿。)你

的意思怎么样?你有什么话，尽可对我说，你知道我 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看待。

**余** (思索了一会，打定了主意。)我想我们年青的人， 一 点经验没有，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处指 点教导。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

**老太太** 喔，这是你自己的事，总得你自己做主。

**余**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觉得很好，那自然不会有错。 **老太太** 那我就说你很愿意?

**余** 不过我想总得写封信回去，问问父母的意思。

**老太太** 不错不错，自然应该这样。那你就写封信回去，等你 接到家里回信之后，再说吧。

**余** 我想单由我写信去，还不十分妥当。 **老太太** 那有什么不好?

**余** **可以不可以请吉先生写一封详细的信，把老太太的**

意思告诉家里，我再另外写一封信，一齐寄去?

老太太 不错不错，应该这样。回来我对吉先生说一说，教他 写起一封信，写到了，我叫一个人送给你，你说好不 好?

余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太太** 我们还是坐一会，还是就到公园去? **余** 老太太意思怎么样?

**老太太** 我们就去好不好?我教他们去请吉先生去。(走去 压电铃。)

**余** 我借你们电话用一用。

**老太太** 在那边院子里，你知道。(余由右门出，仆人由左门 入。)你去请吉先生，就说我们现在到公园去。(仆人 由左门去，老太太坐回原处，若有所思。)

吉 (由左门入，手里拿了 一个照片，装好了框子。进来 之后，将照片放在书架上，看了一看，移动一回。)余 小姐那儿去了?

**老太太** (沉思中。)打电话去了。

吉(坐到小椅上，取了 一块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随便

的问。)你的媒做得怎么样，问了她没有? **老太太** 问过了。

吉 她怎么样讲?(将糖送至嘴边。) **老太太** 她很愿意。

吉 (将糖由嘴边拿回。)她很愿意?她说很愿意么?她 怎样说?

**老太太** 她没有说什么。

吉 她没有说什么,你怎样知道她很愿意? **老太太** 喔，这用不着说的。

吉 喔，不错，这一类的事是用不着明说的，是不是?同 天气一样，只要看看气色就知道了。(老太太对他严 厉的看了看。)那么,已经定了?

**老太太** 她还要写封信回去，问问她的父母，要等……

**吉** 问问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块糖投入口中。)

**老太太** 你笑什么?你笑她把她父母太看重了，是不是?我 听了很欢喜。

吉 没有的事!我听了也很欢喜!(又拿 一 块放进嘴

去。)她说了什么时候写信没有? **老太太** 她要请你替她写。

吉 要我替她写!奇怪奇怪，我又不是她的亲兄弟，亲叔 伯，她为什么要请我替她写信，这不是奇而又奇的 事 ?

**老太太** 你看了奇怪么?我看了一点也不奇怪。 **吉** 为什么不奇怪?

老太太 因为你不知道，你不认识她。她是一个大户人家出 来的女孩子，知道什么是应说的，什么是不应说的。 她知道害羞。

**吉** **喔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了一块糖放进嘴去。)** **老太太** 怎么你向来不吃糖的人，今天爱吃起糖来了?

**吉** 今天的糖特别有味儿。(高兴，跳起。)你们现在就去 公园么?

**老太太** 等余小姐打完了电话。

吉 (想了一想。)你不换一件衣服?

**老太太** 不过是到公园坐一坐，谁再去换衣服?

吉 可是天气很凉，不换，也应该加一件。在那里?我替 你去拿，好不好?

老太太 我自己去，你不知道。(吉开右门让老太太走出，将 门关好，走到书架，取照片在手细细的审看。将照片

放回，在房里走了两转。余由右门入。) 吉 电话打通没有?

余 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内，两人对看了一看。)

吉 (将长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后面去换一换衣服，请 你在这里等一会。请坐。

余 (由女人的直觉，知将有有趣的谈判发生，为准备抵 御起见，先摩了摩头发，理了理裙子，选了长椅离小 椅远的一边坐了。吉坐小椅上。)老太太真是一个很 可佩服的人，那么大年纪，穿的衣服，比年轻的小姐 们还要讲究。

吉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不讲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讲究。

余 为什么?

吉 因为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一个人生在世界上，所有 的一切物质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会给他 的。所以一个人对于社会，应当尽量的报答。

余 那与穿衣服有关系么?

吉 关系大得很!因为报答社会，有种种不同的方法。 有职业的借他的职业，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当兵 的可以替我们杀人，做律师的可以替我们打官司，做 医生的可以替我们治病。不过还有一种人——就像 我们- 既无职业，又无技能，最少也应该着几件好 看的衣服，才不至走到人家面前，教人家看了难过。

余 (笑。)哈，我明白了。愈无用的人，愈应该穿几件好 看的衣服。对不对?

吉 对，不过有用的人，也不应该着不好看的衣服。社会 上没有一种职业，我们可以承认他有不顾装束的专 利；一个人，自生至死，也没有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承 认他有无须修饰的特权。假若一个女人，因为她已 经结了婚，就不管她头发的高低，因为她生了儿子， 就不管她袖子的长短，或是一个男人，因为他能诌得 几句诗词歌赋，就不洗清他的面孔，因为他能够画得 几笔山水草虫，就不剃光他的下颔，拉直他的袜筒， 那都是社会的罪人。

余 这样讲，恐怕我们都是社会的罪人。 吉 你?喔!(欲言而止)

余 我怎么样?

吉 你?两个月以前，你冤枉说我发烧的时候，我不是已 经对你讲过么?

余 我冤枉说你发烧?

吉 自然是冤枉。什么温度三十九，脉跳一百多，那都是 你造的谣言。是的，完全是谣言。 ——不过我很感 激你，假使没有你的谣言，我如何能够住到两个星 期?喔!那两个星期!那是我一 生最快乐的两个星 期!(叹。)嗳，无论怎样不会再有。

余 (回想那时的景况。)是的，也不知说了多少话。从来 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爱说话的病人。

吉 是的，那都是些极真诚，极平常，极正当的话。为什 么平常我们不能讲?为什么要男人装了病，方才可 以讲，为什么女人听了，一定要冤枉说他发烧?要是 现在我说你眼睛生得怎样的动人，嘴唇怎样的可爱， 你会装做没有听见，把我的额角摸一摸，枕头拥一 拥，说一声“现在歇一会儿吧。你说话说得太多!”社 会真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这一类的话，有什么说 不得?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余 因为——因为你现在不发烧。

吉 你怎么知道我不发烧?我一年到头，没有 一 天不发 烧。你要不相信，你现在替我试一试。(伸手放在长 椅边上，余从长椅那一边，移到这一边，先理了一理 裙子，然后用右手把脉，同时看左手上的腕表。约数 秒钟无语。)我病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是不是?(余 点头。)说了些什么?

余 你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社会，男人尤其可怜。除了 赌钱，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 人的一点情意。所以你一个星期要打一次牌， 一个 月要装一次病。

吉 对呀!这像生病人讲的话么?(余将手缩回。)发烧 不发烧?

余 (犹豫。)七十七次。 吉 可见得是说谎。

余 为什么?

吉 因为你就没有数!

余 喔!一个人可以随便说谎么?

吉 自然不能“随便”。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 里面，不应该问的话，人家要问，可以讲的话，我们不 能讲，所以只有说谎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许多丑事遮 盖起来。

余 我们从小就知道说谎是不道德的。

吉 道德是没有标准的，随时代随个人而变的东西，平常 “所谓”道德，不是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迷信，就是这 班人对于那班人的偏见。

余 这样说，世界上没有善恶好坏的标准?

吉 世界上只有脏的习惯是坏习惯，丑的行为是恶行为。 余 所以什么谎都可以说，只要说得好听，做贼赌钱都可

以做，只要做得好看?

吉 一点都不错。不过世界上美神经发达的人很少。做 贼赌钱的时候，大半都是不十分雅观。说谎说得好 的人很多，不过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 我向来不说谎，你说我说谎，你有什么证据?

吉 对呀!所以佩服你的缘故，就是因为拿不出证据来。 不过一个人说谎说太多了，总有一天，转不过弯来，

要露出马脚来。

余 我从来不喜欢说谎。

吉 好吧，白说是没有用的。我问你一件事。 余 什么事?

吉 老太太替你做媒没有?

余 (着急。)你不应该问这句话。 吉 为什么不应该?

余 因为这一类的话，连自己的父兄都不应该问，朋友更 加不应该。

吉 喔!新文化!新文化!不过你知道不知道? 一个人 的婚事，从前，是父母专制，现在因为用不着父母去 管，所以用不着父母去问。(吉先生的意见，以为婚 姻的事如其不要人帮忙则已，如要帮忙，父母是最重 要的人物。现在所以不要他们过问， 一则因为他们 专制，一则也因为他们不能帮忙。这一层似乎还没 有人见到，所以附带声明。)但是现在的婚姻是朋友 专制，要想非靠朋友帮忙不行，所以你说朋友不应该 过问，是完全错误。

余 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 (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没有对你说。请坐。(俩人复坐。)我不在这里的时

候，老太太同你讲了很多的话，是不是? 余 是的。

吉 她说到我不想结婚的话没有? 余 说了很多。

吉 你知道我不想结婚? 余 为什么不想结婚?

吉 因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 一个人一结了婚， 他的美神经就迟钝了。

余 这样说，还是不结婚的好? 吉 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 陪你做什么?

吉 陪我不结婚?(走至余前伸出两手。)陪我不要结婚! 余 (为他两目的誠意与爱所动。)可以。(以手与之。)

吉 给我一个证据。 余 你要什么证据?

吉 你让我抱一抱。(释其手，作欲抱状) 余 (走开。)等你再生病的时候。

吉 不过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你已经答应了做她的侄媳 妇，那怎么办?

余 (得意)那没有什么,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嫁给医生。

吉 对，我知道，我们是天生的说谎一对!(趁其不防，双 手抱之。)

余 (大喊。)喔!(老太太由右门，仆人由左门，同时惊慌 入。吉已释手。)

**老太太** 什么事，什么事?(余以一手掩面，面红不知所言。)

**吉** (走至余前，将余手取下，视其面。)什么地方?刺了 你没有?

**老太太** 什么事?怎么一回事?

**余** (呼了一口深气。)喔，一只马蜂! (以目谢吉。)

**〔** **闭** **幕** **〕**

**压** **迫**

丁西林



**剧中人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东太太 老妈子

巡警

**布** **景**

一间中国旧式的房子。后面一门通院子，左右 壁各一门通耳房。房的中间偏右方， 一张方桌，四围 几张小椅。桌上铺了白布，中间放着一架煤油灯及 茶具。偏左方，一张茶几，两张椅子，靠壁放着。 一 张椅子背上担着一件雨衣，旁边放着一个手提的皮 包。后面的左边靠墙放着一张类似洗脸架带有镜子 的小桌，上面放着一个时钟及花瓶。屋内尚有其他 的陈设，壁上还有一些字画，但都很简单而俭朴。

开幕时，一个着粗呢洋服，长筒皮靴的男人坐在

茶几旁边的一张椅上抽烟斗，一个老妈子立在门外， 将手伸到屋檐的外边去试验有无雨点。

**老** **妈** (走进屋来)雨倒不下了，怎么还不回来?(从桌上拿 了茶壶，走到茶几边代客人倒茶)

男 客 (不耐烦，站起)唉，你先弄一点东西来吃，好不好?

老 妈 东西倒有在那里，不过这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 客 吃东西也得等太太回来?

老 妈 (叹了一口气)是的，吃东西得等太太回来，房子的事 情，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 **客** 好吧，等太太回来吧。横竖是那么一回事，太太回来

也是那样，太太不回来也是那样。(复坐下)

**老** **妈** (摇头)看那样子，太太不像肯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 **客** 不把这房子租给我?谁教她受我的定钱?

**老** **妈** 是的，那只怪小姐不好。其实——唉--—太太的脾 气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这样的人，有什么要紧?

深更半夜，屋里有一个男人，还可以有个照应。 **男** **客** 这房子以前有人租过没有?

**老** **妈** 这房子已经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没有租出去。 男 客 这房子并不坏，为什么没有人来要?

老 妈 没有人要?谁看了都说这房子好，都愿意租。这房 子又干净，又显亮，前面还有那样的一个花园。

**男** **客** 这样说为什么一年多没有租出去呢?

老 妈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诉你也没有什么要紧，你知 道，我们的太太爱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边。家 里就只有我和小姐两个人。有人来看房，都是小姐 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

他回了。没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应，等到太太回 来，一打听，说是没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这样 不要说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 客 怎么,像这一回的事，以前已经有过么?

老 妈 也不知有过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 一次。不过平常小姐不敢作主，这一次她作主受了

你先生的定钱，所以才生出这样的事来。 男 客 她如果早作主，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 妈 是的，不过平常租房的人，听说房子不能租给他们， 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不像你先生这样的……

男 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们太太的脾气太古怪了，我 的脾气也太古怪了，这一回两个古怪碰在一块儿，所 以这事就不好办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房子不坏，尤 其是前面的那个小花园。

老 妈 看你先生的样子，一定也是爱清静的。这里一天到 晚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离你先生办事的地方又

近，所以……我曾在那里替你先生想…… 男 客 你替我想怎么?

老 妈 ……就说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过几天才来，这

样一说，太太一定可以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 客 好了，如果过几天没有家眷来，怎样?

老 妈 住了些时，太太看了你先生什么都好，她也就不管 了 。

**男** **客** 不行不行，一个人没有结婚，并没有犯罪，为什么连 房子都租不得?

老 妈 喔，我不过觉得你先生这样的爱这房子，如果租不成 功，心里一定不舒服，所以那么瞎想罢了，我原是不

懂事的。—— 啊，这大概是太太回来了。(走到门 口，高声)是太太么?(答应外边)是的，在这儿。(走 出，客人也站了起来少停，房东太太由后门走进，老 妈跟在她的后面)

房 东 对不住，劳你等了。

男 客 我对你不住，打搅了你。我教你们的老妈子不要去 惊动你，她没有听我的话。

房 东 那没有什么。(从一个皮夹子里拿出一张票子)啊， 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钱，请你收起来。

男 客 啊，对不住，我今天是到这边来住宿的，不是来讨定 钱的。

房 东 怎么?昨天我不是对你说明白了么,说这房子不能 租给你?

男 客 啊，是的，你说的很明白。

房 东 那么今天你还教人把行李送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

**男** **客** (高兴得很)因为教我不要来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并没有答应你说不来，我答应了没有?

**房** **东** (渐渐的感到不快)你这话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好像是说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应，是不是?

男 客 喔，不是，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应。不 过，既把房子租了给我，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 答应。你知道，现在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问题，是退 不退的问题。

房 东 (渐渐生起气来)我这房子是几时租给你的? 男 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算租了给我。

房 东 真是碰到鬼!我几时受你的定钱?那是我的女儿，

她不懂事。

**男** **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 **东** 喔，现在这些废话都不必讲，我这房子并不是不租 我是要租一个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来同 住，我这房子租你，我没有话说。

**男** **客** 你这话说的毫无道理。你租房的时候，说明了要家 眷没有?我骗了你没有?

**房** **东** (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时候没有说，可是我昨天 已经对你先生说过，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 ……

**男** **客** (停止她)唉，唉，我问你，你租房的时候，你家里有男 人没有?为什么现在才想到?

**房** **东** 你这人一点道理不讲，我没有这许多工夫来和你争 论 。

老 妈 (想做和事老)喔，太太，今天时候也不早了，天又下 雨，现在要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 可以让这位先生暂时在这儿住一宵，明天再想旁的 法子。

男 客 (固执)不行!这话不是这样讲，如果我不租这房子， 我即刻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非租给我 不可!

房 东 那么我告诉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 客(冷笑了 一声)哼!(坐了下来) .

房 东 (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 客 不走!

房 东 王妈，去把巡警叫来。 老 妈 喔，太太!

房 东 你去叫巡警来。

男 客 巡警来了又怎样?巡警也得讲理呀。

老 妈 太太，我想……

房 东 我叫你去叫巡警去，你听见了没有?——你去不去? 老 妈 好吧。(由后门走出)

房 东 要他即刻就来!(由后门走出，用力将门一关。)

**男** **客** (没有了办法。袋里摸出烟包和烟斗，包里的烟又完 了，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烟罐，开了一罐新烟，先把烟 包装满了，然后装了烟斗。正想抽烟的时候，忽然来 了敲门的声音，厉声的)进来!(仍然背了门立着)

女 客 (推开门，轻轻走进。身上着了一件雨衣， 一手提了 一只小皮包， 一手拿了一把雨伞。 一进门就开了口， 一开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势子)啊，对不起，请你原 谅。(男客人急转过身来，这时他才看见进来的是这 样的一个人)这是很无礼的，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办 法，你们的大门没有关，我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 人答应，所以只好一直走进来。

**男** **客** (气还未平，但没有忘记把衔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放 在桌上)你有什么事?

女 客 我?我是到这边大成公司做事来的。今天刚从北京 来，下午三点的车子，直到六点钟才到，九十里路，走 了两个半钟头，你看!现在我要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在火车站上，我打听了好几个地址， 一连走了三四 家，都没有找到一间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诉我，说这 边还有几间空房 ……

男 客 (遇到了对头)啊，你是来租房的!

女 客 是的。不知道这边的房子租出去了没有?

男 客 (狠心的回答)你的运气不好，这房子刚刚租出去。

女 客 啊，你说我运气不好，我的运气可真不好。碰到这样

的天气，这乡下的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 都打湿了。两只脚走得发酸。(叹了一口气)唉，我 可以借你们的凳子坐了歇一回么?

男 客 对不起，请坐。(气全没有了)

女 客 (放下皮包雨伞)谢谢你。(坐在茶几里边的一张椅 上，向四边观察房里的一切)

男 客 (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张小椅上)刚才你说 你是到大成公司来做事的，不知道在那边担任的什 么事?——啊，也许我不应该问。

女 客 不应该问?那有什么?这又不是不可以告诉人的

事。前两个星期，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要聘请 一位书记。那个广告，什么报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 到 的 。

男 客 (点了一点头)

女 客 上星期五，他们又在报上登了一个启事，说“敝公司 拟聘书记一席，现已聘定，所有亲友寄来荐书，恕不

一一做复，特此声明。”这个启事，你看见了没有? 男 客 (又点了一点头)

女 客 那位聘定的书记就是我。你没有想到吧?———你没

有想到是一个女人吧? 男 客 这倒没有想到。

女 客 (得意得很)不过现在怎样办呢?你替我想想，后天 就要到公司里去接事，现在连住的地方还没有找到! 从六点半钟一直走到现在，就没有停脚。不瞒你说， 我连饭还没有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镜子 的前面照脸)

男 客 (好像很同情的样子)饭还没有吃?那怎么行?这一

层说不定我或者可以帮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 客 谢谢你，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不是来骗饭吃的。

男 客 喔对不起!——好，请先喝一杯茶吧。 女 客 谢谢。(复坐原处)

男 客 (袋里摸出纸烟盒)你不抽烟吧?

女 客 我不抽烟，不过我并不反对旁人抽烟。(喝了一口 茶)

男 客 谢谢你。(放回烟盒，收了烟斗，背转了身，燃火抽 烟)

女 客 (摸到她的脚)喔，天呀!你看我的这双脚，还像是人 的脚么…… ,

男 客 (急转过身来)怎么样?

女 客 不仅是水，连泥都走进去了!

男 客 (殷勤起来)那真糟。要不要换袜子?如果要换袜 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

女 客谢谢你，我不要换袜子。就是换袜子，也用不着把你 赶到外边去。

男 客 不要紧，如果袜子没有带，我还可以借你一双。

女 客 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换它有什么用处? 反正是要到水里走去的。

男 客 要到水里走去?——干什么要到水里走去?

女 客 不到水里走去有什么办法?这样漆黑的天， 一到街

上，你还分得出那里是水哪里是路来么? 男 客 (若有所思)

女 客 (又喝了一口茶，叹了一口气，起身告辞)啊，打搅了 你，对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伞，预备走出)

男 客(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回儿。——刚才你说，你是

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 客 (面向了他)怎么!我说了半天，你还没有听懂么?

**男** **客** 听是听懂了。不过……唉，你看这三间房子怎么样?

**女** **客** 怎么,你不是说已经租出去了么?(放下皮包) **男** **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过也许可以让给你。

女 客 (高兴起来)可以让给我?真的么?(放下雨伞) **男** **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 **客** (坐下，接了茶)谢谢。不过为什么可以让给我?是

不是这房子如果我愿租，你就可以不租给那个人? **男** **客** (摇头)

**女** **客** 不然，你刚才说的是句谎话，这房子就没有租出去?

**男** **客** 不，我说的是实话。这房子是已经租出去了。现在 也不是不租给那个人。我说可以让给你，是说已经 租好了房子的那个人，自己愿意让给你。

**女** **客** 那我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愿意把房子让给我? 他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为什么要把房子让给我?

**男** **客** 那你不用管。

女 客 这房子闹鬼不闹鬼? **男** **客** 怎么,难道你怕鬼么?

**女** **客** 喔，我是不怕鬼的，我说也许那个人怕鬼。

男 客 喔，那个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没有鬼，让 我们来看看房子，好不好?(从桌上拿了灯引她看 房。)这是一间睡房。(开了右壁的门，让她走进)芦 草的顶篷，洋灰地，洋式床，现成的铺盖。窗子外面 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一清早就可以听到鸟的声音。 白天撩开窗帘，满屋里都是太阳。(女客人走出。又 把她引到右边的耳房)这边也是一个睡房。铺盖家

具也都是现成。房间的大小，和那边一样。就是光 线差一点。一个人住的时候，这里可以做睡房，那边 可以做书房。(女客人走出)中间可以吃饭会客。 (放下灯)这屋子又干净，又显亮，一天到晚，听不到 一点嘈杂的声音。这里离你办事的地方又近。我看 这房子是租于你再合适没有了。

**女** **客** 这三间房子租多少钱?(坐下)

**男** **客** 喔，便宜得很。这样的三间房子，只租五块钱一月。

女 客房子倒不错，房价也不贵。(想了一想)这房子真的 可以让给我吗?

**男** **客** 自然是真的，为什么要骗你?

**女** **客** 不过今晚就来住，总不行吧?

**男** 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不过——你结了 婚没有?

女 客 (跳了起来，挺了胸脯，竖起眉毛)什么!! 男 客 (还要补一句)你结了婚没有?

女 客 (怒了)你这话问的太无道理! 男 客 太无道理?

女 客 简直是一种侮辱!

**男** **客** (高兴起来)“侮辱”,对了， 一点都不错，我也是这样 说。但是现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 知道你结婚没有。

**女** **客** 我结婚没有，干你什么事?

**男** **客** 是的，一点都不错，我结婚没有干她们什么事?可是 她们一定要问，你说奇怪不奇怪?

**女** **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 客 谁说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过你不要性

急，让我告诉你，你就会懂。—刚才你说，你是到 这边大成公司来做事的，是不是?……

**女** **客** 你这人的记忆力真坏，怎么刚说过了的话，即刻就忘

了 。

**男** **客** 不要生气。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到这边大成公 司来做事的。

**女** **客** 你也是到大成来做事的? **男** **客** 是的。你没有想到吧?

**女** **客** 你在大成做什么事? 男 客 我在这边当工程师。

女 客 这样说，你并不是这里的房东?

男 客 谁说我是这里的房东?我说了我是这里的房东没

有?你看我的样子，像一个房东么?

女 客 (抢着说)啊我知道了!你是这里的房客!这三间房

子是你租的，现在你觉得不合式，想把它退了。 男 客 想把它退了!谁说我想把它退了?

女 客 刚才你不是说这房子可以让给我的么? 男 客 是的，我是说可以让，没有说要退。

女 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为什么要让呢?

男 客 你真的不明白么?

女 客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 客 因为——我看了你……喔，不是，因为房东不肯租给 我。

女 客 为什么房东不肯租给你?

男 客 啊，就是这婚姻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到题目上来了。 一星期以前，我到这里来看房子，碰到了房东小姐。 一见了我，她就盘问我，问我有没有老太太，有没有

小孩子，有没有兄弟姊妹，直等到我明明白白的告诉 了她我是没有结过婚，她才满了意。连房价也没有 多讲，她就答应了把房子租给我。

女 客 懂么?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个工程师，她想嫁给你!

男 客 真的么?这我倒没有想到。 ——昨天下午，我到这 里来的时候，她们老太太告诉我，说如果我没有家眷 来同住，她这房子不能租给我。她明明知道我没有

家眷，她把这话来要挟我，你说可恶不可恶?

女 客 为什么没有家眷来同住，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

**男** **客** 我不知道啊。她说她们家里没有男人。 女 客 笑话。

**男** **客** 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是不是? **女** **客** 是的。——后来怎么样?

**男** **客** 后来我把她教训了一顿。 **女** **客** 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没有?

**男** **客** 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一过了四十岁，他脑子里

就已经装满了旧的道理，再也没有地方装新的道理，

我告诉你。

**女** **客** 现在怎么样?

**男** **客** 现在?现在我不走! 女 客 她呢?

**男** **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 客 叫巡警?叫巡警来干什么? 男 客 叫巡警来撵我!

女 客 真的么!

男 客 为什么要骗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会儿巡警就要 来，你自己看好了。

**女** **客** 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过巡警如果真的要撵你，你 怎么样?

**男** **客** 你没有来之前，我不知道怎样。现在我有了主意。 **女** **客** 你预备怎样?

男 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顿，让他把我带到巡警局里去，教房 东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就都有了 住宿的地方。

**女** **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 **客** 那为什么不行。

**女** **客** 你还是没有出那口气。 —唉，我倒有个主意。

**男** **客** 你有什么主意?

**女** **客** (少顿)让我来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 **客** 什么!!

**女** **客** 喔，你不用吓得那么样，我是不向你求婚。

男 客 喔，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我——因为我实 在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女 客 这是最妙的一个方法。她说你没有家眷同住，这房 子就不能租给你。现在你说你有了家眷，看她还有 什么话说?

男 客 她一定没有话说。不过——你愿意么?

女 客 我为什么不愿意?这与我有什么损害? — 不 是

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 客 喔，谢谢你!

女 客 你不要把我意思弄错。我不是说做了你的太太，我 就有什么损害，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男 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你帮我把租房 的问题解决了，我总应该向你道谢。

女 客 嗤!道谢，无产阶级的人，受了有产阶级的压迫，应

当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侧耳静听) 男 客 不错，不错。

女 客 我听见有人说话。

男 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是 没有家眷的，现在怎样对她们讲?

**女** **客** 就说我们吵了嘴，你是逃出来的，不愿意给人知道



**男** **客** (巡警已经走到门外，急忙的点了 一点头，教她不要 再讲话)吁!

(男客人坐在方桌边，装作生气的样子。女客人坐在 茶几旁边。后门由外推开，走进一个巡警。手里提 了一个风灯，后面跟了老妈和房东太太。她们看见 房里来了一个女人，非常的惊讶。房里来的这个女 人，见她们来了，起了一回身，向她们行了一个很谦 和的礼。巡警将风灯放在桌上，与那位生气的先生 行了一个礼)

巡 警 您贵姓?

男 客 (不客气的)我姓吴。

巡 警 (把头点了一点)喔。——府上是? 男 客 府上?我没有府上。

女 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屈的太太来)啊，你是拿定主意不

要家了，是不是?

巡 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这位……贵姓是?

**男** **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为难，他 只好起始做起依旧赌气的丈夫来)我不知道。你问 她自己好了。

巡 警 (真的问她自己)您贵姓?

女 客 (很高兴的)我?我——也姓吴。 巡 警 喔，您也姓吴。

女 客 是的。

巡 警 (再也想不出别的话)府上是?

女 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楼太平胡同关帝庙对面，门 牌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啊，你把它写下来吧，等一会儿你一定要忘记。

巡 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来)北京……(写字)

女 客 西四牌楼太平胡同。(让巡警写)关帝庙对面。 巡 警 门牌多少?

女 客 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 十 二 。

巡 警 (写完了)谢谢您。(藏好了簿子，又转到男客)您是 来这边租房的，是不是?

男 客 不是!我是来这边住宿的，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 警 (难住了。没有了办法，又转到女客)您是来这边?



女 客 我?我是来这边找人的。

房 东 (不能再耐了)你到这边找什么人?

女 客 (很客气的向她点了 一 点头)我到这边来找我的男

人 。

房 东 找你的男人?谁是你的男人?

女 客 我想你么该知道吧?——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给他。 房 东 怎么!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么?

女 客 我不知道。你问他好了，看他承认不承认?

老 妈 (也不能再耐了)太太，你看怎么样!我老早就对您

说过，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 警 (糊涂了)怎么?刚才你们不是说这位先生没有家 眷，怎么现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 妈 不要糊涂吧，刚才这位太太还没来，我们怎么会知 道?如果这位太太早来这里，还可以省了我在雨地 里走一趟呢。

女 客 对你不住。这实在不能怪我，五点钟的车子，六点半 钟才到这里。

老 妈 请您不要多心。我不过是说给他太不懂事。

巡 警 这话可得要说明白了，太太要我到这边来，是说这位 先生租了这三间房子，要一个人在这边住。这屋里 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个人在这边住，很不方便， 是那么个意思，现在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来了，这事 就好办。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这边同住，那就没有 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这边住，这件事还得……

老 妈 不要瞎说吧。太太自然是在这边住。 ——一看还不 知道——先生和太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事，闹了一 点意见，你不来劝解劝解，还来说那样的话。太太不 在这边住，到那里住去?——好了，现在没有你的事 了，你赶紧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风灯送到他手 里)走!走!

巡 警 这样说，那就没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见，再见。

女 客 再见。你放心好了，哪一天我不在这里住的时候，我 通知你就是了。

巡 警 对不起，打搅，打搅。

(巡警走出。老妈兴高采烈的拿了茶壶走出。房东 太太承认了失败，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只好板了面

孔走出。)

男 客 (关上门，想起了一个老早就应该问而还没有问的问 题，忽然转过头来)啊，你姓什么?

女 客 我——啊——我——

**——幕下**